

# 凍解

著 若 蔓 蕭



行 印 店 書 光 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8646B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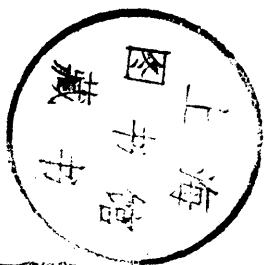
文學新刊

解

凍

蕭曼若著

文光書店印行



此页无页码

第

一

章



此  
页  
空  
白

卡車像一匹調皮的馬兒似的，一路嘶嘶着喉嚨叫喊，一路任性地蹦蹦跳跳，從不肯合拍地規規矩矩跑。好容易一看見前面的城角，它就發狂般拚命叫自己震跳一下，然後帶着一種打死它也不願再動一步的，緘默的，無賴的神氣，在地上生了根。好像

說：  
「那不是，各人走去好囉。」

車背上，這就跳下三個穿軍服的人來。同樣的草綠顏色，同樣的腰皮帶，同樣的沒有胸章或領章。他們却是三級跳躍式的官階：上士勤務，少校秘書，上校處長。他們的名號，從上到下：鍾勳烈，吳濤，王福生。都一齊用着不滿的眼光，打量了這搗亂的傢伙一眼，含恨地跨動着各自的脚步。

他們沿着城外一條小街道走着，爬動在那破毀的，荒廢的，悽涼得叫人想開快跑的地帶。到處是站在露天底下的殘缺的牆壁，門和窗的大洞，張着嘴巴在哈冷氣。



處是燻焦了的，懸掛在半空中的樑柱，長伸着叫化子般的，向人乞憐的手膀；到處是瓦礫堆，那里面還看得見衣櫥，碗櫃，床鋪什麼的屍骸……這整個的景象，彷彿一個什麼可怕的巨大的惡魔，曾用雙手亂抓一通。人，沒有了，店舖，沒有了，喔，喔啼的或汪汪叫的動物也不見一隻。滿街只活動着一種惡心的怪味兒——焦臭的，死亡的，和別的一塌不吉利的東西的混合氣體。

「噓唔——」走在最前面，微微躬着背樑，架着近視眼鏡的鍾處長，不時用隻手罩住嘴巴，好像在玩一件什麼新發明的樂器，他的鼻子這就發出那麼一種怪聲調。可是，沒有應和。

他罵了：

「混蛋！」

「唔，真是……」跟在他後面的吳濤，不過意似的，應酬地動了動嘴。

瓦塊在腳底下碎碎地哼叫着。幾雙腳板都下得非常輕，彷彿怕它們會踩着了什麼

危險。

轉了一個彎。

「陰唔——死人臭。噯！」前面的人，忽然發一聲喊，他站住了。一大羣紅頭蒼蠅，突地旋風似的，向他們包圍了過來。

這是一聲聲勢浩大的，強悍的神鷹部隊，顯然特地埋伏在這兒，擔任着襲擊的任務的。現在，它們等候到了敵人，就毫不猶豫地從四面八方向他們圍攻。

鍾處長斗邊吃驚地呻吟着，吐着口水，同時兩隻手護衛着他的腦袋，在逆視眼鏡後裏細眯着一雙惶惑的眼睛。可是，當他們一碰攔抗，一面前進還不到十步遠，紅頭蒼蠅的兵力却更加雄厚起來。剛才的好像不過是斥埃或者尖兵，現在，才和它們的主力接觸了。那成千成萬的矮小的飛將軍們，結成了強固的一大羣，滿街上彷彿在騰繞着一團透了的雲霧。它們用着固執的，陰險的，邪魔的，幾乎聽不見的轟隆隆的吼聲，用着沉悶的，狠毒的，決死的憤怒和英勇，牢牢地把他們圍困起來，攻擊他們的全身，特別是他們的頭部。

鍾處長完全發瘋了。他的嘴巴胡亂地「啐！啐！啐！」的叫着，摘下了頭上的軍帽，



當作防禦的武器。吳濤在地下拾起了一根竹棍子，玩耍花槍一樣，拼命在空中亂舞着，紅頭蒼蠅們碰在竹棍上，雨點似的噹噹地響。

「王福生！你還不到前面來！」鍾處長給窒息般地，好像他是悶在一隻罐子里，掙出了聲來。

吊在最後頭的王福生，這就怪聲地應了一個字音，趕緊跑到前面去了。他從身上脫下一件軍服，瘋狂亂動在空中揮打，保護着他的長官前進。

運氣好，他們畢竟逃出了蒼蠅部隊的重圍，雖然鍾勳烈處長這時已經滿頭大汗地喘着氣。他的嘴巴忙碌着，又要罵混蛋，又要吐口水；還得叫他的近視眼睛四方警戒着，隄防第二次的遭遇戰。

「混蛋，吐！他媽的把我們當成死屍！」

一家歪歪斜斜的店家的門口上，貼着一張字條；

「第×××師××處嘉定留守處」。

王福生推開了那半關着的木板門，讓這兩位官長首先跨了進去。

屋子里坐着的三個人，連忙站起身來。

「哈，處長來啦！」四方臉，右邊太陽穴上，肉皮和頭髮交界地方有枚瘡疔色的，銅錢般大的疤痕的一位，熱情地點頭招呼着。

「怎麼，你們都在這里？」鍾處長兩隻手搓着才在一條板凳上抹下來的灰，王福生就開始四處奔跑，想找到一條抹布。鍾處長坐下去：

「算啦，老太爺！」他轉過頭來，「你們爲什麼不到前方去？」

「我昨天才來的，來迎接處長，哈哈哈……」四方臉說。

「廖處員呢？」

那被問着的，年紀不過三十左右，却是一個鬍光禿頭，一雙瞇睡似的小眼睛，蒼白的臉：

「我的病……」

「你的病還沒有好？」鍾處長心里却在罵着：「混蛋，搞一身的花柳病！」

然後他把頭一偏：

「喂，讓你們介紹一下，這就是新派到本處來的吳祕書；這是舒心寒，舒處員；廖恆通；葉金德。」

忽緣，他向門外望了一眼，想起了剛才的境遇，又惡心地吐着口水，摘下他的近視眼鏡，拚命用手絹擦着，彷彿那上面還停留着什麼穢氣。

天砲聲，隱約地不時從遠處傳來，竄過那沉默的，騷擾的空氣，好像透過一個薄鈍的，透光的幕障。每一聲砲響，吳濤總莫名其妙地要抬起頭，望望這屋子的上空，似乎在研究那砲聲是從這處真或虛響的哪一個空隙傳進人的耳朵里。飛機的洪洪聲，不知又從什麼地方響起來了，那聲音，好像一隻沒法比擬的氣球，很快地愈脹愈大，一剎時變成了山崩一樣的吼聲，就從這房頂上滾過去，震得全部房屋都在打抖。一道陰影映過屋頂的玻璃瓦，在地上劃過。屋子里的人，趕緊閉住了說話的嘴，微微歪着頭，看有不有炸彈的響聲。

鍾處長正想用「混蛋」來報復，第二次的洪洪聲又吼噪了起來。於是，彷彿從此已得了勢，越漸越漸頻繁了，它們不離地在房頂上咆哮過來，又咆哮過去，鋪張地，

誇耀地，滿天空給攪得一團糟。

吳濤，心神不安地坐在那兒，每一次那暴躁的洪隆隆的聲響一從頭上吼過，他的心子就緊的快要炸裂，呼吸也有些困難的樣子，終歸於叫 he 似乎想發瘋，想大聲號喚，想抓住一做什麼東西就跑。過會兒他便催促一遍：

「我們走吧。」

「好，我們走吧，」烈勳鍾整了他，「這地方——混蛋！」

葉全德是留守的，盧恆通有病，現在是鍾處長，吳濤，舒心寒和王福生一同上了路。

一離開那破敗的，恐怖的嘉定城，走上那空曠的，寬闊的公路，吳濤的心纔便豁然開朗起來了。他有意讓鍾處長舒心寒他們走在前面。那兩個先是一前一後的走着，後來他們並排在一起。舒心寒一路纏着鍾處長，說着，笑着，像隻猴子一樣。從鍾處長的這邊跳到那邊，彷彿就要跳到別人的肩膀上去。

吳濤獨個兒吊在後面，叫胸口挺開，深深地呼吸着。秋天底下的江南田野的風

光，的確是美麗的，到處似乎都碰得見「詩意」。瞧，多麼廣闊的稻田，黃金般的海浪一樣，一直泛濺到遠方，淹沒着四野的村莊和林樹。小河無聲地在田地裡四處穿流，嘻笑着吸下一片藍天。幾株赭紅的低矮的樹，歪在那兒的橋頭，好像喝醉了的朋友，在打賭誰敢先走過橋去。這邊，稠密的林子結成了一片綠的雲，在碧玉一般的天空底下，似乎在繚繞淨騷。雪白的莊院的一角吝高地晾在那兒，待會兒，那綠的雲一過去，就可以出現全部的村莊。青蛙癩洋洋地在稻田里說着蠢話；蜻蜓成羣結隊飛渡着無邊的禾稻的海洋……

吳濤可沒有心情做詩。他給公路上的熱鬧的場面集中了注意。

公路上，斷斷續續地來往着兵士，更多的是從前線下來的傷兵。有的是騎在担架上的，死人一樣蓋着污黑的軍毯；有的拄着竹棍，一路呻吟着慢慢搬動腿脾。血點子在路上連接着，交叉着，像誰故意畫上的一條條沒有盡頭的虛綫。有的已經污紫了；有的還鮮紅着，新鮮地在冒着生命的熱氣。

吳濤一面瞧着那些受傷的戰士從他身邊走過，一面有意選擇着路，照着血迹踏着

走。他的鼻管莫名其妙地酸着，心里不知湧起了什麼一種滋味兒——好像是喜悅，又好像是悲哀。

「我是在踏着戰士的血迹前進啊！」他輕輕動着嘴巴，小聲地歌吟着，眼淚水已經滾進了眼眶。他用牙齒咬緊他的下唇。

在前方，隱約地聽得見了機關槍的聲音——開開開開！開開開開！……單調而瑣碎。

吳濤追着了走在前面的一個傷兵，一隻手膀給綁腿布掛在胸口跟前。

吳濤和他並排走着的時候，問：

「同志，怎麼受了傷還朝前方走呀？」

那個望了他一眼：

「後方登不慣！」

「唔，怎麼……」

「住在嘉定臨時後方醫院里，偷他先人，氣悶得慌，只住了五天，不幹了！」

「手膀受了傷！」

「輕傷，沒關係了，快好了。」

「又回前線呀？」

「對啦，一天不聽見槍響，就難過得很呢，嘻嘻。」

吳濤聽那傷兵是他家鄉的口音，就和他講起同鄉來。對方一聽說是同鄉，也份外親熱了，問別人是哪一縣，也介紹出自己的小地名來。

「流山？哈，我熟得很！」他跳過身向着吳濤，「二十二年我還在那兒耍過好幾個月呢——好地方，好碼頭！衙門口的粉蒸牛肉是出了名的，還有老親家的乾酒。我每天差不多都要打半斤兒，帶到牛肉餛子去吃得醉醺醺的。還有小東門城牆邊兒的案桌（註），哈哈……到邊我們做碼頭麼？沒有？以後回家的時候，請到做縣來參觀參觀。『你只要在北門大街問聲劉青雲，沒有一個不曉得的，衝他先人，飛機又來了。』」

他們在公路旁邊一根小樹底下住了腳，監視着天上的三架飛機從頭上飛過，又繼

續走他們的路。

「你怕飛機麼？」吳濤問，在地上拾起一根竹棍子。

「你怕飛機麼？」就是飛機討厭。牠們真飛得低，就在頭上——嗡嗡，嗡嗡，嗡嗡，一跳出工事就可以把它抓下來。日本步兵，老子們倒沒有放在心裏。你看，有一隊總要抓一個把活的來逗着玩兒。怎麼玩法呢？一哭禱歪着頭，聽着這人的筋瘦的，却又似乎懶爲硬朗的，黑黑的細頸子，覺得很感興趣。

「魔法手早就想好了：用根麻繩子把他狗爺的套嘴，像爬兒狗一樣，一天牽着這鬼，哪兒走，用四隻脚在地上爬着走，兩隻手也叫他變成兩隻脚。看見人就命令他打個滾兒——打滾兒！媽的，你翠麼？就跟他一脚；還做條假尾巴跟他栽在屁股上。晚上呢，關他在豬槽里跟豬一堆睡……。」

劉青雲不動聲色地說着，好像在敘述一件平常的家屋事。吳濤心里想：這傢伙真是異想天開。



忽聽那傷兵響亮地咳一聲嗽，吐口痰在路上：

「呸，分路啦，再會再會！」

他向着右手邊一條小路走去了。吳濤很有些捨不得似的望着他一直走到那小路的盡頭，像跳一樣跨過了一道水溝。

同行的人老遠在前面去了。那兩個並排走着的，已經不容易判決哪一個是鍾虛長，哪一個是舒慶員。吳濤趕緊翻着小靴，追上了他們。

現在，他們一道兒離開公路，穿進由林木的濃蔭所封固着的一條小路上去了。柏樹，榆樹，桂花，竹叢，籬笆……給道路搭起了涼棚，陰幽幽地，野才從那乾燥的公路上來的行人特別感到愜意。村莊靜悄悄的，藏在樹林里。小溪給野草照得翡翠般綠，穿着林木，打起笑渦兒流過。人走在小木橋上，發出清脆的悅耳的聲音。糯米槽閑空地，在農家的屋角上躺着。一隻牛站在籬笆後面，豎起耳朵，專心聽着外面行人的腳步聲，用短尾巴打着蚊子。鳴蟬拉長着喉龍，噪得人想打瞌睡。

機關槍聲却也更見聽得清楚了，枯燥地，空洞地，毫無感情地響着，像頑皮的孩

子，不怕手軟，老在敲打着木梆。它們給隔在樹林的外邊，和天上的飛機聲一樣，對人們似乎一點兒關係也沒有。在那些幽靜的院落里，看不見一個老百姓，他們大概全都躲在屋子裡，藉着這深厚的樹林作掩蔽，彷彿就可以隔絕一切的災殃。

吳濤這時候，倒的確給這優美的鄉村風景所陶醉，想做詩了。可是畢竟還是沒有做。他只連連地在自己心里感歎着，覺得這些地方，就是他的家鄉比起來也實在差得太遠。他想，要是日本人的鉄蹄真踏到這裡來，那是太可惜了！

走過一段路，他們又漸漸發現了傷兵和散兵，都在樹蔭下面橫七豎八地躺着，坐着。有的在天南地北的撩着天；有的熱鬧地做着香烟和餅子的生意。賣主和僱客都是兵，一塊破門板陳列着各式各樣的貨色擱在地上。有的毫無掛礙地圍坐一團在打着紙麻將，賣力地叫着吃進一塊嵌張，或者碰到一塊白板。有的却怪聲怪氣地唱着：「月兒彎彎照樓台，打個呵嚕瞌睡呀——睡來，瞌睡蟲——又上——來了，嚶啾，嚶啾，嚶啾，嚶啾……」

忽然，一亮，樹林邊展開一片光天。舒心寒指着前面一所小房子說：

「松林鄉，到了。」

(註)：即屠桌，這裏係指娼妓。

## 二

鍾處長一到松林鄉，他便收到一封早已在那兒等着他的「公事」，叫他到崑山去開會。

看着看着那「公事」，他就氣忿地囁起來：

「混蛋，二十三號，怎麼不早一點到！」

不曉得是怪那「公事」到晚了，還是罵他自己來得太遲。可是等他想起「公事」是早就到了的，他含含混混吵一通完事：

「混蛋，污七八糟……中國人做事真是一場胡塗……倒霉……中國快要亡啦……亡啦……這些草包，皂角……」

他忽然聯想起他家鄉的香蕉，荔枝，甘蔗……

「嗨，算啦！」他把右手一揚，清除了那些植物的名字，「王福生，跟我一道

走——今天去歇葛亭，明天早上還可以趕到……」他很快摘下他的近視眼鏡，對着它說，彷彿它是王福生。

「處長歇歇腳啦，明天一早走不好麼？」舒心寒，一邊洗着臉——他有這個習慣，把洗臉當做他人生享受之一——叫他那本來已經夠紅了的鼻子呼嚕呼嚕地給擦得更紅，熱情地勸着他的主官。

「真幼稚！」鍾處長手里拗着近視眼鏡，照着門外的亮光，細眯着眼睛，專心誠意地在察看着那上面的什麼情景，嘴里反駁着，好像是批評那兩塊突出的玻璃真幼稚。然後他又把它架上他那低矮的鼻樑，「明天——來得及麼？」

舒心寒把洗臉巾巴一聲甩在臉盆里，彷彿他對於長官的一切忠告都已奉盡，無愧於心地響亮咳嗽一聲，走出門外去了。

鍾處長這就關照吳祕書，說他不在「處」里的時候，請吳祕書負責督導一切，不

過——

「什麼工作暫時都不要動，等我回來再說。」

這下子，經理處員劉必然，也就是鍾處長的太太的兄弟的姑表的聯襟，又給叫到了另一間屋子。鍾處長摘下近視眼鏡，把他那隻尖尖的下巴鑽進了對方的耳朵，緊張着一張三角臉，看起來，好像他在警告那個：這次的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實際上，他對他的屬員說的是：

「無論如何，錢不准亂開支一個！」

他帶着王福生起程了。

晚上。

吳濤老是睡不着。他在形式上閉着眼睛，靜靜地躺在用門板搭成的床上，嗅着那充滿活氣的夜。夜，用着生命的氣息在大聲地呼吸着，唱着只能用靈魂的耳朵才聽得見的歡歌。時起時滅的機關槍聲，就在這大聲的呼吸和歡歌里，清脆地敲打着，永遠震顛着人的心。有時候，槍聲很遠，輕輕地扣着黑夜的邊緣，有時候，它突然拉近了，彷彿一下來到這屋後邊。吳濤就會在黑暗中趕緊睜開眼睛，微微抬起腦袋。

可是，沒有什麼事。他又重新把身子躺平，暗笑着自己的胆小。他起了個誓：從此無論遇到什麼危險，他都絕不驚慌。

「到前方來，」他鄭重地告訴自己，「第一要鎮定，要真像個戰士那麼沉着，勇敢……譬如……當然……不過……什麼？笑話！……一定的……」

他發現他對於自己的訓練有些穿鑿起來，就見怪地在枕頭上拼命搖一下頭，武斷地作了一個結論：

「好，就這麼辦——慢慢練習嘛，先生，胆子是越練越大的！」

突地，一陣緊迫的，急躁的機關槍聲，又陡然在他頭頂的牆壁後面吵嚷起來！可是他正待騷動的時候，有誰在他腦子里刺了一下似的，叫他記起了剛才的誓願，努力不叫自己慌張。然後伴着他在黑暗中的淺笑，稍微跳動着心臟，獎勵地輕輕在自己的臉上賞了幾耳光。

似乎要迷迷糊糊的睡去了，但一下又清醒過來，這麼着不知有多少次，老像走了幾步又忘記什麼似的要回轉身。他繞着圈子搜尋着那忘記了的什麼。忽然他找到了：

「哦，我到前方來了呀！」

於是，他滿意地悄悄笑着，又放心睡去；再像剛才那樣扮演一回。

「小孩子！」最後，他帶着煩厭的，瞧不起的神氣，責備着自己。

可是，一種飄渺的得意，甚至於可以說已定驕矜，總不時要來煩擾着他，那個「我到前方來了，」「我到前方來了，」的思想，像一縷亂麻絲一樣，糾纏着他的頭腦，叫他又覺得甜蜜，又覺得憎惡。

「唉，」他歎着氣，「我這個人……真是太神經質……真是小孩子……睡吧……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靜——靜……一二三……前方……抗日……好，就這樣辦……」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在恍惚的睡夢中，聽見了一種淪淪淪的聲音，好久好久都在單調地響着。

「什麼東西？」他昏沉沉地問着自己。

「管他媽的！」他又昏沉沉地回答。

可是，他突然想起：他是在前方的呀！這就像拔一顆釘子一樣，把他從沉睡中一「拔」了起來。他睜開眼睛，天已經大亮了。對面床板上，舒處員還靜靜地睡着，黃呢軍大衣，有一半跨着他的被蓋，另一半爬在地上。他翻起身，研究着那嗡嗡嗡嗡的方

向。

他在幾間屋子裏巡視了一遍，大家都一致地安穩睡着，床板連着床板，像陳列着一排排的舊貨。

一個小勤務兵打水來給他洗了臉，天半的陰陽聲越響越近了。

他走出屋子，躲躲閃閃地，藉着田地裏那散着一定的距離獨立着，互相遠遠地打着招呼的樹木，稀花的高粱林，走到一個小溪邊。有幾株壯大的柏樹撐在那兒，給地下一個很好的掩蔽。

他站在一株柏樹底下，觀察着天上的那隻飛機：它悠閒地，彷彿一個詩人似的，在晴明的深秋的晨空里，魚一樣的游着，哼着枯燥的，缺乏內容的調子，從這一個村莊到那一個村莊，在進行着一種頗有禮貌的訪候。



田野上，到處在流動着人的江河。沿着那些稻子，高粱和棉花的田地的小土路，老百姓在川流不息地來來去去。向後方走的，都各自扛着五顏六色的鋪蓋捲，衣箱，鍋頭，桌凳，木盆，瓦罐，鳥籠，以及一切七七八八的東西。女人背着孩子，手上還挽着一隻大包袱。一條小狗默默地跟蹤在後面。有的是空着手向火綫那面走的，那是第二次再回家搶救傢什的人。他們螞蟻般的牽着線子，來往着，交岔着，彎繞着，滿山遍野都在爬動，好像大地自己身上跳動着的脈搏似的。

天上的那隻飛機，俯視着這流亡的人羣，發出得意的，空洞的乾笑。

忽然，那小勤務兵站在了吳濤的面前：

「報告秘書，請回去吃飯了。」

這就是剛才給他打洗臉水那小傢伙，紫紅的小圓臉上，滴溜圓一對眼睛，有幾分羞澀地閃動着。

「你怎麼曉得我在這里？」吳濤問，裝做他是在觀賞風景的樣子。

「唔，我找了大半天，才找到了。」

吳濤再瞄了一眼還在天上繞着圈子的飛機，戀戀地離開了那兒。小勤務兵跟在他的背後。

他照舊不走大路，選着有樹木，高粱的地方走；一到空曠的，沒有遮攔的處所，就加快脚步跨過去。那隻飛機，這時候却已經蹣跚地來到了他們的頭頂上。他趕緊躲在一株樹子下面，仰起頭警戒着，不肯走了。

「不怕得，祕書，」那小勤務兵勸慰地說。

等那隻飛機打斜方向，飛開去了，吳濤才帶着輕微的慚愧的心情，移動着身子，一面玩笑似的問那小勤務兵：

「你不怕飛機麼？」

「不怕。」

吳濤回過頭瞧了瞧他：

「你什麼名字呀？」

「楊樹林。」

「十五歲。」

「十幾歲了？」

從對話里，吳濤知道他是貴州人，是本師前年駐紮貴州時便來當勤務兵的。

吃飯的時候，吳濤聽着那永遠不肯休停的頭上的噏噏聲，他心里總像有隻手捏着似的發緊。他嘴巴在吃着飯，心子却跟着那噏噏的聲音走，跟着它的遠或近來變換它的鬆弛或緊張。

突地，那噏噏聲變成了一種怪聲的啼叫，劃破天空似的長號了一聲，跟着便——轟！轟！轟！三聲巨響。屋子，牆壁，門窗，連同泥巴地，都起了一陣劇烈的搖動。

「又炸後面的砲兵陣地啦。」說話這人好像在隨便談談幾年前的一件小事情，不動點兒聲色，一邊用左手不停地扒着飯。他的名字叫周天，綽號左派，又叫瞌睡大王，官階：中尉處員。

「雜種，差一點把飯碗也給我吓掉了。」舒心寒笑着說。

吃飯的人都跟着笑了。只有一個人沒有笑，他放下碗筷，站起身來：

「呸，胆小的東西！」

舒心寒抬起頭望着他，沉默了半分鐘：

「你罵哪個？」

「呸，胆小的東西！」那個人走出屋外去了。

舒心寒盯着他的背影：

「媽的！」

這場面又把大家都逗的轟笑。

「何必呢？」周天打了個飽嗝，說，拖着—雙木板鞋又睡覺去了。

舒心寒右邊太陽穴上的疤子還在通紅着：

「這傢伙，雜種，老子揍要他！瞧瞧看，看還是我舒心寒鬪得過他梁仲宜，還是

他梁仲宜鬥得過我舒心寒！」

吳濤聽着那永遠不歇息的飛機的響聲，他又情不自禁地走出屋外去，依然沿着那條熟路，走到剛才去過的小溪邊。

他坐在柏蔭底下，在一冊橫行的抄本上用鋼筆給他分別了一星期的太太寫了一封信。信里，他用着非常熱情的語調寫了好幾句：「我到前方來了！」「我到前方來了！」最後，是叫他的太太好生撫養他們的孩子，說也許過些日，他可以請假回南京，到鄉下來看望她們。

有人遠遠地在叫着秘書。吳濤把抄本關上。是梁仲宜來了。

這個人，在吳濤對面的草地上坐下，就熱心地用着他的廣東官話報告起本處的情形來。他說話似乎非常吃力，嘴巴老像啣着一件什麼東西。吳濤替那說話的人窘急，也不忘記專心望定他的臉，叫別人滿意他跟那說話的是同樣熱心的人。

「舒心寒這傢伙頂無聊了，」梁仲宜宣佈，「而且胆小得要命。前幾天，秘書你們還沒有來，有天晚上，前線有不穩的風聲，這傢伙，便什麼都不顧，獨自跑到嘉定去了。處長秘書不在的時候，「處」里本來是指定他負責的，你看，他這負責人！萬一那天晚上真有什麼事的話，你看……」

接着，梁仲宜便聲稱，他頂瞧不起的就是胆小的人——媽的，既然要到軍隊里來

幹事，要來抗什麼日，又何必那麼怕死呢？呀！

吳濤的臉上一陣一陣發熱，好像他的話一句句都刺着他自己。他找機會岔開了對方的話頭，和別人討論起今後的工作計劃來，彼此發表了一通議論。可是最後兩個人都說：

「還是等處長回來再說吧，看開會的結果怎麼樣。」

他們倆似乎很談得來。吳濤發現梁仲宣的見解，許多地方跟自己都很一致。

他們的暢談可突地給一陣更龐大的馬達聲截斷了：四匹銀灰色的鉄鳥，唱着驕傲的，魯莽的歌曲，橫過他們的上空。它們在天上，繞了一個大圈子，最後在東南角一帶盤旋。那下面是一線灰色的樹林，給天和地劃了一條分明的界限。四架飛機便給那條灰色的線迷住了，或者是那條灰色的線拉上了天空，繫緊了鐵鳥們的翅膀。它們老沿着那彷彿給人安上的無形的圈子的周圍旋繞着，旋繞着，不知打了多少個圓圈兒。

忽然，那先頭的一隻，像突地失了腳一樣，拖長着噪子，悲慘地尖叫一聲，往下栽落，沒入那條灰色的樹林的線里去了。叫人正在吃驚，担心它不會再爬起來了的時

候，却是一聲撼動大地的聲響——轟！那隻飛機便又從樹林的灰線的那邊飄了起來，隱沒在那低空的薄薄的雲層里。於是，第二隻又跟着第一隻的原路，照樣來一次表演。於是第三隻，第四隻。而那第二隻早又從雲里出現，追蹤着那最後一隻的尾巴，在準備着它第二次的輪子了。

這精彩的節目，叫那坐在小溪邊，樹蔭底下的兩位看客，竟忘記了這是敵人在轟炸他們軍隊的陣地，不停地互相用驚歎的哼聲讚美着這個奇觀。這傑出的表演，一直繼續了二十分鐘，那些長着翅膀的劊子手們，才自認爲目的已經達到，滿意地飛回巢去了。他們這才驚醒過來似的，彼此對望着呼了一口長氣，用搖頭來代替他們咒罵的言語。

天空里，暫時沉寂了，敵陣的大砲却更見勤勉地轟打過來。吳濤一聽見那大砲彈劃過空氣的呼吼聲，便不自覺地會把背樑弓得更低些，眼睛瞧着空際，彷彿想看出那砲彈的來蹤去迹。它們有時是在他們的前方爆響着，有時却飛越過他們的頭頂，在遠遠的後邊孔隆一聲。鄰近他們駐房的本師砲兵陣地，也不時要用同樣的禮物給敵人回

敬過去。因爲逼近，那響聲就更加勁仗，樹木，田野和溪水都給震得打抖。

梁仲宣又跟吳濤講起作戰情形來，宣告本師担任的防線怎樣比別的部隊更寬，本師的戰鬥力怎樣比別的部隊堅強，本師的師部怎樣最靠近火線，而且，就是本師的××處，也比別師的師部更接近火線些。

他講演着，那剃光了的腦袋，那白皙的臉子，那猴子似的黃色的圓眼睛，一齊發着得意的光輝。

「可是，」梁仲宣結論說，「我們回去吧。」

吳濤勉強跟着那一個從地上站起身來，但他又立刻坐了下去：

「還是請你一個人先回去吧，我要在這里寫封信。這里清靜得好。」

### 三

吳濤登在屋子里，老像有炷香遠遠烤着他的背，叫他非常火燥，因爲那可惡的飛機聲；好不容易有片刻的停息，又時遠時近地發響起來了。他總覺得屋子里非常危險；屋子一定是敵人轟炸的目標，而且它坍下來會壓壞人。他總想跑到野外去，永遠坐在



那安全的小溪邊的樹蔭底下，可是他又怕常這樣會給他們瞧出了他的胆小，太丟人——你還是祕書啦，叫別人以後怎麼信服你？於是，他改了計劃：更多的就在屋角邊的竹林附近躡躑着，飛機遠了，他便又走進屋去，這樣叫別人彷彿覺得他總是登在屋里。

黃昏來了，前線上由一天的辛勤工作轉入了沉寂。田野里來來去去的搬家逃難的人羣，也爲了遵守部隊的規定——下午五點以後不准通行——都絕迹了。大地從整天的動盪和擾攘里歸於寧靜，開始用着恬適來新生自己。夕陽的晚照，撫慰着橙黃的，無邊無際的稻田，撫慰着帶着晚靄的樹林，村落和小溪的流水。微風的俊俏的小腳趾兒，輕輕踢着稻梢，滿田里絮語着息息索索的聲響。蚱蜢，螳螂，叫咕咕，四處跳躍着，歌唱着；麻雀在竹林里嘈雜地爭吵着難懂的話，又賭氣似的蓬一聲飛掉。

戰爭，砲火，暫時都成了謊話，世界是這麼樣的和平呀！

竹林外的橋頭邊，有一羣人在閑散着，他們是吳濤，梁仲宣，舒心寒，周天和別的人。大家似乎都給這迷人的，迅速變幻着的黃昏征服了，誰也不說一句話，只默默

地緩緩移動着脚步和眼睛，送着那迅速變幻的黃昏遠去。

濃重的暮色，像襲般地向大地合圍了攏來。稻田，樹林，村莊，小溪，都漸漸溶成了模糊的一片。最亮的一顆星開始在天上點燃起來。

可是突地，一個夢中的惡魔似的，什麼地方，飛機又在發響。大家却都不理會它，暮色隱蔽了一切的物象，誰也不用理會誰。那嗶嗶的吼聲，顯然非常地低，從人們的頭頂上掠過。大家抬起腦袋，什麼也瞧不見。

忽然有人在村莊那面叫起來：

「漢奸，打信號槍！」

昏朦的田野上，他們看見了一線纒紅綠的火星向着天空斜射上去。於是這里那里都在叫嚷起來了，許多人在呼喊著，追逐著。

小勤務兵，楊樹林手里抓住了一個。

「狗畜的，假裝蹲在那裏屙屎，我跑攏去一看，地下是光的，什麼屎都沒有！」楊樹林喘着氣說，把那幾乎比他高一倍的他的俘虜拖到吳濤跟前。

吳濤審問着那個高大漢。他發現這傢伙實際是個大傻瓜，把他放了。

飛機聲還在天上轆轤的響着，他們走進屋，把馬燈旋小了放在桌子下面。

## 第二天早晨。

「又準備成天到晚躲飛機麼？無聊！」吳濤心里有個窘疙似的，想。他覺得這實在不成話：到前方來，一天什麼工作也沒有，只是躲飛機。鍾處長哪天回來呢？

「什麼工作暫時都不要動，等我回來再說。」他想到鍾處長臨走時對他的囑咐，心里覺得十分氣悶。

「處」里的人們，全都安安閑閑的：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抽煙捲。周天一丟了飯碗，照例又倒在床上打起大禱般的鼾聲來；譚書記成天捧着一碗燒酒，怪有味地呷着，一邊哼唱着「勸君更進噲噲，一杯酒呀，西出陽關——無故人囉！」的恍惚的歌調。他，這位鍾處長的嫡親姑表，是出了名的酒罐子，常常喝得東倒西歪，不倒翁一樣。他學識豐富，公文爛熟，就是記性太差，總記不住鍾處長對他的訓誡，不許他

叫他老表，像以前在家鄉時那樣。因此，便常常逗起鍾處長對他的申斥。

經理處員劉必然，坐在一張方桌邊，集中了全副精力在撥弄着算盤珠子。這工作對於他十分吃力，他不時不時就歎一聲氣，把那和賬簿上對不準數目的算盤珠，生氣地拂掉。

吳濤看見舒心寒在專心誠意地洗着臉，呼嚕呼嚕地把鼻子擦得通紅。

「到前線去看看，去拜訪拜訪師長他們。」他試探地提議說。

「好，祕書，我陪你一道去。」舒心寒非常熱忱地附議，然後他大聲叫着：

「雷華！雷華！把總處寄來的傳單帶着，和我們一塊到師部去！」

准尉司書雷華，很快就從一間屋子出來了。他穿着整齊的軍服，打着三個人字的綁腿，頭戴鋼盔，腰際上掖一枝勃郎林，儼然一個英武的帶兵官。他的腋孔下夾一大疊印刷物。

他們出發了。三個人沿着一條小土路前進着，在稻田里，棉花田里，樹林里穿插着走。天，陰沉沉的，低壓着潮濕的霧氣。大砲彈穿過霧氣呼嚕着。吳濤總不忘記時

時彎下腰。

「不怕得，不怕得，」舒心寒說，好像在勸勉別人，又好像是安定自己。話一出口，他就向地上蹲下去，等到屁股快挨着地，又跳起來。

雷華却一聲不響地在前面一直領着路走。他因為有興趣常常去到前線，這一帶的道路他熟悉得很。他在那些縱橫交錯的小路上，毫不思索地認定他要走的那一條。他挺直着腰身，跨着豪邁的腳步，像一頭矯健的獅子。

「雷華！雷華！慢點走！慢點走！」望着那漸遠的背影，舒心寒一會兒就這麼叫着。

不知爲了什麼，吳濤有些羨慕起前面那個人來，覺得他身上有一股什麼勁。吳濤也努力把自已的背脊伸直，腳步也加大一點，而且試着當砲彈在上空嘶吼過去的時候，也像雷華那樣，不要彎下腰身。

吳濤似乎漸漸覺悟過來了：直起身子並不比彎下去更危險——反正都是一樣。於是，他開始勝利地，趾高氣揚地走着，還誇大地甩着兩隻手。

路旁邊，出現了一座小小的廟宇。不知是什麼時候，房頂給砲彈削去了一隻角，一些折斷的樑木橫攔在路上。坐在木柵里的一排泥菩薩們，全都黑着臉，悲苦地在承受着那飛來的橫禍。廟門口一個小土地堂，屋蓋也離開了原來的地位，那位斷了一隻手膀的土地太太，偏着頭向着坐在她身邊的土地老爺，彷彿在說：親愛的，你看怎麼辦？

穿過一叢樹林，地面開擴了起來。機關槍清脆地吐着聲音，步槍子彈像黃蜂一樣唧唧地在低空亂竄。

雷華首先伏低了身子，很快橫跑過了那開朗的地帶，躲進一個小樹林。吳濤跟舒心寒也用着同樣的姿勢跑了過去。

藏在這小樹林後面的一座小院落，便是師部的所在。雷華再穿過那小樹林，一直向前面跑，他到戰壕里發傳單去了。吳濤和舒心寒便鑽進了一堵院牆的缺口，由一個衛兵領導着，進入了一間地下室。

黑暗的洞里，幽幽地亮着兩支燭光，藍師長跟他的參謀長坐在一條矮凳上，談着

什麼問題。矮几上放着電話器，參謀主任在忙着接聽電話，有時候就遞給藍師長。

「唔……是的……可以的……好，就是這樣……」

「子彈？……當然，那不行……絕對……」

「還是要修理……不能亂動……一切要聽命令……」

藍師長用着一些簡短的，旁人摸不着頭腦的斷句在電話上指示他的部屬。客人們走進去，他也好像沒有看見，叫別人空坐了一會兒，他才放下聽筒，喜氣洋洋地來打招呼，盤問着這樣那樣。

藍師長的臉又黑又瘦，彷彿才經過了一個長途旅行，看得見一道疲乏的陰影在他那神氣活現的臉後面爬。

似乎有意酬報這兩位來賓的冒險的拜訪，他十分興致地向他們報告起一些前線的消息來。他說到本國的官兵，作戰是怎樣的英勇，日本人怎樣的並不可怕，他相信就這麼穩紮穩打下去，日本人永遠也衝不過來一步。

「就是，」藍師長抽了一口香烟，把烟子吐在電話機上，「下級軍官跟士兵們，

常常不聽命令，總想衝出戰壕——他們在戰壕里熬不住，說老是等敵人來衝，實在喪氣得很，而且飛機又炸得兇，與其死在戰壕里，不如衝出去，死了還痛快。其實，「他又吸了一口烟，」也難怪他們……可是上邊的命令不叫亂衝呀！……這件事真麻煩得很，常常要跟弟兄們打招呼，不然就要出亂子。……」藍師長現出無可奈何的得意的神氣，好像有一道他所不願意的光輝從他那黑瘦的臉上掠過。

不知爲了什麼，看着藍師長的臉相，聽着他的言語，又望了望這個陰暗的地洞，吳濤心里感動得很。他先恭敬地向藍師長致了慰問，說他怎樣的爲國出力，怎樣的辛苦，並且說他是怎樣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他的聲音微微打着顫，一面失悔着自己的態度和言辭都似乎過火了一點。

藍師長毫不見怪地傾聽着；很有把握地回答他的問話。

最後，藍師長通知他的來賓們：

「本師的人已經打得差不多了，大概這一兩天就要撤退，由×××師來接防。」

「怎麼——就要撤退？」吳濤問，心里好像忽然想了一個缺口。



「唔，撤退下去整理整理，過幾天當然又會開上來。」藍師長無足輕重地說明。轟！一顆大砲彈，像一聲巨雷，叫人不及防備地突然在頭頂上炸吼開來，牆壁給震得發跳，泥沙雨點似的從頭上洒下來。

坐在洞門口邊的吳濤，趕緊向更里面的地方鑽。舒心寒已經兩隻手爬在地上，帶着一張尷尬的笑臉，望着藍師長，彷彿在向他討饒。

第二次的砲彈又在上邊一聲爆炸，這回顯然比第一次更近些，叫所有這地下室里的人們的耳朵都一齊發了聾，担心這屋頂就要坍塌。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藍師長安慰他的客人說，「沒有什麼，這幾天來附近差不多掉了千多顆砲彈。」

他把烟屁股擡在地上，踩熄它：

「你們再坐進來點好了，恐怕破片。」

「這地下室震得垮麼？」吳濤擔心地向着他們的主人發問。

「這地下室還堅固，大概還不容易吧。」

「要是剛剛掉在頂上呢。」

「那當然只好完了。」藍師長笑着說。

吳濤還來不及想象他現刻是處在怎樣危險的境地，大砲彈的爆裂聲又厲害地轟響起來，而且跟着是接二連三的好幾聲巨響。它們好像就看準了這個地下室，在集中向它發射，總在它的左近吼嘯着。每一聲爆炸，上下四壁都要起一陣劇烈的抖動，一些瓦片石塊什麼的在屋頂上和屋角邊的竹林里打得亂響。

「恐怕又發現什麼目標了。」藍師長獨白似的說，「陳紹武！」他叫着洞門口的衛兵，「叫他們通通隱蔽起來，不要在外邊跑啦。」

陳紹武去了，可是好久好久，外邊還有談話聲和嬉笑聲。吳濤心里是說不出的着急，他真想向藍師長建議，叫把那些不聽命令的士兵抓來槍斃掉。他失悔今天不該來。每一聲砲彈的炸響，他就感覺到他的生命越更可貴。

約莫發了二三十砲，才完全停止了。外邊的兵士們就一齊嚷着到河里捉魚去。

「這些傢伙，總是大砲一打過就去捉魚。」藍師長帶着獎勵的口吻說。

舒心寒提議要走，這也就提醒了吳濤。兩個人於是言不由衷地向藍師長他們告了別，說改天再來拜候。然後他們鑽出了洞門口，走出院落，便沒命地向來路飛奔去。等到跑了一段相當的路程，他們才停下來，互相解嘲似的大笑一通，開始放慢着脚步。

#### 四

雷華第一個爬起床，很快打紮好了自己的鋪蓋捲，就指揮着勤務兵伙子們，把公文箱，油印機，和廚房里的傢俱，整頓清楚，挑到外面土場上去。同時各間屋子都在響動起來，馬燈的亮光互相照射，人影子在燈光里幌動着。

舒心寒呼嚕呼嚕地在洗着臉，一邊問着：

「雷華，都收拾好了沒有？」

大家集中在大門外的土場上了。誰叫了一聲：

「左派呢？」

「雷華，快去叫周天，他還在睡覺！」舒心寒命令着。

雷華在幫忙一個伙子重新細綁一隻鋪蓋捲的棕繩，他趕快丟了它跑進屋里去了。在黑暗中他絆了一交，摸着了一雙鞋子：

「勤務兵，這是哪一個的？」

「我的，我就來拿。」小勤務兵楊樹林正在壩子里跑來跑去。他的身上細滿了東西：軍毯，雜囊，包袱，熱水瓶，洋磁碗，臃腫得像隻皮球一樣，跑起來全身叮叮噹噹。

雷華走到周天的床邊，用手推着那睡着的人：

「周處員，周處員，出發啦！」

那一個豬似的咕嚕咕嚕地哼着。

「出發啦，還在睡！」

「曉得曉得！」周天蒙在被蓋裏應着，跟着又豬似的咕嚕咕嚕。

雷華把他的被蓋掀開了一半：

「你曉得，出發啦，大家在外面等你一個人！」

「出發啦——住得安安逸逸的又要出發！」周天慢慢地掙起身來，在黑暗中揉着眼睛，打着呵欠：

「照盞燈來呀！這樣黑里巴梭的我怎麼看得見！」

楊樹林很不高興似的照了一盞馬燈進來，替他打好鋪蓋捲，嘴巴噤咕着：

「又不早點起來……」

十分鐘以後，所有的燈火全熄滅了，零亂的小隊開始上了路。

暗黑的夜發出微明的，捉摸不定的亮光，彷彿什麼地方有一星微弱的燈火透過了一層黑色的厚紙。樹林像埋在暴風雨中的連綿不斷的山，小土路幻夢似的浮現在朦朧的海樣的稻田里。誰都不做聲，只把整個的心眼放在腳板上，不叫踩虛了步子。洋鐵公文箱偶爾碰撞着，發出破鑼般的聲音。挑伕們肩頭上的扁担永遠雞鳴雞鳴地歌唱着，好像在唱着催眠曲。

路漸漸地在寬闊起來，人也漸漸地在多起來了。進行着的部隊的騷音，充滿了夜

的田野。背後，機關槍聲斷斷續續地在敲着，彷彿是巡夜的更夫。

他們這一小隊一混進了大隊伍，雷華便忙碌起來了。他要照顧着挑夫們，不叫給隊伍混散。有時他走在小隊的前面；有時他走在後邊；待會兒又不得不夾進小隊的半中腰去。他要察看着那在路旁邊稻田里息下來的，是不是他們「處」里的伙子；他要檢點着有不有落伍的。雷華，他一向覺得他的責任重大得很：駐營的時候，他應該把用毛筆或用鋼筆蠟紙寫成的公事寫得很好；開差的時候，他應該押好一切的行李挑担。而且他認真地尊重階級服從。從前他在家鄉的軍隊裏當過半年多少尉排長的，對於軍隊上的規矩，他弄得一清二楚。現在，他是准尉司書，他馴服地聽從所有比他階級大的長官們的差遣，他也毫不客氣地命令着底下的文書上士和勤務兵伙。這些底下人却似乎總不大聽他的話，常常叫他心里十分生氣，想：這些老百姓，什麼都不懂。

忽然，前面電筒亮了一下。

「哪一個！」雷華叫着，「張貴生，是不是你？打什麼電筒，不要命啦！」

「哪一個打電筒。」那勤務兵張貴生跟着雷華應和了一聲，好像是在帮着雷華詢

問，又好像是在否認並沒有人打電筒。

「扯爛你的腿！」

「快走快走，」張貴生故作驚惶似的，推着他前面楊樹林的背，「扯爛你的腿來了！」

雷華在心里咒罵了一句，又立刻勾起了他非要當一個帶兵官不可的念頭。

「當司書是受氣的，一定得設法進中央軍校出來當個軍官！」他默默地宣誓，用拳頭打擊了一下黑暗的空氣。這樣，他又想起從前在家鄉當少尉排長那些情形來。那時，他真是威武得很，對他部下要扯爛哪個的腿就扯爛哪個的腿。他也上過火線，左手膀還帶過傷。可是，現在在中央部隊里，他只能當個准尉司書；要當排長的話，尤其是在這抗日的軍隊里，他想，除非還要進中央軍校。

他越想越生起氣來，恨不得馬上就跑到中央軍校去。

「雷華雷華！」舒心寒在後面叫他。

雷華答應着，等在路旁邊，不知道那叫他的人有什麼吩咐。

舒心寒到了。他說：

「龔家宅還有好遠啦？」

「我怎麼曉得？你叫我有什麼事麼？」

「我就是問你龔家宅還有好遠。」

雷華一聲不響，各自又跑到前面去了。

舒心寒追着了；

「雷華雷華，你好好幹，我一定跟祕書處長他們說，叫他們提拔你——祕書對我說，說你很勇敢，很能幹呢！」

「我想進中央軍校，請你跟我講講好不好？」雷華用左手擦開了在黑暗中掃着他頭頂的樹枝。

「這個恐怕辦不到吧，處長他們准你走麼？你走了，哪里去找像你這樣好的司書？開差的時候，哪一個押行李？這個恐怕辦不到。」

「我……」



「我曉得，辛苦一點，將來總有辦法的，聽我的話不會錯。」

跟着，舒心寒便說他三十幾了才搞到一個少校，勸他才二十三歲的雷華越安心越好。說現在將就一點，將來總有希望。

「當然啦，未必一輩子就這樣麼？將來總有一天，處長，祕書，也一樣能夠當得成。」

雷華知道舒心寒原是在講他自己，心里又好氣，又好笑。

那一個還在說下去：

「不要慌，什麼都有時機，時機一到，就成功了。雷華，我將來當了處長，我請你跟我當經理處員好不好？」不等別人答覆，他繼續往下說：「經理處員可也不是好當的，要會打算盤，帳更要弄得清楚。雷華，你有了愛人沒有？」

雷華的腦經幾乎來不及接應他，他一會在說這樣，一會又跳到那樣去了。

「我升了上校的時候，非討個小老婆不可。哈哈哈哈哈！嚟呀，不得了，下雨了。」

果然，下雨了。起初是若有若無地在人的臉上洒兩點，隨後便密密麻麻的落起

來。田野里，樹林上，都覆蓋着一片聲響，彷彿是無數的人在說着悄悄話。土路也開始滑起來，路旁的樹枝滴着大的水點在人的頸子上。

一到了龔家宅，大家就鑽到老百姓家里去燒火烤衣服。只有周天一個人不聲不響，他把潮濕的上下裝脫來揉在板凳上，便各自睡進被窩里去了。譚書記不曉得在什麼地方又找到了一碗酒，他坐在火堆邊怪有味地呷着，不管身上的濕衣服發出濃重的烟霧。

第二天，雨越更下大了，村莊的街上，水積成了池塘，屋簷邊掛起水的簾子。可是，出發的命令又來了，要走路。

周天連聲連氣的罵着：

「媽喇！媽喇！」

公文箱全披上了稻草，挑伕都戴好斗笠。舒心寒不知在哪兒也抓到了一頂斗笠。吳濤什麼也沒有，心里正在着急，他忽然看見雷華光着身子走到雨天里去了。這一來，他也安了心，覺得有了受苦的同伴。他率性坐在板凳上，脫起鞋襪來。

「祿書，鞋子脫不得，刺腳得很。」雷華站在兩里外。

吳濤聽從了他的話，仍舊把鞋襪穿好。

小土路上，一片的水潭和泥濘。吳濤也學雷華那樣，拄着一根竹棍子，跛子似的走着，覺得又痛苦，又好玩。起初他還顧及着鞋子和褲子，後來知道不濟事，就什麼也不管了。

路旁邊出現一個打着雨傘的老頭子。吳濤向他交涉，願意出一塊錢和他交換這把雨傘。老頭子聽罷是一塊錢，意外碰見一筆好生意似的，連連點着頭，把雨傘交出去。吳濤摸出了一張鈔票放在老頭子的手里，老頭子拿着它在雨里瞧了大半天。後來彷彿發覺會給雨水淋壞，才趕緊把它放在腰包，在雨里蹣跚着走了。

吳濤打着雨，一快活地走着，一邊覺得對那老頭子十抱歉。

機關槍聲已經不再聽見，只剩下大砲的響聲在雨天裏沉悶地輕微地呻吟着，一直把他們送到了宿營地。

第三天，天晴起來了。他們却聽說要在這裏駐下去，暫時不會走。

奇心寒望着贈朗的天說：

「處長不曉得什麼時候才回來呀！」

## 五

彷彿一個賭輸了錢的人，難免不事後責備自己，抱怨自己，在心里填滿着可恥的惱恨一樣，鍾處長這時，正躺在蘇州一家、靠近觀前街，叫做復興旅館的房間里，一個人失悔，生氣。他不是爲了賭錢（鍾處長是頂反對賭錢的），而是爲了那常常和「賭」相提並論的另一件事。是鬼德。他昨天晚上碰了一個姑娘來，那乾柴棍似的，又瘦，又瘦，臉上塗滿脂粉，頭髮光光地向後梳着，露出一對貓樣的耳朵的小女人。現在，像見不得光亮的動物一樣，在晨光里，她隱退了，正如一個賭徒，當賭具已經撤去的時候，他會逐漸清醒過來。

「混蛋！倒霉！」鍾處長完全神志清白地對自己咒罵着，在枕頭上搖着腦袋。枕頭上，還殘留着一股不知是香是臭的頭髮味兒。「桂玉」，那鄙俗的名字，又閃過了

他的腦子。

無論如何，鍾處長是不能原諒自己的。半輩子來，弄姑娘他這還是第一次，雖然女人他倒至少玩過半打。但那是另一回事。那不是嫖娼，不是把錢花在一種不正當的行爲。這一次，鬼摸了腦壳，糊塗迷了竅，他被天荒幹了一回廢事：他把那花花的十二塊法幣，犧牲在那下流的妓女身上！他真該死！

他突然升起了一陣煩燥的心火，同時下意識地伸手在枕頭下面摸了摸那給它壓着的一角毛票，輕輕哼了一聲。

「混蛋，」他獨自着，「還要叫我給點車錢呢！」

剛才演出的一幕，又一次不願意地給鍾處長回憶了一遍。

那不過才十分鐘光景。天一亮，那女人——桂玉，真俗，鍾處長想——就起了床，在浙瀝的雨聲中，咒罵着天氣。她站在床當前，一面穿扣衣服，一面却爬到鍾處長的枕頭邊，說請他隨便給她一點車錢。

「什麼——車錢？沒有這規矩！」鍾處長惱恨地訓斥着她。

那女人不和他講規矩，只無賴地老偎在他的耳朵邊，用着一半諂媚，一半乞憐的聲調，懇求着他，說她雖然拿到八塊錢（旅館的茶房，從中吞食了四塊），可全都要給她的媽媽，她自己一文也得不到，請他隨便給一點賞賜。

鍾處長雲了雲他那乾澀的近視眼睛：

「你到底是要車錢還是要什麼錢？」

「隨便叫什麼錢都可以，叻你一點光……」

他覺得這女人很狡猾。他忽然記起昨天晚上睡的時候，曾順手在枕頭邊上放了一條毛票。他担心這女人發現了會搶去，趕緊把枕頭向外邊移了移，讓它把那張毛票壓得更牢靠一些，然後撫慰着自己不快的心情，閉上眼睛，聲明他要睡覺了。

這樣，他到底聽着那娼妓離開了他的床邊；聽着她打開房門；聽着她的脚步走下樓去。

「混蛋！」鍾處長不願想了，再罵了一聲，狠狠地翻起身來，叫茶房算過賬，告別了那個不祥的復興旅館。

鍾處長披著雨衣，在水淋淋的街上走着，一直爲他這一次的荒唐行爲在發憤，失悔昨天不該搬到旅館住。

「王福生這混蛋：處長，這里房子漏，你去住旅館不好麼？」他想起昨天在留守處，那位上士勤勤敦勸他的情形。他以爲這一次，他遭受這筆意外的損失，完全該由王福生負責，雖然，憑良心說，他本來就自己有些主張，覺得房子是漏得叫人討厭，所以才搬進旅館。誰知道他就因此犯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大罪過！至於爲什麼他這一次會失足，許多日子以後他還是想不通。

「好，你這東西，」他在心里對王福生說，「你看我把你的津貼取消，四個月，就是十二塊……自然，茶房也很可惡，他誘惑你，呵唆你，爲了從中吃四塊錢……哼！」

他冒著雨走了一個通城，拜訪了好幾個地方，又接洽了徵集宣傳員的事。前天，在崑山開會的結果，他知道新近增加了各種各樣的經費——事業費，宣傳費，特別費……而且決定各處要馬上把宣傳隊組織起來。鍾處長抱著那麼大的熱忱和喜悅，特

地繞道來蘇州，就是爲的接洽，招攬青年學生，組織宣傳隊這事的。

事情是那麼順利地就進行妥當了。這叫鍾處長十分高興，但同時又似乎使他有些歉然，覺得這成功的未免太容易。這是不行的。因爲宣傳隊早一天成立，就早一天多筆開銷。這樣，他又頗有些懊惱起來，又加以這次的荒唐舉動，意外損失，竟漸漸激怒着他，至於使他發恨地故意照着街路上的水潭踩，讓污泥水濺在他雨衣的後幅上，濺在從後面跟來的行人的腳腿上。

雨天保障着市民們對於敵機轟炸這一方面的安全，市面呈現了它應有的活躍和生氣。濕淋的街道上來去着有興致的人羣。觀前街的舖家全都大大地開着門戶，吞吐着顧客。糖食店更特別打眼地山一樣堆着各色各種叫人流口水的甜貨。大的玻璃瓶子在櫃台上隊伍似的排列着，紅的金橘，紫的蜜棗，綠的冬瓜，透過玻璃比賽着各自的芬芳。還有這城市出了名的西瓜子，滿筐滿篋地擺在櫃台里，等候着嘴香的人帶它們到街上去嗑着閑走，把瓜子壳吐滿那污濕的街路。

鍾處長每經過一家糖食店，他就要站那麼一會兒，彷彿一下忘記了一句什麼緊要



話，要通知那掌櫃的伙計。最後，他毅然下了決心，走近一具堂皇的櫃台邊去。

一個伙計站過來了，笑迷迷地，問他要什麼。鍾處長把腦袋湊近去，集中視線透過他的近視眼鏡，挨次察看着那些貼在玻璃瓶上的紅紙條兒，唸着紅紙條上的糖食的名號和定價，心里可就不舒服得很。

「混蛋，真貴！」他心里忿忿地罵着。

「包五分錢五香瓜子。」

現在，鍾處長沿着掛起雨的簾子的店家的屋簷下走着，正準備和別人一樣開始來嗑瓜子。可是他忽然想起自己身為處長，怎麼好隨便在街上吃東西呢？況且應該實行新生活。他連忙又把那瓜子包兒塞進袋里去。

雨漸漸地下得小了些了，從屋簷上滴到地下來的雨水的響聲，也漸漸顯得有氣無力。鍾處長的火車錶告訴他已經是午後一點。他躊躇不決地踏進了一家小飯館。

他開始在菜牌上從頭到尾地考察着。等候在他桌子邊的，是一個滿身狐臭的高大漢子。一會兒鍾處長發覺他已經不在眼前，便又高聲地把他叫回來，讓那狐臭氣味

續衝着他的鼻子的時候，他才再埋起頭到菜牌上去尋找。

——炒腰花四角；炒肚頭四角；炒蹄筋四角五分；炒……鍾處長的近視眼，幾乎要鑽進菜牌去了，心里早就發起火來——混蛋，真貴！

其實，他是可以叫一兩樣可口的菜來吃的，但他忘記不了這一次的「失足」，不得不決心叫口腹節約，以補償他身體另一部份曾經有過的奢侈，而且他還決定要從各方面來簡省，好彌補那一筆意外的損失。

「茶房，你來呀！」一時又失掉那狐臭氣，他氣昏了，突然摘下他的近視眼鏡，用手絹拼命地擦着。

那茶房果然又走回來。鍾處長把菜牌一推：

「切兩毛錢的涼肚子，一個豆腐湯。」

「先生，不喝酒麼？」那茶房試探着說。

「不要，趕快拿飯來，我還有事。」他回答，失悔最後一句是多餘的。

「哼，她還說死也要死在蘇州呢，那娼妓！」鍾處長扒着飯，不知怎的，又記起

那桂雲回答他日本人來了她逃不逃的問話來。

「讓她去了！」他最後大量地在心里決定說，擱下了他的碗筷。

他又冒着雨走過通城，第二次去拜訪那位答應幫忙替他徵集宣傳員的新識的朋友。

「進行順利，湊巧得很，剛才有人告訴我，說正有七八個學生想參加軍隊工作。他們可以同你一道去。我正要來找你。」那位朋友高興萬分地迎着他說。

「好得很，」鍾處長也表示非常快活的樣子，「不過，還不要忙，不必一道去。所以我也爲了這事再來向你說一聲……」

「怎麼樣，一道去不很好麼？還有什麼問題？我已經叫告訴他們了，同你一道去。」

「不不不，」鍾處長似乎有些着急，「總要有個佈置呀！」

「哦？」

「一定候我從前方來信。我有信來，才請老兄通知他們，馬上到前方來好了。」

「好吧，不過……」那朋友也似乎不甚熱心了。

鍾處長於是拉扯了一些足以間接增進友誼的閑話來，和對方暢談了一會，恢復了別人的好心情之後，他才告了辭。

一回到留守處，鍾處長就將王福生叫來罵了一通。這把那位上士勤務弄得非常糊塗。因為用盡了他最大的心思，完竭了他所有的聰明，他也聽不明白他罵他的理由和罵他的詞句。鍾處長似乎在故意使用着他聽不懂的全部的隱語。只有最後幾句話，他聽清楚了，那是格外叫他吃驚的話，他簡直全身發抖了：

「你聽好：從這個月起，取消你的津貼，四個月以後，才給你復原！」

王福生等他的長官訓罵完畢，他便坐到大門外一張桌子邊，一個人去惡氣，去回想近些日子來他做了什麼不吉利的夢沒有？

現在鍾處長，却好像一下解決了若干件耿耿在心里已經十年了的大事件似的，他完全心境爽釋了，躺到他的床上，嗑起那由五分錢換得的五香瓜子來。等最後一片瓜子壳吐出了他的嘴唇，他便又把王福生叫到他的面前，用一根指頭虛點着他的胸口，

「把東西準備好，明天清早回前方去。」

## 六

在岔道那兒，大家打了個招呼，四個人分成兩組，各走各的路了。

梁仲宣又繼續發揮着他那宣傳第一的議論，堅決主張宣傳工作比打仗還要緊。說着說着，他便停下脚步，掉過身來，攔住吳濤的去路。他脫下軍帽，亮出那隻圓溜溜的光頭，問吳濤贊不贊成他的理論。等吳濤答一聲「對的」，他就高興的了不得，一跳轉身，再大踏步往前走。他加快着速度，彷彿要這樣來補救他剛才停站了的損失。

田野上是靜悄悄的。村莊，樹林，小溪，都浴着和平的空氣。有幾個農夫在鋤着土。遠處，一條烏黑的牛呆呆地立着，一隻和它同樣顏色的老鴉站在它的背上，好像它那兒生了一個瘤子。鄰近的人家也都似在睡着的一樣，只看見有一絲一縷的炊烟從

屋頂上飄出來。

東方的大砲聲輕微的幾乎聽不見。

他們互相望着，笑了笑，彼此用眼睛詢問着對方：

「我們在什麼地方去宣傳呢？」

路旁邊有一間草搭的碾米屋，大概好久沒有用過了，只剩下一隻光石滾子歪在那圓形的石盤上。石盤的三方面臨空地橫架着木條子，板凳似的擺在那兒。

他們走進這「屋子」，坐在一條橫木上。一個年輕的莊家漢從那邊走過來了。他手里握一根竹鞭子，一路在地上打着走，經過這碾米屋的前面。

梁仲宣叫住了他。

「喂，你去叫田里的老百姓來！」

那個站住腳，發着呆。

「去叫他們來聽我們宣傳——講話。」

那年輕人似乎明白一些了，露出黃牙齒笑了笑，便回頭向田里走。

可是，那些泥腳腿只站在原處和那年輕伙子談着什麼，老不肯來。梁仲宜發急了。他跳出碾米屋，再跑過去幾步，大聲地呼喚着他們，揮動着一雙手，帶着一半奉勸，一半威脅的姿態。

田里的人，這才託不過情似的，把鋤頭栽在泥巴里，謙讓地走過來了。一會兒從村莊里又陸續出來了一些男人，女人和小孩子們。大家擠在這碾米屋里。

梁仲宜看見意外地聚集了這麼許多人，他興奮得臉發了紅。他要求先說話。吳濤用笑臉批准了他。他便開始着他的講演，從「九一八」到「一二八」，從「七七」到「八一三」，嘩啦嘩啦地像倒水桶。他的手勢比得非常花燒，看起來，像他在和一個瞧不見的人在打架。一會兒，他的雙手向兩邊分，一會兒，其中的一隻向前方擊出去；才看見是一隻拳頭擱在他的胸前，忽然又變成一個巴掌撐上天空了。他吃力地把他的廣東腔改為普通話，毛毛汗潮濕着他的頸頸子。

好半天他才停了嘴，自己心里滿意得很，覺得他的演說實在生動而充實。

那些聽衆們，大家却只雲雲眼睛；有幾個現出饜里巴幾的神氣，莫名其妙地笑

着。一個年輕女人老偷偷地扯着她同伴的衣角，另一隻手捫着嘴巴咕咕。

看着這情形，梁仲宜心里非常生氣而且有些灰心起來——見鬼，他們聽懂他話的麼？同時他又感到幾分慚愧。

爲了替他檢起這「面子」，吳濤把剛才他說的這番話向那些蠢笨的農夫農婦們籠略地重述了一遍，然後問他們懂不懂。

這一下，有些人在開始點頭了。可是有一隻長着花白頭髮和花白鬍子的頭，點着點着，就咕嚕起來。

「你先生說，你們的軍隊，是爲我們老百姓，打仗的，爲什麼他們……呢呢……」他把話在嘴巴里吞吐着。

「他們怎麼樣？你說呀！」吳濤說，望定他那張漲紅的臉。

那老頭子却窘迫地躲避着吳濤的眼睛，不再開口了，只不住地抖動着他那乾裂的，發白的嘴唇。

最後當他們離開了這些老百姓，走在向另一個地方去的路上的時候，梁仲宜老是



抱怨着，一會兒恨他自己的話不普通，一會兒又怪這些老百姓聽不懂他的話。吳濤却爲了剛才那老頭子的奇怪的，叫人快不快的態度，心里像頂着一塊石頭。

「老梁，你猜猜，那老頭兒到底說的他們怎麼樣？」他叫着他的同伴問。

梁仲宣正爲了他的講演在生氣，這一下觸動他發洩的機會了。他冒火地囑起

來：

「猜，還有什麼猜頭！反正是他們幹慣了的那些事！丟那媽，我們辛辛苦苦出來宣傳，他們，那些王八蛋，就用事實來否定！」

跟着，梁仲宣又詛咒起前方的一些叫人悲觀的事來，譬如某個砲兵旅長遠敵，爲了一天一千元的代價，就噶着他的大砲；某師的××處長從來不到前方，躲在蘇州的鄉下一天到晚打麻將，等等。可是最後，他却很有自信般的告訴吳濤：

「這些時代的渣滓總會淘汰的，你瞧着！」

他又滿足地大聲笑起來，彷彿渣滓們果真已經淘汰掉。

一個小小的市鎮突然出現。窄狹的街道上，熱鬧着鄉巴佬。顯然這天是一個集市

日期。人們從街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從這家店舖走到那家店舖，忙碌而又安詳地在進行着他們各自的事業，彷彿都不把這是前線的後方記在心上。

一間小茶館里，坐滿許多人，後壁那兒有一個穿軍服的躬起背在幹着什麼。吳濤他們走了進去，却發現正是舒心寒在聚精會神地洗他的臉。他呼嚕呼嚕地響亮着通紅的鼻子；他立志要把它洗得爛熟，好讓它從臉上跌落下來似的。

一看見吳濤，他就趕緊聲明：

「我們到處宣傳了一陣，才無意中走到這鎮上來的。」

「周天呢？」吳濤問。

舒心寒用嘴巴指了指屋角上一張單得有頂破帳子的床：周天正一隻狗似的蜷着身子睡在那兒，打着適意的，節拍不亂的鼾聲，好像這世界就和他的睡夢一樣美滿。

梁仲宜走過去拍醒了他。他揉着眼睛，打着呵欠，帶着愜意的懶散勁兒爬起床，跟着他們走出街去。

這個角，不到五分鐘就走完了，一所公立小學校作爲它的收梢。梁仲宜提議進去

觀光。

一條路從大門通到里邊，兩旁的空地是一片枯黃的衰草。修路的人大約很節省石頭，不把它們連接起來，只在泥地上點成一條虛線，走路的人就得審心，要步步踏着石頭，不的話便會一高一低，吃力不討好。

裏面冷冷清清的，倒像是一座廟宇。却忽然走出一個三十左右的人來，接待這些高貴的嘉賓。這個入原是個學校的教員。因為怕飛機，學生們好久都不來了，他這位教員，今天也是趁着趕集的方便，偶然來瞧瞧的。

「聽說來賓們是部隊上的××人員，他就高興的了不得，宣言他自己也很想找個宣傳工作幹。」

「那好極了，」吳濤說，「我們苦於語言不通，正有這計劃，想找幾位本他的智識分子來幫忙……怎麼樣？請你先生替我們作作臨時宣傳員？」

對方立刻同意了，還說願意再介紹兩個。於是，他開出了一張花名單，第一名是他自己——王少鴻。說明天清早約好那兩位一塊到他們「處」裏來。

第二天。

上午九點鐘光景，三位臨時宣傳員樂然來了。招待過早飯，大家就談起工作。

王少鴻，這位小學教員，瘦身材，矮個子，說起話來，又哀傷，又穩重，又謙恭，顯出他是一個在苦難中受過磨練，準備爲國犧牲的愛國份子。

「日本人真可恨極了，」他動了動他那緊蹙着的眉毛，說，「我們是從事於保衛家鄉的工作的，哪里還怕什麼苦呢？……倒真要感謝你們各位長官，來替我們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我們什麼都可以犧牲的，時間，精力，甚至於生命！倘若各位長官不棄的話，我們很願意在部隊上永遠跟着各位長官，在各位長官領導之下……請各位長官不客氣的常常指教……」

另外那兩位他的同志，却一律用着嚴肅的沉默來贊助他，叫別人看出他們全是死心踏地。

那些官長們果然都高興已極，如同在絕地裏逢着救星。

「那你們就從今天起住在本處了囉，快把你們的行李搬來吧。」舒心寒剛洗完

臉，鼻子通紅着，快活地向他們建議。

「是的，我們明天一定搬來。」王少鴻代表着應答。

這天的宣傳工作，依然分成兩隊：吳濤和舒心寒加入王少鴻，梁仲宣跟周天加入另外那兩位。

下午回來的時候，每一隊都缺少了新加入的人。他們都回家去了，說明天好搬鋪蓋捲來。

明天，鋪蓋捲並沒有來，人也沒有再到。再過一個明天，梁仲宣跑到鎮上小學校去，人影也不見。

第四天，他們只好宣布絕望了。

吳濤和梁仲宣可依然又跑到鎮上，這一次他們找着了那位王少鴻。

「真對不住，是我的老母親不許我來呀！」他抱怨着，向他們道歉，又像那天談工作時候一樣，緊蹙着一對眉頭，好像才喝下去一碗藥水。

「你臨時幫我們幾天忙也不行麼？並不一定要你跟我們一塊走呀！」吳濤說。

「真對不住……」

「還有那兩位呢？」梁仲宣差不多是向他吵了。

「那兩位麼？」他越更把眉毛緊了緊，「他們看見我不去，所以也不去呢。……」

最後，他們離開了那所小學校，梁仲宣一路咒罵着：

「丟那媽，這就是這地方的知識分子！」

## 七

好像一股陰冷的風，吹進了每個人的心坎：瀏行方面說是打了敗仗。又聽說×  
×師師長羅×臨陣退縮，已經押到南京訊辦去了，這又叫大家感到幾分痛快似的。

梁仲宣說：

「丟那媽，我主張多殺幾個貪生怕死的將領！」

舒心寒立刻接過嘴去：

「殺存屁用，除非——」

「除非——嗨！」鍾處長馬上打斷他的話頭，「你們都是書生之見，中國人……一場糊塗……亡國的現象……」

周天從一張凳子上站起身來，長長地打個呵欠：

「管他媽牛打死馬，馬打死牛，睡覺去！」他拖着一雙木板鞋，走進他的寢室去了。

「勸君更進噫噫，一杯酒呀，西出陽關——無故人囉！」譚書記手裏捧着一碗酒，嘴巴哼着恍惚的歌調。然後，他把酒碗擱在桌子上，搖搖擺擺地走到鍾處長跟前：

「老表，你說那件公事……」

「鬼摸你的腦壳，老表！」鍾處長忿忿地摘下他的近視眼鏡。

「處——處長，那件公事……」

「就那樣寫好了。」

譚書記，於是又搖搖擺擺地走了開。

經理處員劉必然爬在一張桌子上，全神灌注地在撥弄着算盤珠，雨點般的一陣響了之後，便是嘩一聲又把它拂掉。

師部來了通報：準備行軍。

大家便又猜測起來——到什麼地方去呢？梁仲宣主張：本師一定開到瀏行方面去增援；舒心寒用着肯定的語氣說，不是仍舊開回松林鄉原防，你可以砍下他的腦袋。雷華一聲不響地武裝好了：頭戴鋼盔，打着三個人字的綁腿，勃郎林掛在他的腰牌上。

下午兩點鐘出發，六點就宿了營。他們這一幫人的宿營地是離太倉城二三里路一個不大不小的莊院，低矮的房屋，凌亂地橫七豎八地散布着。它的主人修造它的時候，彷彿沒有經過計劃，一攤給孩子們隨便安放的木塊似的。從這一系列房子到那一系列，往往要經過一灘稀濫的泥地，那中間點綴着幾株矮禿的什麼樹兒，幾堆牛糞和一



叢快要倒塌的稻草堆。

鍾處長一躺在那由王福生在一間堂屋里給他鋪搭好的床鋪上，就把雷華叫來罵了一通，問他爲什麼找着這樣一個倒霉地方；然後便吩咐那位上士勤務給他煨姜糖開水，說天氣冷，吃了活動血脈。

晚上，鍾處長照例很早就睜開了。他有這良好的習慣：夜晚早睡，早晨早起。上床之後，不一定睡得着，他喜歡一個人躺在黑暗里，睜起眼睛，做着這樣那樣叫自己樂意的夢。其中最使得他開心的，是趁着這抗戰的時機，怎樣多弄幾個錢。要發迹，他必須好好把握住這抗戰的機會。於是，他又想起了那些新添的什麼事業費，宣傳費，特別費來。他搬起指頭計算着它們的數目，決定不亂花掉一角一分。於是，他便看見自己的腰包一天一天脹大了；花花綠綠的法幣漸漸在他面前堆成一座山了。他看見自己最後丟掉這個辛苦的處長，回到家鄉享福去了——唔，好好兒享幾年福，安安逸逸的死去。祖業那所破房子一定得給修造過，中式的不好，西式的也不行，中西合璧——好的，就是中西合璧。丟那媽，雷華找到這所房子，不曉得是怎樣蓋的，簡直

混蛋得很……母親多病，那時候恐怕已經過去，唉……難道永遠和那小脚老婆臘在一起麼？不行！一定得討個姨太太……桂玉，笑話，那娼妓？……桂玉……不要……。

不知什麼時候，桂玉却又站在他的床面前了。她把身子伏在他的枕頭邊上，要他賞一點光。他非常氣惱，決定一個錢也不給。那桂玉豈有此理，竟伸出手到他枕頭底下來摸索那一角毛票。他順手給了她一個嘴巴。她哭了，嗚嗚咽咽地，而且越來越響，簡直像飛機似的吼着——怎麼的，桂玉變成了一隻飛機，她在房里的空間吼響着，盤旋着，肚子下邊掛着一個蠻大的炸彈。她申言：倘若他不給那一張角票，她就要把那炸彈丟到他的床上，炸死他！

鍾處長忽然帶着滿身的冷汗醒轉來，他的耳朵比眼睛更先睜開，他真確地聽見有一種飛機的聲音在什麼地方叫響。等他看見四屋的燈火還通紅地亮着，他發狂了：

「混蛋，還不趕快熄燈——熄燈！」

像跳一樣他梭下床，四週的燈火突然滅了。

他又瘋狂地吼着：

「起來！大家起來到屋子外面去！看有不有漢奸打信號槍！混蛋！」

他的所有的部下，全都穿好衣服，摸着黑下了床，打着寒顫，跟着鍾處長走出屋  
外去。

「周天呢？」鍾處長叫了一聲，「這個爛虫，讓他睡在屋里炸死他！」

屋外是一片昏黑，有幾粒寒星在冷空里窺視。這里那里野獸一般蹲着的是四近的  
村莊，樹木鬼怪似的高高聳着肩膀。

唔唔唔——唔唔唔——飛機在什麼地方響着，可是它那麼放低着聲音，謙遜地抑  
制着自己；而且那麼短短哼了幾聲，又突然停止了，彷彿什麼地方的無線電還沒有打  
起勢。

大家把耳朵四方轉動着，警戒着，最後都相信它恐怕已經飛到遠處。

可是——鐘！只差一點沒有把鍾處長吓得鑽地！

「敵……這這這……嚇……呢呢……」鍾處長慌亂地哼着，用他那一雙戴着近視

眼鏡的眼睛在黑暗中察看。

那聲音又突然消逝了。

「有鬼——今晚上有鬼！」跟着這一聲咒罵，鍾處長一下跳進了濫泥田里。

這下子，他不聲不響了，安靜地立在那兒，彷彿他一向來的暴躁，就是爲的跳進這濫泥田。

王福生首先去援救；雷華也出了一隻手膀。等到鍾處長重新把他那兩隻一場胡塗的脚站在乾地上，他才再恢復了他的肝火，氣急敗壞地辱罵了一通。

那暗空里的唔唔唔的響聲，可又似乎在呻吟起來。鍾處長於是趕緊斥退了那對於他的二雙倒霉的脚的怨怒，專心誠意地來研究那怪聲音。

「見鬼，這是什麼飛機！」鍾處長忽然懷疑似的說。

「我說也不大像飛機。」緊跟在他後面的舒心寒連忙附和。

的確，很不像飛機的樣子。它「唔」着，斷斷續續地，用一種謙讓的，克制的聲音，一時在這里，一時又在那里。那聲音，分明已經隱退到老遠老遠的地方去了，却

又出其不意地，突然在你的頭上出現——那就實在忍無可忍似的怪叫一聲。有時候，又好像是一隻什麼大鳥在屋後邊的樹林里拍着翅膀一樣。

「一定是受傷了的飛機，你看是不是，處長？」舒心寒熱心地貢獻出他的意見。

「看！」誰咬着牙低聲叫了一聲，「對面那小山頭上，有漢奸在打信號槍！」

「噢，噢噢……我們去抓！」鍾處長用着急迫的聲調發出命令，「梁仲宣，你從這邊去，雷華——雷華，你到哪里去了，混蛋，你從這邊去。我們幾個人從這條路去截。」

他們匍匐着跑到了對面那小山頭，可是什麼也沒有。這邊，村莊的背後，却又出現紅紅綠綠的星火了。

就這麼着，好像是故意在和他們開玩笑，叫他們這一幫人老跟着那出沒不定的信號槍的星火兜着圈子，四處飛奔。

忽然，那對面的小山頭上傳過來幾響剝壳槍聲。

「混蛋！」鍾處長罵着，「一定是雷華那東西，亂放槍——漢奸聽見槍聲還不跑

麼？」

最混蛋的，可還是信號槍。簡直有意在捉弄他們！那些紅綠的星點子，分明在這里亮着，等他們跑去的時候，却又在另一處放光，叫他們從這個山頭跑到那個山頭，從這塊地追到那塊地，一直弄到鍾處長筋疲力竭，連混蛋也罵不出口，代替它的是這口接不上那口的喘氣。

天在發白了，前線的砲火，又開始殷殷地，熱天的遠雷似的轟響起來。他們這一羣人，誰都填着滿肚皮的怨氣，好像在別處打了通夜的牌，輸光了錢回到自己的家鄉，慙懊惱地，回到屋里來。

鍾處長換洗了他的「泥足」，鐵青着一張臉，躺在他的門板床上。

「混蛋，我要抓住一個漢奸——哼！」他咬緊牙關，嚙嚙地叫着，用拳頭捶打着床板，好像它就是漢奸。

他想休息一會兒，但是他不能夠，總有塊什麼硬石塊頂住他的心。

突然，他把被蓋一掀，一股腦兒坐起身來：

「王福生，叫雷司書來！」

雷華來了，看得出他的眼睛是才給揉過的，他一定剛從床上爬起來。他還是全副武裝着，勃郎林掛在他的腰際上。

鍾處長瞧着瞧着他身邊的短槍，就大發其火：

「混蛋！你怎麼要亂放槍，漢奸不給你吓跑了麼——把槍取下來，跟你繳了，永遠不給你攜！」

雷華戀戀不捨地繳出了他的武器。哭喪着一張臉離開了他的長官。

下午，特務連送來了幾個人，說是漢奸。

「漢奸！」好像尋獲了一件寶貝似的，鍾處長的臉放出了光彩。

「哼！」他摘下他的近視眼鏡，用手絹擦着，抑制着感情，「昨天晚上把我們玩得  
好，今天叫你們這些混蛋認識我！」他奇怪地笑了一聲，重新戴好眼鏡。

屋子中間擺好一張桌子。鍾處長自己來當軍法官，審判這些混蛋。

首先，帶進來三個：一男一女，都是三十左右，穿着滿身補丁的衣服，生得來又

黃又瘦，和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

一看見原是這麼一些角色，鍾處長的心里涼了一半。他皺了皺那本來就幾乎連在一起的小眉頭。

「你們爲什麼要當漢奸？」他打起精神，惡狠狠的問。

回答他的却是兩個人一片噁噁嘈嘈的聲音，一個字也聽不準。

鍾處長再把眉頭皺得更緊些，看起來已經連成一氣了。

「他們的證據呢？」他向着那立在旁邊的特務連的兵士問。

於是兩面鏡子連同一些話，一齊呈到鍾處長的面前來：

「報告處長，今早上飛機來的時候，我們和田里挑泥巴做飛機洞，我們就看見他們——一定是兩口子——站在那屋角邊，叫這個娃兒回家去拿鏡子來，當真他跑回去拿來了，他們就把它朝敵機照。我們就把他們抓了來的。」

鍾處長聽着這報告，好半天沒有動作，只那麼呆望着站在他桌子面前的幾個罪犯，好像要從他們的身上看出更多的東西。可是，從頭頂看到屁股，從肚皮看到腳後



腿，他們的身上並沒有什麼特別標記；依然是滿身補丁的衣服，又黃又瘦。老實說，與其叫他們是漢奸，寧肯叫他們叫化子更合適。只有那小孩子倒還活潑得多，神氣得多，圓溜溜一對眼睛在他的花臉巴兒上發奇地這一瞧那一瞧的。

「帶下去，好好關起來，我有辦法！」鍾處長宣判。

跟着，再帶進來了一個。

這是一個老頭子，少說也有六十歲，背脊樑深深地駝着，衣服破爛，赤着一雙污黑的腳板。

他的犯罪證據是一塊白布。飛機來的時候，他把它鋪在剛作好的工事上。

鍾處長摘下他的近視眼鏡，又戴上去。

「你這老頭子也當漢奸麼？」他心平氣和地用着半開玩笑似的口吻問着。

那老頭兒抬起頭來，老鼠般的小眼睛那麼翻白了一下，又趕快低下去。

這舉動，似乎有點失格，鍾處長在鼻孔里哼了一聲：

「你說，老東西，你爲什麼要當漢奸——這白布是幹什麼用的，你說！」他掙起

那件證物，重新扳起臉孔，逼着對方不許抵賴。

那老頭兒可是什麼表情也沒有了，只一尊塑像般的豎在那兒。

鍾處長想盡方法，這樣那樣地盤問他，叫他招供。他却一味固執着，不開口，好像他本來就是啞吧；或者他被鍾處長審問的話聲陶醉了，開不得口。只是問他的人，偶爾在一處提高聲音，他才像嚇了一跳似的突然把腦袋抬起來，但跟卽又低垂了下去。最後，鍾處長無論如何忍耐不住了，他在桌上使勁一巴掌：

「混蛋！你到底說不說，槍斃你！」

這一次，似乎才確實地給了那老頭子一個意外的打擊，他全身劇烈地震抖一下，他開腔了：

「老爺，我是好人呀，開恩呀！」

這句話可還是那麼平淡地說出口來的，彷彿一個懶學生站在老師面前被逼着唸了一句話一樣。那副滿着皺紋的臉上，一點兒表情也沒有。

慶幸他不是啞巴，鍾處長的眼前忽然光明起來。他熱心地繼續審問：

「你爲什麼要當漢奸？」

「問你爲什麼要當漢奸？」舒心寒陪在那兒了好一陣，這時是非開口不可了，同時還用手把那老頭兒的背重重拍了一下。

老頭兒輕輕移動了一點脚步，那老鼠般的小眼睛，望了望那拍他的人，好像在示意他：「下一次再不要那樣。」

「嗨，我問你，你是哪一國人？」審判官感覺非常麻煩地改變了話頭。

「我……我是太倉人……」第二次，老頭兒開了腔。

「不是——我問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我是……我不是……」

「混蛋！我問你，你曉得在打仗嗎？」

「打仗，聽說蔣介石在和東洋兵打……」

「混蛋！蔣委員長！」鍾處長趕緊從他的座位上站起身來，做個立正姿勢。舒心寒和兩邊站着的兵照樣辦了，「你還不把脚收攏去，誰是混蛋，東洋兵好不好？」

「我……我不曉得……我本來是種田的。前年兒子死了，老婆也死了，只留下我一個孤老頭子，田也種不成了，命苦啊！」

「命苦就當漢奸！你媽的！」舒心寒順手又在那老頭兒的背上賞了一拳，叫他比前一次更厲害地往前躡了一步，又用眼睛望了望給予他的災害的人。

「這塊白布是哪個給你的？說！」鍾處長扶正他的近視眼鏡，問。

「是張四給我的。張四說打東洋兵。張四說東洋兵的飛機看見地上有白布，會踩了路，跌下來。張四叫我看見飛機來了就把它鋪在地上。」

「張四叫你鋪在什麼地方？」

「他叫我鋪在壕溝邊上。」

「給錢跟你麼？」

「不給錢還成？我管他東洋飛機跌不跌下來，就是有钱我才鋪呀！我不瞞老爺，張四一天給我兩角錢。」

「哼！兩角錢，够了麼？夠吃飯了麼？」

「夠了，老爺。我們窮人在哪里去賺兩角錢呢。兩角錢，夠了，夠了！」

「張四呢？」

「不曉得。他常常去了，又常常來了。」

「你照實說，張四在什麼地方，我們要抓他。」

「老爺！」他哀求了，「抓不得呀！張四也是個好人呀！我發過誓的，說了要遭

雷打呢！」

「哼，混蛋！」鍾處長萬分興致地叫着，「你曉得這就是當漢好麼？這就是幫助東洋兵麼？」

「啊，老爺，我不！」那老頭兒趕緊聲辯，「我不幫東洋兵，我這窮老頭子，只要有碗飯吃，就很夠了。我要幫哪個呢？我也不幫蔣介石，也不幫東洋兵，我只要有碗……」

「我要殺你的頭！」鍾處長忽然從板凳上暴跳起來，用一把拍頭圍準着那老頭兒的鼻子。

「聽說要殺頭，顯然遠勝於要槍斃，他，那老頭兒，着慌得像一頭羊，一下就倒在地下，搗蒜似的，他磕着頭：

「老爺，老爺，可憐我這窮老頭子呀！我兒子也沒有了，老婆也沒有了！可憐我吧，留我這窮老頭子多活幾天吧，我又沒有過錯，讓我每天在張四那兒賺兩角錢來過活吧……」

「混蛋，混蛋！押下去，哼，哼……」

鍾處長帶着一顆非常蹙扭的心，彷彿打敗了仗一樣離開了他的法庭，回到他的床上。他把身子橫埋在亂堆着的被蓋中間，心版上好像生了毛。他聽見舒心寒在另一間屋子熱心地鞭打着那些漢奸，啼哭聲像暴雨一樣打進他的耳門。

他咬着牙叫着：

「打吧，打死這些混蛋……」

此  
页  
空  
白

此页无页码

第

二

部



此  
页  
空  
白

「處長處長，要派人到軍部去接女同志麼？我去好不好？」舒心寒剛洗完臉，通紅着一枚鼻子，好像爛熟了的石榴一樣，興致勃勃地衝着上壁邊的床板問。他的提神加勁，一半由於女同志，一半是爲的顯示他對於工作的熱心，喚起鍾處長對他的注意，好實現他輪流傳隊副處長的積衷。

「唔——可以，」鍾動烈，身子斜靠在被蓋堆上，眼睛出神地望着屋頂，屈起一腿，一隻手在撫弄着那腿肚上的粗黑的毛，心裏在焉地回答。他正爲了什麼事想得魂魄離了舍。

舒心寒十分開心了，嘴巴不知爲了什麼，噹噹噹地叫着，跑進了另一間屋子裏去。

「臭濤！」鍾處長繼續在想，嘴角上浮起了一絲惡意的笑，「這個書生面目，沒有社會經驗的蠢才，好像第一次出來幹事，一點官場中的習慣都不懂……」思想在腦

澤着，一分鐘，它固定了一個堅實的意志。他在心里勝利地叫着：「經濟福，我的手  
里，你把我怎樣！」於是他又專心致志地搨弄起那腿肚上的毛來。

舒心寒，從他的屋子跑出來了，打扮得整整齊齊，連嘴巴的周圍也在那短時間內  
刮得藍蔭蔭地發亮；那右邊太陽穴上，肉皮和頭髮交界地方的豬肝色的疤痕，彷彿也  
發顯得分外光彩。

「處長處長，我走了囉，還有什麼話麼？」他說，站在那兒熱切地等候着他的長  
官的吩咐。

「你到哪裡去？」鍾處長這時才完全清醒過來似的，把一根剛從腿肚上拔下的粗  
毛從指頭上彈開，坐起身來。

「處長不是叫我到軍部去接……」

「什麼時候我找你？」

「剛才呀！」

「哦，我自己去。」

舒心寒，突然心里一陣發發，兩條腿也軟得有些打顫了，彷彿自己費心盡力，設計築成的新房子，眼見就要坍倒一樣。他可還不死心，想勉力挽救這個危局：

「處長，還是我去好一點，你難得走呀！」

「我自己去，」鍾處長嘴里說，身子已經梭下床來——想起這位少校處員那麼熱心地和梁仲宣競爭，想幹那個宣傳隊的副隊長，他心里好笑——開始着裝了。舒心寒這才只好在自己的心版上打一個絕望的洞，走了開去。

鍾處長跨出院子的大門，他完全把剛才那不必要的，曾經煩惱過他的思想排除乾淨了；而且轉過屋角，一踏上那座架在一條小溪上的小木橋，從腳底下的澄澈的水里發現只有自己一條身影的時候，他倒猛然想起來一件事：混蛋，沒有叫一個人一道去，路上好談天啦。

鍾處長有這習慣的：要麼就一個人或者異想天開地找一些非常美妙的事來胡思亂想，叫自己獨個兒開心，或者讓一些不願意的想頭鑽進自己的腦子里來，和自己戰鬥，最後收得勝利的歡喜。要麼就找着別人談天說地，一邊讓自己的嘴巴隨心所欲地

吐瀉着，一邊叫耳朵裝進一些從別人嘴里編出來的希奇古怪的故事。那故事，倘若是關於女人的，就更加美滿。在「公餘之暇」，他慣常喜歡暗示他的部屬們，鼓勵他的部屬們，說出一大批香豔無比的經驗來。他面子上裝做不在意，樣子聽着，暗中在嗤嗤那兒甜密的吞口水。在他聽得心滿意足之後，却又義正嚴辭地斥責那些故事的編製家，說在這抗戰期間不談點正經事，只會一味無聊地胡扯；否則他便另外找出一些口實來，罵他們真幼稚。

不遠的小溪邊上，有一個人蹲在那兒。

「梁仲宣！」

果然是梁仲宣，他立起身來了。

「你在那裡幹什麼？」

「隨便玩——處長哪里去？」

「軍部去。你去麼？」鍾處長還是各人走各人的，好像他並不一定希望別人去。

梁仲宣却一聲不響地跟在鍾處長的背後來了。

他們一聲不響地走了一段路。

梁仲宣，這個鍾處長的同鄉，說實在話，鍾處長心里是有點喜歡他的。他熱心工作，不算什麼；他的爽直，坦白，雖然不怕得罪人，但也不念舊惡——他有時候也愛和鍾處長頂撞幾句的，但馬上，無論那引起爭端的事如何嚴重，只要口舌一經結束，他便又若無其事地和他的敵對談笑自如起來了（只對於舒心寒彷彿有點例外。鍾處長不明白那是什麼緣故）。這一點格外叫鍾處長覺得對他滿意。同時，他更是個雄辯家，從他的嘴里，可以聽到無比有趣的故事。

「咳！」鍾處長擠緊喉嚨響了一聲，「你平常不是很多話麼？今天怎麼像啞巴一樣？」

「我在想……宣傳工作，怎麼樣才能夠深入民衆。宣傳工作……」

「還沒有給你幹宣傳隊的副隊長，你好好想去吧！」

「我不願意跟舒心寒爭，」梁仲宣給鍾處長的話激怒了，「處長認爲哪個適宜就派哪個，我沒有權利觀念的，我只爲着工作……」

竟敢違背了種種最的初願，這些話又引起了她心頭的不快，尤其是那沒有權利觀念，只爲工作的論調，有點近於吳濁的口吻。他激憤地囁着：

「你比舒心寒行，可是吳秘書比你更行！他隨時找着我囉嗦，我真傷他的腦經！我是主管，我有全權決定一切，可是——」他忽然煞住，因爲長伸在路上的一條樹枝掃着他的臉，他還沒有注意到，幾乎掃掉了他的眼鏡。

「混蛋！」他罵着。「我不會那麼將就他的，」他又繼續着他的本題，「我有個限度，一切事情……怎麼樣，他不要找我麻煩。他對你說些什麼？」

「他說，叫我幹宣傳隊的副隊長。我總是服從命令。不過，我不相信舒心寒懂得什麼宣傳。他不學無術，你問問那些宣傳員對他的印象。宣傳工作……」

「好啦，好啦，」鍾處長忽然煩厭起來。那「工作」，「工作」的字音真有些刺耳。帶着一種想避開紅頭蒼蠅（他忽然想起了在嘉定城所遭遇的那一幕）的感情，打斷那一個，「我曉得你的脾氣，開了頭就收不到梢。我當主管的自然有考核。又是宣傳工作，我頂不高興走在野外來談公事！辦公的時間你可以盡心竭力去計劃，這時候，

走在野外……唔……」

「那麼……？」

「……譬如說，談一點興快樂的事呀！」

從對面，一個女人走過來了，在這窄窄的小路上，跟他們挨身擠了過。是一個年輕的，潔白的鄉下女人，手裏提着一隻布包，急急忙忙地在趕路。鍾處長回過頭去，叫眼睛在她那滾動的肥圓的屁股上打了好幾個圈。忽然，他發問了：

「家裏——結婚了麼？嗯？」

「沒有。」梁仲道回答。

「女朋友呢？年輕人總愛講戀愛的。」

「我就從來不懂得什麼叫戀愛，女人倒那個過……」

鍾處長覺得恐怕會進入話題了。他趕緊把耳朵豎起來，一面担心着那一個不說下

去。

「真的，你相不相信，」梁仲道也果真一下把他的公事思想忘掉了，而且有意給



鍾處長一個滿足似的，「我從來沒有和女人講過戀愛。我就不相信那東西——什麼叫戀愛？騙人！明明不過是解決性慾，要說得那麼冠冕堂皇！我不相信它的。我和女人發生關係，連一句話也可以不講。」

泥土路折進了一個樹林裏，暗陰陰的叫人感到幾分神秘的愜意。更深的地方，照例有一家靜悄悄的小院落。一條小小的溪流在樹林裏穿過。什麼小鳥兒偶然發出一聲啾啾的聲音，在這初冬天候裏，提早洩漏出一絲兒春意。在這樣的地方，似乎很適宜描述那一類的故事。

「有一次，——梁仲宜繼續說，用着愉快的聲調，「從香港到廈門，在輪船上我碰到了一個……我和她並排站在甲板上看海，從白天看到黃昏……開初，我們互相望望臉，後來——後來我把她的手拉着，她就跟我到我房艙裏去了……她又各自走出去了。我們自始至終，一句話也沒有說……」

「哼，奇怪」。鍾處長舔了舔嘴唇皮。

「還有一次，從廣州到長沙，在火車上我又碰見了一個。我們坐在一個座位上，

我靠著窗子，她靠著我。天黑了，鄰座的人全都打起盹來。我貪看著夜晚的風景，那偶然閃着幾點野火的黑漆一團的風景。可是，我每次回過頭去，嘴巴恰恰都碰着了她的臉。她也不說話，我也不說話。有一次，嚇嚇，我一下竟把她的嘴碰着了。我也不說話，她也不說話，就那麼親昵分把鐘。到長沙，我下車，她也下車了，好像本來就是一個對情人一樣，自自然然地一同走進了一家旅館……

問：

「在旅館裏說了幾句的，不多。」

「後來呢？」

「後來她走了，我還在旅館裏。」

「哼，荒唐鬼，真有這樣的事麼？」鍾處長咒罵了。

「騙你？這些事平常得很，簡單得很，就是這樣，解決性慾。什麼叫戀愛？」

田野上，電綫的鉛絲忽然多了起來，絆馬繩一樣，在棉花田裏，或者別的什麼田

裏，那處窄窄的，常常絆住人的腳腿。這是說明軍部到了。

梁仲宜雖然早已停止了他的故事的宣講，鍾遠長却還用了下面的話來引述了他的訓斥，作為全部對話的結束。

「好敵好敵不要多露敵牙，你們年輕人……浪漫派……現在是抗戰期間，生活要嚴肅一點……不要那樣……」

他們被鍾遠長帶進了約伙院子，走進了另一所低矮的房屋里去。

天井裏，站着一個短小的兵，一看見客人光臨，他就笑迷迷地迎了上來：

「鍾遠長，你這孩子，今天什麼風把你大駕臨到……」

且是一個女的聲音。他們才聽出，她就是這就坤園有名的女作家彭波揚，現任××

婦孺職地服務團的團長。她身體結實，精神幹勁，黧黑的臉子，皮膚告她曾飽受風霜。這她幹軍國文壇上出名的原因，第一是她的勇敢，第二才是她的驍悍。她這不

是豪氣蓋雲的，胸脯那兒，一對豐滿的乳房把軍服兩邊，若有隻手和雲龍類，高懸地穿

起，好像那口袋裏原是裝滿着什麼東西這。是戰地服務團的副團長程雲鳳。

「你們瞧，咱們的彭團長真是威風凜凜吧。」程雲鳳扭着屁股走過來替彭波揚宣傳她的勇敢，「前天她親手抓住一個漢奸啦。那漢奸是一個女叫化子！」

「啊！」鍾處長提高嗓子發出了他的讚歎。

彭波揚可是謙虛地笑了，然後抱歉着說，這大半天竟忘記給來賓們安座。她又自己建議叫勤務兵把板凳搬到夫井裏來，說這兒空氣新鮮些。

這下子，她飛快地跑到屋裏去了。一會兒她拿出一來本小冊子，那裏面寫滿了名字，都是記述她在前方的所見所聞；最末一段就是描寫她怎樣抓住那漢奸的。

「這本東西，」彭波揚介紹，「將來我要把它整理出來印一本書。」

「那要送一本給我們讀讀囉。」鍾處長嘴巴饒着，斜一隻眼睛到程雲鳳胸前左右兩邊的口袋上去。

「那一定是一部了不起的大著作，很多人不是在埋怨中國沒有偉大作品麼？你們瞧瞧！」程雲鳳認真地翹起一根大拇指。

「醉，去你的！」彭波揚睜着眼睛，笑迷迷地斥責她。

梁仲宣拖過那本小冊子，隨便翻了一翻，心裏想：這很像一本流水賬，又還給了

她。

「不要見笑，」彭波揚認罪似的說，「寫得不好……不過我近來對於寫作態度，真是非常嚴肅了，簡直不敢輕易動筆。可是一般讀者希望讀到我的作品的心又太切，我哪裏又敢偷懶呢？所以……」

「當然當然，」梁仲宣現出十分鄭重的神氣，「彭園長是中國最偉大的女作家，是廣大讀者的精神糧食的倉庫，大家都希望讀到您抗戰發生後的偉大著作，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我們這位偉大的女作家依然還很抱歉，「我還是不大滿意我這本東西，因為它們太寫實了，以致許多地方難免減少了藝術的美感。」

「哦？」

「這真是一件難事，」彭波揚於是又歎了口氣，「願得寫實來，又顧不着藝術；

顧得藝術來，又顧不着寫實……」

鍾勳烈忽然插進嘴來：

「那麼彭團長不是正在進退兩難，不上不下了囉，哈哈！……喂，言歸正傳，我們今天是來接人的，怎麼樣，哪兩位去？」

「你們貴處的宣傳隊組織好了麼？」彭團長問。

「人都來了。」

「一共有多少宣傳員？」

「十來個——加上貴團長答應派的兩位，就算十二個吧。」

「他們都是附近的學生？」

「蘇州一帶的人。」

「都是男的？」

「男女都有——怎樣，彭團長要檢閱名單麼？」鍾勳烈一邊說，一邊從口袋里掏

出來一張紙。

出來

「羅靜？呀，羅靜也在裏面啊！」程雲鳳伸過頭來向那張紙瞧着，跳起來了。

「程小姐認識這羅靜麼？」

「她是我的表妹呀！」

「你的表妹是哪裏人？」彭波揚扁着嘴巴，見怪地向她質問。

這一問，程雲鳳就啞氣了，把一條鮮紅的舌頭伸了一伸。

「別個明明說是蘇州一帶的人，哼，冒失鬼！江得標，去請黃小姐跟周小姐來呀！你說鍾處長他們接你們來了！」

吳濤一個人在院子後邊那條小路上來回地踱着。從他那不時緊蹙的額樓，呆定的眼光和錯亂的步履，可以看出他正有着什麼繁難的心事。

他是被他們「處」里的一些事情所困擾着：人事上的牴觸，工作上的障礙，以及今後一切不可避免的「處」務的爭端。

吳濤首先，是鍾處長。他的自私，愛錢如命，他的對一切事情的敷衍，虛偽和拖延。崑山會議就決定了各「處」立即組織宣傳隊，並加緊工作的展開，他却一推二宕，至今差不多快一個月，才招攬來了十來個青年學生。吳濤看得明白，鍾處長是不願把錢花在那些增加的各種經費上，用在工作上，而決心塞進他自己的腰包。這是一切問題的主要關鍵，而他使用了一拖一混「來混淆那關鍵的旋轉自如。

「會計科」的人，在工作上，很少肯和鍾處長爭執的（至多只能稍微表示不滿），並和是不願意，或者是不敢。鍾處長常用「王處」這個盜頭來恐嚇別人，用「王處」這面盾牌來抵制別人，有效地使他的部下們害怕守己，聽天由命。而王處，則怕吳濤，他不能夠。在不甘寂寞的感情的驅使之下，他開始用隻不潔的，輕蔑的手去觸觸那個偷錢的盜頭和堅固的盾牌，開始叫鍾處長在生活上感到不安。吳濤敢於這樣做，自然因為他稍有所恃。在官職上，他有過問（他想至少他有這個）一切的權柄。鍾處長因此也開始對吳濤更加客氣起來，但也更加對他深溝高壘，戒備森嚴起來。而且一遇有利的時機，也決不放過對他來一下明槍暗箭。



吳濤沒有介意這些，他只爲着整個工作的前途心里感到煩悶。

舒心寒和梁仲宜互爭宣傳隊副隊長的事，又是給吳濤新添的麻煩之一。宣傳隊成立了。照規定，由祕書兼任隊長。吳濤正想派定一個副隊長作爲他的幫手的時候，舒心寒和梁仲宜便立刻分頭開始有勁起來。在本處，當然只有他們兩位最有勝任這職務的資格，而他倆却各自認定只有自己才最適當。舒心寒以爲，他是少校，階級比梁仲宜高，當然他無問題。梁仲宜却認定，他的才能勝過於舒心寒，他雖然是個上尉，倒並不以爲這是弱點。於是，他們暗中爭鬥，互相詆毀，鬧得叫那些男女宣傳員們都把這件事作爲一時私下議論的中心。

無論兼幹宣傳隊長也好，副隊長也好，原都不過是工作上的加重，並無別的利益可言的。因此，舒心寒和梁仲宜的競爭，在道德上，他們理應贏得同樣的尊敬。可是在吳濤，他却有點偏袒梁仲宜。第一，他同意梁仲宜的看法：能力第一，階級居次。第二，自從宣傳員們來了以後，舒心寒似乎格外開心，愛和他們一塊兒廝混，尤其喜歡尋着那叫做羅靜的女孩子說說笑笑。吳濤對這多少有點反感，存着防範的意思，

這一點，說起來，他顯然有侵犯別人自由的居心的。

這問題的最後責任，吳濤還是推諉到鍾處長身上。他認為鍾處長有意放任他們鬥爭，不願快些解決。

吳濤決心要再去和鍾處長談談，因為這樣拖延下去，宣傳隊的工作便無形中受到影響。

這一次，當他踱到那株榆樹下面的時候，他不再打轉身，一逕向後門那兒走去。了。

在鍾處長的辦公桌邊——那時他正坐在那里，翻閱着一些文件——吳濤和他會了面。

「宣傳隊副隊長的問題，」吳濤開始，「我想最好把它趕快解決下去，你的意見……」

「我沒有意見，」鍾處長說，沒有停止他翻閱文件的手。其實他心里是有點意見的：如果這樣下去，工作上弄得蹩蹩扭扭，以至於叫那些宣傳員們灰心，跑掉，再

長拍：「第二次來個徵集，組織，中間又得延一月半，十來個月的『開支』，心又明瞭省掉一筆數。但是他再重複一句，『我沒有意見。』」

「那就決定派梁仲宜吧。」吳濤建議。

「派梁仲宜，」鍾處長故意沉吟着，抬起頭來，「考慮考慮看。」

「我曉得你這也要拖延！」吳濤心里說。「何必老考慮呢？派了就算了，我

說。」

「舒心寒會不會不答應？」

「當然不管他。我們只講走哪一個，不管誰答不答應。這是命命。假如派他

的工作，他也不答應呢？」

那一個個沉默了。過了幾分鐘，他摘下他的遊視眼鏡：

「不，不，不，決定派梁仲宜。」

「根本處整個工作的展開上，我以爲……」吳濤看見他得到了初步勝利，他再道

邁第三步。

鍾處長閣上，他面前的卷宗，定定地從近視眼鏡後面望着他，等他蹲下去。

「我以為，第一，是提高士氣。我們應該多翻印一些對這方面可以發生效果的小冊子，發給士兵們閱讀，尤其是畫刊之類更好，因為這可以使不認識字的士兵接受宣傳。我們可以增加一個藝術人員，或者叫他們宣傳員替我們介紹一個——學生里面可以找純會畫的，畫些畫一些簡明的圖畫；第二，我們應該使軍民間絕對合作，使老百姓能夠切實幫助軍隊，因此我們對於民衆的宣傳工作要普及，要深入，而且要進一

步，使民衆組織起來……第三——」

「不忙，工作是性急不得的，一切只有慢慢來。看情勢。先規定個第一第二第三，那麼擺板，」他在鼻孔里笑了笑，「會弄成閉門造車，不合實際的。同時更應該顧及『糜費公帑』的經費。我們不能隨便糜費公帑……」

「糜費公帑，」吳濤複習一句，「把國家的錢營私肥己，才叫糜費公帑。在真正的工作上，我們儘應該捨得錢花；這決不是糜費公帑……」

「可是什麼都要有個預算，否則瞻前不顧後那怎麼行？」

「本處的經費有過預算麼？」

「這還需要說嗎？」

「那那麼對？」

「這個？……好，」鍾處長忽然從板凳上跳起來，做了一個迫不及待的慌張動作，彷彿鬧肚子的人忽然感應了一個緊急要求一樣，抓起他面前那隻卷卷宗就往外面跑，一邊說：

「我還要到師部去，有點要事，改時再談吧。」

吳濤看見鍾處長的身影消失在階梯轉角的牆壁那面去了，他不自主地在臉上掠過一抹大有深意的笑。這笑代表了如下的意思：

「你拖，你混，你狡猾，你躲閃，總不會使你一切全如尊意。……」

舒心寒走到吳濤的面前來。

「秘書，」他報告着，「其實我不一定要幹那副隊長，又不多得一個銅板。我不

過……」他曖昧地笑着。

「處長已經決定派梁仲宣了。」

「我說處長有點和我們開玩笑。要派哪他就派哪個好了。一會兒想派這個，一會兒又想派那個。我又沒有和梁仲宣爭，奇怪。」

「將來還要組織鋤奸團，我舉荐你任鋤奸團團長。」

「我才能不夠，祕書。」舒心寒又笑了，一半是嘲弄，一半是討好。

「笑話，不成問題。」吳濤也笑着，誇獎他。

「鋤奸團什麼時候組織？」他熱切地問。

「我想越快越好，和處長商量商量。」

「我總是盡我的力量，不辭勞苦！」舒心寒愉快地說，然後他跑開了。

「舒心寒還是有他的用處的，只要好好鼓勵他幹……」

吳濤想着，走到那倉屋里去。

宣傳員們都不在。角窩上那間「斜角」里，留守着兩個女的：張惠霖和羅靜。

羅蘭坐在地毯上，張惠霖編織着毛線手套，飛快地動着針。羅蘭却專心誠意地在閱讀一本什麼書。它擱在她的膝頭上。她俯着頭，額樓上亮着知慧的光；兩扇長睫毛在輕微地顫動，吳濤走進去，給了她一個小小的吃驚。她抬起頭來，微笑着，把書本關好，放進床頭邊她的枕櫃裏去。那枕櫃是完全用書籍裝滿內容的。它是她的枕頭，也是她的書櫥。長長短短，厚厚薄薄的書本子，在那繡花的枕套里重疊着，堆砌着，讓枕面現出些些參差的稜角和圓線。擺正了那隻才搬動過的枕頭，她又對吳濤笑了笑。

「這女孩子可愛。」吳濤在心里批評着，「一半是……」

「在着什麼書，羅小姐？」他問，打量着這屋子的上空。他到這里來是想察看一手這房子的漏洞，昨天晚上下雨，她們裹着被蓋給打濕了的。

「隨便看看玩兒。」察覺了吳濤的來意，「昨天晚上我們淋慘啦，你聽我們的被蓋。」她笑着說。

兩位屋主已經從地毯上站起身來，招呼她們的客人坐。

吳濤望了望門口邊這間屋子唯一的一張圓凳子，他坐下去。

「等會兒就叫人來檢漏，」他說。看見她們還站着，「你們不要客氣呀！」

她們又坐下地鋪去了。

「生活過得慣麼？」吳濤問。

「很好，」羅靜回答，「就是每天吃兩餐好像還不習慣似的。」

「中間一定餓吧？」

「我們在外面宣傳，常常餓得拼命喝老百姓的茶。」她清脆地大聲笑起來，張惠

霖也跟着笑。

「那辦法老套你懂？」吳濤也笑着說，「以前五卅那時候。」

「我們不怕苦，怕苦就不會來！不過苦本。」羅靜說又忽然停住了她的話。

「我們要學他的，這要學辦法。」吳濤明白她的意思似的，連連點着他的頭。

忽然，羅靜裏把身子提得高些，剎時轟然家話會響了，她身子一抖，一躍出口。

「我們真吃不快飯，不愛冷，」



「吳濤聽着這話，他心里非常感動，同時又覺得這話里面藏着酸辛。」

「還是應該休息休息。」他一時好像找不到什麼話，隨便扯了一句，一說出口，他才悟到這話毫無意思。

「她頂用功，一有點兒空閒她就拿書本。」張惠霖第一次開了口，眼睛指着羅靜。她似乎不怎麼願意在還不頂熟的人的面前說話的。她有一口很不整齊的牙齒。

「啊不。」吳濤誇獎地驚歎着，「以前在什麼地方讀書？」

「蘇州××女中。」羅靜回答。

「她總是第一。」張惠霖補充。

「我的媽媽，好笑得很，她拚命不要我們來呢！」羅靜笑着，說。吳濤明白她那「我們」，是指她和她的弟弟羅端。

「你們怎麼走脫的呢？」

「我們騙她：很快我們就回來的。」寒假回來啦！」她說，好像我們是去上學一樣。「她忽然歛起了笑容，深思似的說。」

「寒假過了就是春天。」吳濤笑了笑。

「是的，寒假過了就是春天，」羅靜溫習着，「我希望春天的時候回家看媽媽去……」

吳濤站了起來，走出那間「斜角」屋子。他對自己說：

「中國有救的，有這些可愛的青年……」

鍾庵長的面影可又突地在他腦里浮現。他忿忿地搖了搖頭，彷彿要這樣搨去那面影。他重複說：

「中國有救的……」

### 三

「羅靜，羅靜，羅靜……」一張五寸見方的白紙上，寫了這同樣的兩個字，橫着，豎着，斜着，字重着字，墨壓着墨，一直讓這張紙變成了漆黑的一塊，舒心寒才十分惋惜地，把它疊成二指那麼大一小張，夾在一本鏡花緣里，下了決心走出屋外

去。

他急匆匆地喊住了那正在屋外邊墻子上曬晾着襪子的小勤務兵：

「楊樹林楊樹林，他們走的哪條路呀？」

楊樹林怔了一怔：

「你說哪個他們嗎？」

「宣傳隊！」

「幾條路都走的。」

「那那那——羅小姐她們那一組呢？」

「這面，」楊樹林的手一順，把一隻襪子從竹竿上掀下地去，「你媽的風羅

布！」他罵着。

「什麼風羅布？」舒心寒心不在焉地接應着，照着楊樹林指示的方向走去。

池塘，竹林，一段土大路。一家小茶店在路邊出現了。那兒圍着一大圈人，原來

正是羅靜在講演。舒心寒走攏去，一面用兩隻手撥開人圈，嘴巴曬着：

「老百姓讓開，老百姓讓開！」

等他鑽進那人圈子，踏過了那小茶館的門坎，他還大聲咳嗽了一聲，好像在通知說：我來了！

那正講得十分起勁的羅靜，輕輕向他點了點頭，算是對他打了個招呼。另外那兩位休息着的宣傳員——其中一個是羅靜的弟弟羅端——也趕快站起來讓座。那些圍着圈子的聽衆呢，在一時間也都把眼睛離開了那演說家，集中他們的視線在這位武裝整齊的官長身上來。舒心寒自覺非常的重要了，坐在一隻矮椅上，歪起頭望着那位高高地站在一條板凳上的鏗鏗鏘鏘的羅靜。在那些聽衆的面前，他現出是在考驗，監督這位宣傳家的神色。

羅靜一結束了她的演講，跳下凳子來，舒心寒却首先啪啪噼噼地拍着掌，一面命令那些聽衆：

「拍掌呀，你們拍掌呀！媽的，光笑！」

他又掉過頭來，囑咐羅靜：

「羅同志，休息休息，講累了。」

「羅同志真講得好，」他望着那才坐下來了的羅靜，便又奉送一隻大拇指過去，「羅同志真講得好，我佩服得很，我很……」

「哪里，舒處員，還要請您指教呢。」羅靜笑了笑，頭一搖，把那短短的搭在前額上的一縷頭髮，揪到耳朵背後去。

「客氣客氣，你問他們看好不好？」舒心寒轉過臉向着遠圍在那兒不肯散的人圈子，「你們說，這位女先生講得好不好？」

沒有人答腔。

「滾滾滾，已經聽夠了，還纏在這裡幹什麼！等下飛機來了，看你們站一大堆！」舒心寒跳起來，揮着手吆吼着。他們就各自走散了。

「我非常討厭這些老百姓，」他告訴那幾位宣傳員，「什麼都不懂，蠢得像豬一樣；又愛當漢奸！」

「就是因為他們不理，我們才來宣傳他們呀！」羅靜說，沒有變換她的笑臉。

「我真喜歡看你這笑。」舒心寒心里說，他的嘴巴順口脫出來的是：

「對？羅同志說得對，我們要宣傳他們！小老弟，你怎麼不說話呀？」他一伸手就在鄰居羅端的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

羅端，那十七歲的小孩子，也只是笑着。

「老弟，你和你姐姐哪個講演得好一點？」

「當然她。」羅端不知怎的紅了臉。

「對！」舒心寒用力在自己的膝蓋上一巴掌，「你的話完全不錯，羅靜同志的演說真好！」他的眼睛又轉到那女的身上，「我跟你學好不好？我就是，我就是不會講話。」

「我倒要跟舒處員學喇！」

「你跟我學？哈！我們這『處』里的情形，你們才來不久，還不很清楚，倒的確應該要我指示指示……嘛，我們這個『處』呀，真是一場糊塗，再多登幾天你們就明白了……」

「鍾處長……」羅靜遲疑地說，眼里流動着疑問的光。

「我們處長麼？」舒心寒突然興高彩烈了，「你別說，完全是他媽一個壞蛋！這個東西，」他用右手的大指和食指變成一個圓圈兒，「他看得比命還貴重。『處』里的人哪個不埋怨他！他媽的貪官污吏，發國難財！」

「吳祕書呢？」

「吳濤，書呆子，什麼都不懂！還有梁仲宣，更是一個王八烏龜蛋，驕傲得很，不要理他；周天是瞌睡虫；譚書記，酒醉鬼，鍾處長的老表；劉必然……」

「雷華呢？」

「一員准尉司書，這麼大點一個官兒，」他伸出來一隻小指頭，「提他幹什麼？」

「那麼，全『處』的人，就只有舒處員最了不起了囉？」羅靜大聲說，清脆地笑

了。

「那——不敢自誇：舒心寒總是個正派人！你們看，再過五年，我舒心寒……」

「怎麼樣？說下去呀！」

「他們這一批，我都沒有放在眼裏……再過五年，我如果當了處長，我一定請你們幾位來幫忙——老弟，」他又重重地拍了一下羅端的肩膀，「我拿經理處員跟你當管錢的！」

到這里，羅靜笑得已經伏在桌子上了，那兩隻圓鼓鼓的肩膀一抽一聳的。

「羅同志，你這是笑我麼？你這是笑我麼？」舒心寒伸過一隻手去攀在她的右肩上，用勁搯了一把。

「不是，不是。」羅靜抬起頭來，討饒似的說，還忍不住她的笑。

「老弟，你看你的姐姐——我還有事，我要先回去了。」

舒心寒立起身，跨出了茶店門外，走幾步又回過頭去望望羅靜，遠遠地用手指敲着地：

「你笑，你笑，謹防我收拾你！」



那笑聲還一直在他背後響着。那真是又新鮮，又滋潤的誘惑人的笑啊！這些日子來，她常常給這笑聲弄得顛顛倒倒的。今天，她笑得好像更有意思了。

舒心寒全身輕鬆得快飛去似的。他一邊走着，一邊不知爲了什麼，嘴里老是噙噙地發出聲響；還一個人輕輕地吼叫着：

「快拿石頭來壓住我呀，我要飛上天去了呀！……」

「舒處員！」

「我要飛上天去了呀！」

「舒處員！」

舒處員站住了，原來是雷華，那准尉司書。他一個人站在另一條小路上的一根大柏樹底下。

「雷華，你在哪里幹什麼？」

「寫油印寫累了，隨便出來走走。你哪里去來呀？今天晚上聽說我們又要移動了

嘯！」

雷華跑過來跟着舒心寒一同走回屋里去。

雷華又坐在他自己的床邊上了。他又開始把身子彎在床面前那張桌子上，拿起鉄筆在蠟紙上刺刺刺。

一下子，他的背上麻了一溜，臉上也立刻燒得火辣辣地——怎麼在該寫「最後勝利」的地方，他劃上了「羅靜」兩個字？他慚愧地趕快擦燃一根火柴放上去。那火柴吱吱地叫了一陣，熄掉了。他正要再擦第二根，舒心寒走了進來。好像做了賊，害怕別人拿着贓物似的，他一時驚慌得打不開火柴匣子，只好抓起那支鉄筆，掉過頭來接在那兩個字上面去擦着。

「又寫錯了，不仔細一點。」舒心寒彎下頭來，「羅」字已經不見了，還明明白白擺着一個「靜」。

「靜，你怎麼要寫個靜？」舒心寒問，繃起一張臉。

「寫錯……」雷華的臉更紅了，他低着頭又去開火柴匣子。

「那麼多字都不錯，怎麼偏偏只錯一個靜字出來？」舒心寒站在那兒，審察了對

方好一會，才帶着些許的不快走了開。

雷華的心裏又氣忿，又羞愧。他怎樣也寫不下去了。而且外面壩子里一有腳步聲，他又不得不伸起頭去望望。最後他率性把蠟紙和鉄筆都收起來，讓身子倒在床上去，兩隻手蒙着臉，和什麼人賭氣似的。

過了一會，他把手從臉上取開，斜起一隻眼望着他床頭上的那本「我們爲什麼要抗戰」。

那是一本薄薄的小書，羅靜借給他看的。

羅靜初來的第二天，早飯以前，雷華在院子後面那株榆樹下面碰見了她。她一個人站在那里，手里捏一本書。雷華從她身邊走過的時候，她把眼睛從書本上移開，向他微微笑了笑，作爲打了招呼。他便信口說出兩個字來：

「看書，」原也不過算是回報的形式。

她却給他註釋了：

「唔，這兒看書很好。」

別人在和他說話，雷華似乎不好意思馬上走開。他步子蹣跚着。

「看什麼書？」他又隨便吐了一句。

「巴爾扎克傳。」她說，把書本的封面昭示他。

他向它望了半天，覺得這幾個字連在一起非常奇怪。

看着他那臉上一時的癡愚的表情，她好笑了。但她立刻悟到：她這笑比他更癡，她負疚地驅走了它，用着那麼和藹的，誠懇的態度對他說：

「巴爾扎克，一個頂會寫小說的人，了不起的小說家。」

「這個人的名字——」他只把這句話說了一半。

「一個法國人。」

「借點小說給我看看。」雷華說，想起他的日常生活真有點單調。

雷華的生活的確是單調的，一天除了寫字以外，無聊的時候，只好朝野外跑，看天上的白雲，溪里的流水，林中的飛禽。要是有點什麼消遣的書翻翻，那一定容易混

日子些的。他會常常記起以前那些叫他着過迷的小說書：三國演義，西遊記，說唐，征東，七劍十三俠……它們會叫他廢寢忘餐過的。唉，要是現在帶得有兩本在身邊多好呀！這位愛看書的羅靜，該有不少這一類的小說吧。

「好的，我一定借給你。」羅靜快活地說，「等會兒我就給你送來好嗎？」

果然，早飯過後，她給他送來了一本小說書。不是和雷華記憶中的那一類，也不是那個什麼巴爾扎克。是一本如她所說的「中國的新小說」。

雷華開始讀着它，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唸起來也有點挾舌拗口。說句不怕得罪哪個的話，要不是好像對不起熱心借書給他的那個人，他真不願把它一直看下去。在第二天的黃昏時候，他勉力翻完了它的最後一頁。

「怎麼樣，好看麼？」羅靜笑着問，接着他給她送還去的書，眉目間飛揚着一種誇耀的光彩，彷彿這本書是她自己做的。

「好看，很好看，」他假裝高興着。臉上扮起喜悅的顏色，一面担心，害怕她會問起這本書里面說些什麼，他真會一問一個大張口！

可是，她沒有盤查他，却繼續着她的快活，跑到了她的「床」邊去。

雷華看見她跪在那地鋪上，彎起腰身，在她的枕頭里掏好幾本書來，在它們中間選擇着。他明白她的動作。她一定又要找本什麼書借給他看。他發愁着，很想不聲不響地悄悄溜開去。可是他不能夠。她爬在地上那優美的姿態，那短的披在頭上的頭髮，那微黑的後頸，那罩在青布大衣下面的圓圓的肩臂，都那麼有力地攝住了他，叫他走不開。

她很快從地鋪上站起來了，走到他的面前：

「再給你這一本看，多有趣！」

雷華接受了它，笑着，道着謝，走了。

那也是一本「中國的新小說」。後來她又借給了他第三本，第四本。

與其說是爲了那些書本本身的原因，不如說是爲了它們的主人的原因，雖然勉強，吃力，他總認眞地，一字不漏地，把它們讀了下去。他覺得，如果不這樣，實在對不起那好心的羅華。而它們，那些「中國的新小說」，也就奇怪地，一本比一本對

他有味起來了。不知道是它們的故事，情節，一本比一本更覺有味呢，還是它們的筆法，調兒，一本比一本對他漸漸習慣，漸漸諧合。總之，他是有點喜歡起那「中國的

新小說」來，覺得恐怕它們也可以趕得上三國演義，西遊記……

可是，這時候，羅靜又換了個花樣，借給了他一本「中國爲什麼要抗戰」的小冊子。

這本小書，給了雷華相當濃厚的興趣。對於他一向從未考慮過的這問題，他似乎忽然明白了過來，而且覺得一下關心起這個戰爭來了。

現在，他躺在床上，斜起一隻眼望着那本他已經看過了的小冊子，心里自然地又想起了羅靜，那個借書給他看的人。他的臉立刻討厭地發起熱來，而且舒心寒剛才給他的羞辱更增加了他的火爆。他生氣地把那本小冊子抓過來又摔開去。

又是一陣脚步聲響起來了，分明不止一個，還聽見夾七夾八的說話聲。一下，雷華就從床上蹦了起來，蹣着脚跟從那小窗口望出去：第三組的宣傳員回來了。羅靜走在她弟弟羅端的身後。

彷彿一個高級長官蒞臨了一樣，雷華趕忙整理好他床上的軍毯，衣服包袱做的枕頭也擺得端端正正。然後他再把鋼筆蠟紙拿出來，必恭必敬地坐在那兒寫，等候着那位高級長官的光降。

果然，一會兒她來了，像接連這幾天她習慣了的一樣——或者來問他書看完了沒有，或者問他在寫什麼文件，或者就那麼一句話也不說，站在那兒看他工作一會，然後走開。

「雷同志，你怎麼一天老在寫呀，休息休息吧。」忽然，他聽見銀鈴一般的聲音。雷華假裝吃驚地抬起頭來，笑了笑，放下鋼筆。他望了望她那因為才走過路的，熱氣騰騰的，發紅的臉，一朵才噴過水似的玫瑰花樣。他趕緊又低下頭去再抓起他的鋼筆。

兩個人誰都不說話了，只聽見那銹錐子劃在蠟紙上的刺刺的響聲，那麼粗壯，那麼有力。

時間就在這奇妙的沈默裏一秒一秒的過去。雷華的手越動越快了，漸漸地好像變



成了一陣疾風。一張蠟紙寫得滿滿的，他才放下筆來，謙虛地笑着，瞧瞧這位高級長官，好像說：你看我的工作怎麼樣？

羅靜讚賞地點了點頭。

「中國爲什麼要抗戰」看過了麼？」兩分鐘之後，她問。

「看過了，我說等會就拿來還你呢。」雷華說，在他身後的床上抓過來那本小冊子。「這本書真寫得好，」他添補着，交給了她。

羅靜從她的青布大衣袋里掏出來另一本書，放在桌子上。

「哲學入門，」雷華高興地唸着。「哲學，啊，我怎麼看得懂，那樣高深的書！」

「不，」他解釋，「並不怎麼高深。它所講的，不過我們實際生活的道理。那是從前有些人把哲學弄玄妙了的，現在我們……」她看見他臉上還現出懷疑的神色的時候，她又加添着笑了笑，「的確，我一點也不騙你，你看看就明白了的。」

她拿着那本「中國爲什麼要抗戰」，快活地走出去了。

在門口那兒，她迎頭碰見了舒心寒。他不理睬羅靜，一直走到雷華跟前。他右邊臉上那塊猪肝色的肉疤發亮：

「寫好了麼？不要一天光跟他們宣傳員打廣子。」

沒有反響。對方彷彿是個虛靶子，發出去的箭沒有着落。舒心寒只好仍然沒趣地在那兒站了一會，又各自走了開去。

天一到黃昏，舒心寒就特別振作起來，把雷華叫得來飛。

「雷華，怎麼還不把公文箱弄出來？……雷華，油印機呢？……噫，廚房的傢俱就不要了麼？……周天起來了沒有？雷華，去叫周處員啦……」

雷華在院子裏四處跑着，指揮着這樣，又打點着那樣。

什麼東西都收拾齊備了，只等待着出發的命令。林子後邊的初升的月亮，這時已開始接應着白晝，把整個的天蓋染得光輝起來，院子里也映上一層薄光，混合着初冬夜晚的寒氣在那兒飄盪。

壩子上，一堆柴火燃起來了。一大羣人圍着它，都沉默地陶醉在那暖烘烘的火焰的笑聲里和那噼哩啪啦的柴草的歌唱里。挑夫們各自守在自己的挑担旁邊，小聲地談論着，吸着烟棒，準備着馬力，火星兒在朦朧的夜空里閃耀。四圍的房屋黑聳聳地屹立着，用着莊嚴的面孔給予這一羣快和它們告別的遠行客以最後的關照。屋後面的樹林的頂上，亮沙沙地發着光，對過一帶的林木却是灰茫茫的一片。野狗們抖擻着精神在遠遠近近地叫着；蟋蟀在屋角邊多情地哼唱。那隱隱的，拖着一條遲鈍的尾巴的大砲聲，從遠方飄過來，吟哦了一會兒，便在那冷清的夜空里消逝了。

最後是那堆柴火在惋惜中完全給打熄掉，一小隊人馬開始了他們的行路。

路，起初是窄狹的，沾濕的，冷淒淒的，陰森森的林木傘一樣罩在頭頂上，從一些葉縫里吝嗇地漏下點兒細碎的亮光，在人們的身上和陰暗的地上跳個不停。一會兒，他們可就踏上那空蕩的，和銀色的月夜聯成一氣的嘉太公路了。那裏正奔騰着嘩嘩的軍隊的河。於是，像一灣細流碰着滾滾的大江，他們這支小隊，馬上就給它吞捲了去，不自主地只有跟着它一塊兒嘩嘩地奔流。……

夜是忠貞的，幽靜的，溫柔地給多情的月光擁抱着。東面的天空，正升騰起一輪滾圓的月球，莊嚴地跟着這嘉太公路上的中國軍隊，在開始他們共同的長夜行軍。

「羅同志，走得麼？」舒心寒走不幾步，就要用這同樣的句子，向走在他前面的羅靜小聲兒發問。等到那一個照例答一聲「走得」，他又只好用舌頭舔舔嘴唇，追悔這一場簡單的對話又告結局了。可是他再沒有勇氣添加點別的話。這一個沉默的，嚴肅的行勳場面，壓制着他，叫他開不得多的口。最後，他只好什麼也不說了，緊跟在羅靜的背後走，以為嗅着了那從她身上發散出來的神祕的香氣。

過會兒，舒心寒可又忽然決定，要再問她一句「走得麼？」了，却不知怎的，他先回過頭去看看，吃驚地發現走在他後面那個人，正是雷華。

他扭轉腦袋把臉一沉（也顧不着別人看不見）：

「雷華，你該到前面去招呼招呼他們呀！」

雷華果然聽了命令，跑到前頭去了。補上來的便是周天。這一個眼睛是微微閉着的，一面走一面在打盹。他常常跟走在旁邊的挑担們撞碰着，或者竟一下給碰轉了

身，要打回走。於是他後面的梁仲宣就把他推轉來，糾正他的方向。再後面是譚書記，他在渴慕着一杯上等的大糲酒。再後面鍾勳烈一心想着：這時候有點姜糖開水喝喝才好呀！再後面的吳濤，却又給這月夜的景色和這豪放的行軍激動得快要流出眼淚來了。

月亮已經爬到天心，又漸漸在向西邊打斜，四週圍不知從什麼時候罩起了一層霧氣。原野上的樹木，房舍，和那茫茫一片的晚稻田的海，都漸漸越更朦朧起來，看去彷彿隔了層毛玻璃一樣。

而且，只一剎那間，叫人還來不及隄防，大自然便突地變起一套魔術來了：漫天的霧障，用着不可思議的速度往地下沉落，彷彿忽然從什麼地方奔來了一片汪洋的大水，淹沒了這整個的世界。而它却又是那麼淺淺地泛濺着地面，讓遠遠近近的樹梢一概浮露在它的外表，像一些苔藻和青萍在無邊無涯的大海之中飄浮。天是惺忪的，西斜的月亮也昏黃地瞇起了一隻睡眼，俯視着這地面上的奇迹。

「羅同志，」舒心寒又忽地閉了口，「你信不信，我說要天亮了……」

羅靜輕輕哼了一聲，她冷得有些受不住了。她的肩膀上，頭髮上，全都給霧露打濕。她一邊抖索着，一邊跨着脚步。

而且她漸漸地好像有些跟不上前面的步子了。不知爲着什麼，前面的人逐漸加快了步伐，越在後面的便逐漸在開着小跑。舒心寒也覺得自己的腿有點吃力。

「舒處員，爲什麼這陣走這麼快？」羅靜在前面喘吁吁地問。

「快天亮了，怕日本飛機出來啦！」

這破曉之前的初冬的原野上，簡直像忽然刮起了一陣狂風，掃蕩着這支夜行軍的部隊。他們全部昏亂了，恍惚了，好像並不是自己的腿脛在移動，是各自服從着那陣狂風，讓它把他們刮到無論什麼地方去。他們只感到整個的地球在擺盪，在顛簸！

「走不得了麼，羅同志？」

「不，不——他們當兵的還要揹槍，揹子彈，揹軍毯，那麼重一身，都走得，我怎麼……」

月亮已經完全落下土去了，代替它，是一派從東邊地平線下噴吐上來的血一樣的

光芒，染紅了那逐漸稀薄的霧障。這光芒，彷彿就是一道命令，叫那飛滾在這嘉太公路上的浩蕩的隊伍，很快地各自分散開，進入到公路兩旁的村落里去。

#### 四

王福生從門外進來，一逕走到鍾處長的床當前，站着，忽然彎下腰，把鍾處長脫在床邊的一雙帆布鞋擺正，再退後兩步，歪着頭看着它們，彷彿在賞鑒一件精緻的藝術品；然後又上前兩步，站着。

「有什麼事，豬！」鍾處長冒火了，把一根才從腿肚上攜下來的粗黑的毛，死勁擲到床外去。

「有——有幾個人要會。」

「會我麼？」

「會你。」

「什麼人，」鍾處長一面對自己說，梭下床來，又不放心地問，「像什麼樣子？軍

部的麼？」

「不是，是幾個……」

鍾處長懶聽他的了，走出辦公室去。那里，雷華正爬在一張桌子上地勁起寫着，他的鋼筆刺刺地發響。另一邊，和那鋼筆的響聲相呼應着的，是劉必然的滴答滴答的算盤聲。

「在什麼地方？」鍾處長旋轉腦袋，見怪地責問那個上士勤務。

「那里，」王福生舉起手，指着大門外。

從他的近視眼鏡後邊，鍾處長看見了三個人遠遠站在大門外土場子的邊沿上。他手一抬，帶着埋怨的語調：

「請進來呀！」

「請你們進來！」王福生幫忙着。

他們進來了，見面禮是一封介紹書，上海市民救國會一位祕書寫的。這位先生和鍾處長先前有過一面之緣。在那介紹信里，他誇稱這三位來賓是上海文化界的一知名



之士」，因為願意到前方來做點更實際的救亡工作，所以特地舉荐他們到鍾處長這兒來的。

「很好很好……唔，我們這裡是不需要了，我可以介紹諸位到師部去，藍師長正想找幾位……很好很好……」鍾處長眼睛沒有離開信紙，嘴里致着歡迎詞。「苟而已」他噙着一個名字，心里想笑，抬起頭來。

「是我。」

「高尙涵。」

另一個點點頭。

「鄒戈。」

鄒戈點點頭。

「我們是……」苟而已舔舔嘴唇，他開始發言，彷彿他是被推舉的代表似的。他有着——一張四方臉，闊嘴巴；兩隻小得出奇的小眼珠，機警的哨兵一樣，互相遠遠瞭望在那扁平的鼻樑的兩邊，有如隔着一趟大平原。一開口說話的時候，他右邊那隻眼珠便

先轉動了，跟着又是左邊那一隻，好像在互相遠遠招呼。他很想坐下空在他身邊的一條板凳上去，好好來講演一通，但又躊躇着，因為作主人的一直沒有請他們坐。

「很好很好，」鍾處長依舊維持着他原來的站立姿勢，企圖就這樣趕快結束這一場交涉，早已明白似的打斷了苟而已的話，「很好很好，周天，你把這三位先生領到師部去見師長……」

「周天，你把這三位同志領到師部見師長去。」鍾處長再重複一句，從口袋里摸出來一張名片，在它背面批了幾行字，交給了那才從里面走出來的周天。這一位，立刻打了個又長又大的呵欠——啊——哦——：：：因為他才離開床鋪，瞌睡還在作怪，領受了他長官的賜予，各自向門外走去了。那三位嘉賓於是趕忙跟在他的後面。

他們沿着一個黃土坡，在一條小路上走着。黃土坡是光禿禿的，瘦骨稜稜地拱出一些爛子石頭。一隻老鷹在它的上空盤旋着，在偵察着一個停足點。

「周先——周同志，你們真辛苦啦，」高衛涵望着前面那位沉默的武裝同志的歪斜的肩背，試探着說。

「噲，辛苦，啊——哦噫……」

「你們貴處經常做些什麼工作？」苟而已接着問。

「我是，睡覺，騙鬼的，什麼工作。」

苟而已發現了一件珍奇寶貝似的，伸出手在前面高尙涵的背上使勁戳了一下。那一個回過頭來了，兩張嘴的嘴角同時向外拉了拉，四隻眼睛睜得滴溜圓。通過苟而已的肩頭，高尙涵還分一點眼色給最後的鄒戈，這一位報答了他一個恍惚的譏笑。

「你們都是從上海來的麼？」

「都是。」苟而已搶着答，希望再聽到一點意外的，發趣的論調。

果然來了：

「上海，住着那麼舒服，怎麼要跑到這裡來？」

「做救亡工作啦，先生！」高尙涵順應似的笑着說。

「救——亡——工——作——，好聽。我說你們，登不到幾天會回去。」

「哪個說的——嘿，嘿！」苟而已嘴巴反駁，心里却大為滿足似的對這位同志發

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快感。

「前方危險麼？」鄒戈問。

「危險——什麼危險？你只要睡在床上，睡得着着的，什麼都不要管，就不危險了。」

「哈哈哈哈哈……」三個人都輕鬆地笑起來。

路轉了彎，鑽進了一個疎疎落落的竹林里去。十二月的風把竹葉逗弄得縹縹緜緜響。

從另一條斜路，走來了一個人。

周天立刻站住了。其餘那幾位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跟着停了腳，急忙問：

「什麼事？什麼事？」

讓別人稍微有一點兒急，周天才回答：

「沒有什麼事，站一站。」

那個人走到了。

「陳副官，你回師部？」周天說。

陳副官承認了，說他是回師部的。

於是，周天打了一個呵欠：

「我就請你，把這三位同志，領到師部去。」

他沒忘記把鍾處長的名片交給他的代理人，然後叫腦袋輕輕偏一偏：

「對不住，啊——哦唔……我不去了。」就把身體轉向了他的來路。

陳副官把他們引出竹林，一道小河流在他們的面前出現。河對岸蹲着一座面向那邊的小小的院落，它的後面是一條寬闊的發光的土路，一直來到小河邊，彷彿一隻野獸拖着條長尾巴一樣。

過了河，就踏着那野獸的長尾巴，他們走進那莊院去。

「真好極了，」蓋師長一看見他的客人們，高興透了頂，伸出手去給每一位熱情的一握。

這大大的提起了苟而已的興致，不讓主人說下去，他搶先發揮。

「是的是的，」他快活地轉動着他的兩隻小眼珠，「剛才我們已經聽到鍾處長說起藍師長了，我們很願意替師長效勞……」

「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它要我們到軍隊上來……」高尙涵嚴肅地插進來，心里閃起了一道光輝，充滿着一種恍惚的，偉大之感的喜悅，習慣地摸了摸他的短髭。在世界傑出人物之中，卓別林是他崇拜的人物之一。爲了表示對他的尊敬起見，他不顧朋友的勸阻，才二十五六歲年紀，就在他的鼻子下面，做了一副黑色的短牙刷。這樣，跟着也就養成功了那不必要的習慣：一開口和人提起什麼嚴肅的課題，他便伸出左手的兩個指頭——食指和中指去試驗着它，彷彿它談在玩笑的場合給粘上去的，一本正經談起話來的時候，它也許就會脫掉。

「好極了！」藍師長讚賞地說。

高尙涵已吐一口痰在泥地上，歎息了一聲：

「請藍師長要多加指導……」

高尙涵警告地瞥了他一眼。深怕在藍師長的面前他會說出更淺薄的話來。

「我覺得一個軍人才是真真的英雄……」苟而已沒有在意高尙涵的眼色，各自說下去，而且他靈機一動，突然來一個峭筆，爲了顯示他的文章的精彩。可是他一下胡塗起來，老想不上應該怎樣接下去。他的臉不自在地有些發燒。

鄒戈給他解圍了：

「我們常常在報紙上，知道藍師長的英勇戰績，我們實在敬佩得很……」

「慚愧，藍師長謙遜，微笑着，「你們太過誇了。」

不過，文化人却也少不得。「苟而已的腦袋里忽然明亮起來，充滿着希望，好容易中，他的鑰匙一下投着鎖眼。高尙涵提心弔胆地聽他說下去：「文化人

是……總之，民族英雄是要文人去頌揚才更……更那個的……」他忽然覺得有

觀察一下環境的必要。他讓他的眼珠在這屋子裡搜索着。屋子里，空洞洞的，除了藍師長的一張行軍床而外，是兩張密接着的方桌，幾把椅子，和行軍床背後的兩隻皮箱。牆壁上，有一幅淞滬形勢圖；另一面，現着好幾處較新的痕迹，說明那些地方以前曾經掛過長久的字畫。從這屋子唯一的長方形窗子望出去，有一株高大的脫了葉的

什麼樹，桤桤杈杈地刺着天空。窗子外面的屋簷邊，在那樹枝的一個空隙處，懸掛着幾條線索，那上面套着一頂破呢帽，奇妙地構成一個圖形：彷彿一個正在跳舞的女郎，扭着腰身，飛着短裙子。

苟而已的嘴停頓了，膀子拐了一下鄒戈，用眼睛指示他那個奇景。等到鄒戈發覺，而且也認出了，他也不自主地微笑起來。

「所以文化人也……」苟而已又望了那窗外一眼。

「不會落雨吧。」藍師長感應似的說，「你們幾位的行李呢？」

「攔在小南翔一個熟人家裏。」鄒戈說。

「那麼請寫個條子好了，叫人拿去——陳副官！……」

## 五

「這是一個飛躍的偉大時代，」高尙涵開始認真地對鄒戈宣言，如像他曾經宣言過不知多少次那樣，致驗了他的卓別林短髮，眼睛瞥了一下苟而已，他正用着他手里



的竹棍在鬆軟的沙地上畫了一個橢圓圈。「我們應該騎着千里馬，不，坐着火車，還不行，駕起飛機，才趕得上……」

「坐無線電好不好？」苟而已說，在那橢圓圈里畫上細細的鼻子眼睛。

高尙涵看了他一眼：

「王八蛋這個時候才和你開玩笑！」他仍然轉向鄒戈，「偉大時代，是不容易碰着的，我們恰巧有這運氣撞上了它，所以我們就千萬不要放過它，要疾起直追……」他笑着，彷彿在徵詢對方的意見。

「往什麼地方追呢，你以爲？」鄒戈說，也望了望苟而已竹棍下的圖畫，剛好才給點上了一隻小嘴巴。

「問題就在這里！」高尙涵加重語氣，「往什麼地方追呢？」他似乎也在自己疑問着。可是他不求解答它，實際上他是無法解答它，却與致勃勃地從另一面把問題深入進去，「這是一個偉大時代，毫無問題的；我們也正生活在這偉大時代里，也毫無問題，問題是在我們怎樣抓住這偉大時代的中心，或者說它的神經，那麼我們就可以

毫不辜負自己地來轟轟烈烈幹一場……」

「轟轟烈烈，做一個大英雄！」苟而已譏諷地插進來，轉動着他兩隻噴兵似的小眼睛。

「只有愚蠢的野心家才想做什麼英雄！」高尙涵激怒地申斥着，但這句話脫出口來之後，他忽然自己心里反感起來，掉過頭去，「告訴你，老苟，英雄也並不是不可以做的，看做怎麼樣一個英雄。舊的英雄，他生活在羣衆之上，」他加重着「舊」字和「上」字，「奴役羣衆，壓迫羣衆；新的英雄，却是生活在羣衆之中，」他加重着「新」字和「中」字，「他服務羣衆，貢獻羣衆。我們不能作一個奴役者，壓迫者，但我們應該作一個服務者，貢獻者。」

「擁護！」苟而已忽然做個立正姿勢，高舉起他手里的竹棍，這麼叫着。

高尙涵回過頭來，重新看定鄒戈，警覺地探了探他的卓別林短髭：

「唔，問題就在這裏。」

「沒有掉，」鄒戈心里說。「偉大時代的中心，神經，什麼地方是呢？怎樣去追

它，抓住它呢？！」他不贊成似的笑着。

「唉，問題就在這里呀！」

「我以爲……」

「你以爲什麼？」他不讓鄒戈說下去，「事情非常簡單，我們有思想，有認識，有正確的人生觀和宇宙觀，而且有熱情，我們是能夠抓住這偉大時代的……不過，我們該從什麼地方去抓住它呢？問題就在這里。」

「這里！」苟而已突地高叫一聲，把竹棍指着地上，「你們看，怎麼樣？」

一隻精緻的，髮髮的美人頭給繪製成了功。

「好美麗！」兩個人同聲讚歎着。

「就像你的那個——蜜斯王一樣。」鄒戈加添。

那位藝術家可立地羞愧了，而且一下。惱怒起來，脚一伸就把那美麗的畫像擦去了半邊臉。他吵着：

「蜜斯王，算啦，我要到前方來——來追求那個偉大時代（他心里得意地笑着，

因為他挖苦了高尙涵，她硬不許；還沒對你們說，我們吵了一大架呢！哼，戀愛不戀愛什麼要緊，偉大時代總不能不追求呀！」

「了不起！」鄒戈稱頌，企圖岔開他和老高的拌嘴。那兩個，一遇機會，就愛互相頂撞，刺傷的。

「苟，你還記得你派的多少團麼？」他跟隨提醒着。

「糟糕，又忘記了。」

「你是××三，我××四，老高××五。」

「幹嗎把我們派到團部？」苟而已忽然想起似的嚷起來，他的右邊眼珠轉動了，鄒戈趕緊監視着左邊那一隻，也動了，他才放了心：

「怕危險麼？」

「當然啦，打仗的時候，團部不是離火線更近麼？」

「當然啦，沒有在蜜斯王的懷里安全。」高尙涵報復着。

「像昨天那位××處的先生說的，只要睡在床上，睡得着着的，就不危險了。」

鄒戈笑着說。然後他提示：「好了，進屋裏去吧，免得他們老等。」

半點鐘以後，他們各自跟在一個勤務兵後面，分頭出發了。

高尚涵給派去的××五團，離師部最近，當那兩位朋友還在半路上的時候，他已經到達了目的地。

高尚涵，一個富於理想和熱情，容易灰心，也容易衝動的年輕人，雖然出身鄉村，却一向生活在大都市里。他作過報館的編輯，爲了和一個同事爭論中國應不應該立即發動對日戰爭的問題（那時才一二八過後不久）——那同事以爲，中國在準備沒有充分之前，無論如何不能亂動。他腳聲決主張：亡國比準備更值得考慮，中國應該不顧一切地和日本幹起來，不管準備充不充分。兩個人大吵了一架，結果他氣忿地離開了報館。他作過一家私立中學的英文教員，因爲看不慣那老頭兒校長的無厭的貪婪，在包辦伙食上盡量剝削學生，他當衆辱罵了那老頭子一場，中途退了聘。

他憎惡那時的陰沉的環境，渴望着一個偉大時代的到來，他隨時準備着爲那偉大

時代而獻身。中國的偉大時代，毫無疑義，就是對日抗戰。他爲了它——那偉大時代的遲遲不來，曾經悲憤填膺地痛哭流涕。

中國的對日戰爭沒有辜負高尚的願望，終究實現了。中國的偉大時代，也正如他所深信不疑的，儼然地走了來。於是，他發了瘋。在戰火瀰漫的上海，他開始四處鑽動。他要抓緊那偉大時代，如像奔馳在賽馬場上的人，要抓緊那馬的韁繩。

起初，他又回到報館去。可是，在編輯室裏沒有坐上三個夜晚，他便跑掉了。他不滿報館的工作，以爲每天他所接觸到的那些火辣辣的戰訊，每天從他手里出現的那些充滿火藥味的新聞標題，只不過是這偉大時代的標記，決不是偉大時代的本身。開始他責罵自己是個傻瓜，因爲無論如何，在這狹隘而沉悶的編輯室裏，他怎樣也不能找着那偉大時代。而且，他的正義的新聞標題，常常遭受着總編輯的責難和修改，也使他非常氣忿。

隨後他走進了一家才成立起來的難民收容所，擔負起從戰區逃出來被收容着的難民們的「精神教育」的任務，每天對他們上兩小時「課」，即是一種由己發揮的講

還沒講到六個鐘頭，他又厭煩起來，懷疑他每天眼睛所接觸的這些污穢惡毒的難民，他每天嘴巴所講的千篇一律的救亡理論，實際上離他想象中的偉大時代，究竟有多大的距離。而同時，收容所給難民們所過的生活——常常叫他們吃不飽的每天兩餐稀粥和一頓乾飯，豬狗一樣的擠在一起的睡覺，也十分使他看不順眼。於是，他不辭而去了，不顧那位收容所的主持人後來對他大大非難了一通。

他又發瘋地到處鑽動着，追求那個偉大時代。他不是不明白：無論在哪里，他正生活在這偉大時代里，但是他越來越強烈地有着一種要求，他必須去抓住那偉大時代的「中心」或它的「神經」，他不願意隨便在它——偉大時代的「邊沿」或「末梢」上混，那對於他實在太不值。

他看見他的朋友們，熟人們，成羣結隊地在興奮着，跳躍着，參加着各式各樣的抗戰活動。他對他們覺得又羨慕，又憐憫。羨慕的，是他們的赤忱和單純，憐憫的，他們未必抓住了這偉大時代，還不要說它的「中心」或「神經」。

他一個人衝動着，苦悶着，好像給關鎖在一間黑屋子裏的人，只能從小小的窗洞

看見一點兒在外面閃爍的陽光時那壓衝動着，苦悶着一樣。

最後，鄒戈告訴他，他想設法到前方軍隊上去。鄒戈，是他敬愛的友人之一，雖然他從來不計較能不能夠抓得住那偉大時代。

他，高尚涵，立刻高興了。前方，軍隊，這應該是偉大時代的象徵，他也奇怪他怎麼沒有先想到？他所渴求的那偉大時代的「中心」或「神經」，也許在前方，在軍隊里，就可以找得到。鄒戈還告訴他，苟而已也打算去。他又覺得事情多少有了缺陷。苟而已，那莫名其妙的傢伙，他也要到前方，到軍隊上去？他真不願那麼卑俗地把苟而已和偉大時代聯想在一起。但是，他到底原諒了他，同意了他也到前方去。他知道：苟而已的到前方和鄒戈不同，鄒戈到前方，和他高尚涵又不同。

「相同的現象，有不同的本質。」他對自己說。

他們找到了那位在上海市民救國會作祕書的他們共通的朋友，他替他們寫了給錫處長的介紹信……

「我們歡迎你。」瘦得像一隻猴子似的××五團的楊團長，迎着高尚涵，望着他



的卓別林式的短髭，伸出乾柴般的手來。

跟着是錢團附，劉副官，黃書記……全都來跟他打招呼。彷彿他是帶着了不起的任務到來的似的，他們都對他客氣而恭敬。他想：今天晚飯恐怕有一頓好招待。

當他發現那晚飯却是那麼平凡的一餐，他些微感到點兒失望。

可是他一直還是興高彩烈着，覺得他的處境是這樣新鮮，有趣。他聽着那位健談的楊團長快活地向他複述着前方許多動人的故事，望着那凝聚的，固體般的，明亮的風雨燈的燈火，嗅着那週圍的甯靜的氣息。

直到上床的時候，他才收拾起他的興致，開始煩燥起來。

他睡的床板硬得像石塊一樣，又沒有給鑲平——顯然可以看出那鋪床的勤務兵的敷衍，板子和板子的交界地方，形成了高高低低的階梯。他一會兒從那階梯爬上去，一會兒又從那階梯滾下來，弄得他冒火也不好，不冒火也不是。

「明天一定要叫勤務兵鋪過，還一定要稻草！」他向自己命令着。

第二天，吃過早飯，他就守候着勤務兵們的影子。一看見有一個在門外前經過，

他就叫喊着——用了那麼一種調門：不拿架子，也不示弱；帶幾分客氣，也帶幾分恐嚇：

「勤務兵！」

那勤務兵站住了，歪起那蠢笨的頭望了他一眼。那眼色，在高尙涵看來，顯然含有幾分敵意，好像在挑戰似的說：

「怎麼樣？」

他抑制着忿怒，維持住原來的態勢：

「今天你把我的床板弄過，沒有鏢平；還找點稻草。」

「哪里去找稻草！」那勤務兵一邊說，走開了。

高尙涵用眼睛送着他那又寬又厚的肩背，真想罵出口來：

「你這狗東西，不識好歹的奴隸！」

其實，這倒罵的並不過分。瞧，楊團長他們一叫，那狗東西勤務兵，便屁滾尿流地跑去了，兩條腿筆挺的豎在一起，嘴巴吐出一連串的是！是！是！響應着別人的吩

嚇，哪怕那會別人是在罵他，他也一樣的服從，溫順。哼，對於這位新來的客人，却這麼樣不禮貌！

可是，高尙涵到底想通了：他原來畢竟不是他們一伙的，所以勤務兵才瞧他不起。他沒有穿軍服，也沒有一點兒權力。

「狗東西，你實際上比狗還可憐！」他心里罵着，一不當心，幾乎把那狗東西和這偉大時代聯在了一起。好像犯了一次什麼天大的過錯似的，他羞得連他的卓別林鬍子也發抖起來。

他的心情完全和昨天兩樣了。他無端生起了懊惱和煩悶。他想念起鄭戈來，想和他談一談，吐吐胸中的悶氣。

院子里冷浸浸的。楊團長，錢團附，他們都出去幹什麼去了，只剩下那位黃書記爬在階沿上一張破桌上寫着公事。高尙涵立刻想起，他祖母死的時候，那時他不過四五歲，家里首先來了一個「道士」，就那麼爬在階沿上一張破桌上寫起來的。

楊團長出去的時候，曾告訴過他，高尙涵，請他等會兒和劉副官一道去找找譚保

長（他們所在地這一保的保長），交涉借兩把斧頭和鋸子來，因為第六連要搭蓋一間廚房，而他們無法和老百姓接頭，借到這些建築的工具。

「你來了我們真高興得要命，」楊團長，只不過才一夜晚，就對高尙涵那麼親密，隨便起來，彷彿多年的老朋友一樣，這多少有些使高尙涵不快，猴子似的在他身邊跳着說，「許多事我們都得到一個大幫手了，尤其是和老百姓們打交道……噯，語言不通才叫氣人，軍民間的誤會……昨天我們的弟兄又和老百姓生了事呢！就是由於言語上起了誤會。高同志，你本地人，跟我們和當地老百姓溝通……」

高尙涵意識到，這是他到前方來第一件給交付的工作。他願意接受這工作，但他不感覺怎麼起勁。說也奇怪，他會忽然想起一位朋友會告訴他的一個笑話來：有個人從北平帶回來了一幅某名畫家的畫，他那鄉下老婆翻看着那畫紙的背面說：「咦，這幅紙頭才白才厚呀，拿來剪鞋樣子怪好哩！」

他到前方來，沒有什麼重要工作做，却叫他去會什麼保長，借什麼斧頭和鋸子，恐怕就有些像把那件藝術品拿去剪鞋樣子。這心理，雖然他無論如何是不能承認的。

「其中之一就是他心裏罵着的那個狗東西——在壩子裏晒太陽，一面在互相打趣。從這些人，他又聯想到了楊團長，錢團附……」

「這些大時代的小人物，」他憐憫地微笑着，「他們努力是努力，可是永遠只匍匐在卑微的圈子裏，永遠也爬不上大時代的階梯！」

他信步走出院子去，跨過馬糞，稻草，爛樹葉以及各色垃圾所鋪成的院子的道路。他環顧週遭：房舍，樹林，小路上閒遊着的兵——有五六個污黑的藍襪的傢伙，每人的肩膀上積一根空扁担，彷彿用它們當作步槍，煞有介事地開進樹林去。一個老頭子在路上跛着，嘴裏不曉得囁咕些什麼東西。這一切，他只覺瑣屑，平庸而卑微。

樹林邊，坐着兩個下級軍官模樣的軍人，其中的一個在興奮地談着話：

「……朱軍長的老墳埋壞了的，所以他爬得多快啊……福人葬福地，真的。原先，他當團長的時候，陰陽先生害了他，故意給他父親的墳選個壞陰地，以為這樣他就倒霉了。誰知他葬下去的那天晚上，那陰陽先生就夢見地脈龍神來罵他，說：『你個混賬東西，他是福人，你怎麼把他害得到！你倒害得我死勁來替他把地穴板正過來

他站在天井邊上，望着黃書記在專心誠意地寫着，灌注着他的全生命。兩個勤務呀！「好，巴啦巴啦兩耳光，把那陰陽先生從夢中打醒了……」

另一個不知說了句什麼，他們大笑起來。

「這蠢東西，」高尙涵想。

黃書記忽然在後面叫着，他掉過頭去。

「隨便走走，」他回答黃書記的詢問。「你哪裏去？」

「我也出來隨便走走。」

黃書記跟在他的後邊，精神抖擻地不住嘴說這說那。高尙涵聽起來，全是一些薄無聊的語句。他心裏生起厭惡的感情。

「你看那尊大砲，」當他們走過一所房屋的側邊，黃書記指示他說。

四個兵士正從場子裏推動一尊有着綠地黃紋的護板的大砲向一間敵屋裏走去。那敵屋正在路旁邊。那大砲口不過普通飯碗那麼大，下邊有兩隻簡單的輪子。高尙涵以為那是故意誇張，需不着四個人去推動。

書記官哪裏去？」一個推他的兵招呼着說，在那大砲旁邊打斜他的腰身。

趁這機會，高尙涵向那幾個兵發問：

「這叫什麼砲？」

「噢，山砲，」一個答。

這山砲，在高尙涵的心裏，貶損了他對於大砲們的威信。他想象中的大砲比這個原是更巨大，更壯觀的。

「打過的麼？」

「怎麼沒有打過，」另一個兵士回答，帶着玩笑的口吻，「還是打得死日本人呢。」

他們離開了那裏，高尙涵對於那尊大砲，總頑固地有着一種兒童玩具的印象。

從一條支路上過來了楊團長和劉副官。

「哪兒去，高同志？」楊團長爲什麼永遠那樣快活，高尙涵想不通，「請你同劉副官一道去找找譚保長。」可是他又立刻更正，「我同你一道去吧。劉副官，你回去。」

當他們從譚保長那兒回來，在路上，楊團長高興的不開交，彷彿打了一次大勝仗。

「你行，你行，」他爽直地稱讚着他的客卿，「我們半年攪不清的事情，你三言兩語就那個好了，斧頭，鋸子，哈哈，那麼容易就弄到了手。」

「容易，你沒有看見他也遲疑的麼？」高尙涵心裏惱怒，却也裝着開心地說。

「那當然。哪有那樣完全順朗的事？遲疑是遲疑，沒有吵嘴，沒有野蠻的動作，我們就達到了目的，全仗你的功，哈哈！」停一停，他收起了那有幾分開玩笑的態度，認真地說，「老兄，人總是自私的。你是軍人，借用他的斧頭，鋸子，有了點損壞，你又不賠償他新的，他怎麼會完全甘心願意？人總是……在利益上，多多少少有點衝突的，哪怕他明知道愛國呀那一類的大道理，何況他們老百姓……但是我總希望他們一面和我們有點衝突，同時也勉強能夠跟我們合起來。」

「矛盾的統一。」高尙涵毫不思索地自然說了出來。

「什麼，統一？中國不統一還能打仗……」

高尙涵心裏好笑。



他們到了團部，楊團長向劉副官囑咐了一句什麼話，又獨自蹲掉了。

「這小人物，」高尙涵心裏想着楊團長，「這些瑣碎事情他竟感着那麼大的興趣……」

那天一整個下午，他閉着找不到事做。他忽然有一種想看報紙的要求。他已經三天沒有看報了。他覺得他的心境陡然褊狹起來，悶塞起來，呼吸也不通暢。他來到這令人嚮往的前方，實際上不過把他僥倖在一個無知的，癡愚的角落裏。除了這貧弱的身邊的見聞，對於這麼廣大的世界，他什麼也不可能知道。他在上海的時候，他的眼睛倒是睜得大大的，隨時覺到日愈增加智慧的喜悅。現在，在這裏，他却給蠢笨堵閉起眼睛來，感着一種孤陋寡聞的苦惱。在這裏，他所聽見的那股股的砲聲，也不如在上海時所聽見的那麼緊迫，叫人興奮。在這裏，他簡直什麼也不能做（實際上是什麼也沒有做的，他以為），只能夠一天到晚陪伴着這些小人物，做一點會保長，借斧頭，鋸子一類的事。他真沒有想到，這樣子就是前方！不錯，他所在的部隊，現刻沒有和敵人開火，所以顯得沒有聲色。但是，縱然打起來了之後，他，一個文人，不會

持槍上陣，對於他又有什麼聲色可言呢？於是，他十分懷疑起來，他開初在上海決定到前方來的時候，對於到前方來幹什麼這件事，他曾經想過沒有。

「偉大時代的『中心』，的『神經』，就在這裏！」他自嘲地對自己說，向週圍望了一眼。

夜晚，睡到床上——睡到那鉄硬的時候，沒有鑲平的板子上的時候，他更加懊惱了。他想：

「這樣簡陋的，庸俗的，平凡的地方，你叫我怎樣轟轟烈烈起來……這就是……這就是……客觀的存在決定意識……」

## 六

鄒戈到了他給派去的團部的當天晚上，在他的日記上寫道：

「戰爭給了我一個好鍛鍊，我感謝它。」

第三天的日記：

「生活是繁忙而充實的，我感覺興奮。」

「現在，我才有機會接觸了中國的人民大眾。我沒有夢想過他們是這樣的純真和善良。」

第四天：

「趙團長是一個能幹和善的好人。秦團附却似乎奸詐而陰險。許副官也是一個小人。他倆爲什麼對我彷彿懷着敵意？我想不通。」

第五天晚上，他寫着：

「××處的吳祕書（他的名字叫吳濤，和我的表兄一個姓名）今天到這裏來過，和他談了許久。我在他的身上感到了一種令人欣喜的熱忱，誠懇和沉毅。他和我談到戰爭情形，談到軍隊工作。他談到高尙涵，那個永遠追求偉大時代却永遠無法追求着偉大時代的熱情的朋友。他也談到了他們的××處……」

他睡了，睡得非常愉快，一覺就到天明。

早飯後，爲了一件臨時工作，他出發到五里外一個叫做半邊橋的地方去。

續報：本團一個姓王的排長（姓王的排長在本團有五個；但那報告人沒有說他是哪一個），勾搭了一個姓尹的老百姓的妻子（那老百姓就住在半邊橋），那老百姓從田裏回家，碰見了那位王排長正和他的妻子在白晝宣淫，而他却就在那時給他老婆的奸夫殺傷了的。趙團長聽着這報告，憤怒得要燃起來，但恰巧師長派人來請他立即到師部去（趙團長猜想恐怕正是爲了這樁情殺案子），他不能親身到半邊橋，特地委託鄒戈去替他走一趟，調查調查那事件的真相。

鄒戈起程的時候，從臉色上，從眼睛上，他覺察出秦團附十分不滿，因爲這麼重大一件事，趙團長沒有要他去，却叫了鄒戈。

鄒戈走在路上，心裏高興於趙團長對他的信任，一面却爲了秦團附的緣故，驚惶不安。但他又沒有一點救濟的辦法，只好讓它去。

半點鐘後，他到了半邊橋。

161  
完全是一個大騙局，他問遍了半邊橋的居民，連姓尹的人家也一個沒有。他對別人談起情殺的新聞，那些老百姓盡都張起嘴巴，彷彿在聽一個有趣的荒唐故事。而且

一個發狂似子忽然大聲笑起來了。

他感到一點兒輕微的失望——懷抱着那麼大的憂慮的緊張，這樣輕巧就沒了，和同時他更覺得一下滿身輕鬆，因為他這麼容易就完成了趙團長委給他的全部使命。

在回來的路上，他覺得比去時的路要長一些。

在半途上，一個小樹林的旁邊，他發現一座破爛的廟宇。他奇怪怎麼去的時候沒有看見。那倒塌了半堵牆壁的進口地方，還掛着一塊狗啃過似的灰舊的木牌子：「太倉縣第×區國民小學校」。

他走進廟裏去，迎面就看見正廳上，那些斷頭折臂的菩薩們的面前，蠕動着很有些像人那樣的東西。他們有的是躺在地下，破爛的蓆子，破爛的玉顏六色的被褥，糟在一地。有的在活動着，糞蛆似的，在那些攤在地上的動物的縫隙裏爬來爬去。有的在咳嗽着；有的在呻吟着；有的却又尖聲的慘厲的笑着。這裏那裏，用幾塊石頭搭成的灶，有的正在叫半濕的柴草燒着火；做着他們自己的早飯，午飯或者叫晚飯；大概是蕎麥或南瓜，間或也有幾粒黃糯米在水鍋裏游泳。整個的大殿裏，塞滿了整個的

臭氣，它們混合着又從大殿流出來，染污着四近的空間。

鄒戈對直走上正殿，抱着一種突然向他襲來的黯澹的心情。

他在那些惡心的鋪蓋堆裏選擇着道路，自然地皺緊了他的鼻子——後來他想到這個的時候就覺得非常羞恥——觀察着周圍的景色。他知道了這全是些難民，從羅店一帶逃來的。

他又繞進正殿背後。在一個廊角上，發覺還有一些人。鄒戈猜想：他們是一個家庭，顯然是比較完善一點的。

那兒，地上攤着印花被蓋，幾口木製的衣箱重疊在枕頭邊。四近還堆放着較為笨重的傢俱：洗臉架，長板凳，洗衣盆。兩張方桌子，桌面印着桌面地重在那兒，頂上兩張便四脚朝天，有一隻桌腿上還掛着一個沒有鳥的鳥籠。

那一家人正在燒飯。灶門前坐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幾乎可以說是漂亮的姑娘。她一邊把柴塊喂進灶肚裏，一邊老用眼睛照顧着來客，現出歡迎的神氣。

「她一定會招呼我的，如果沒有她的爹媽在這裏。」鄒戈斷定。

她的媽，是一個中年婦人，頭髮光得像一編緞子似兩掛在後頸窩上。旗袍差不多蓋着腳脛。曾經纏過的腳背，腫起來像兩枚壓扁的麵包。她站在灶面前，時不時彎着腰身用鏟子到那咕嚕着的飯鍋裏去攪動一下。她的女兒向客人看一眼，她也跟着看一眼。然後又望望那女兒的眼睛，彷彿在偵察着他們中間有沒有什麼事故。她的丈夫，就是那姑娘的爹爹，一個帶點斯文模樣的四十左右的男子，却遠遠地坐在一條板凳上，萬事無變地吸着水烟筒，陶醉在那煙筒水的咕嚕咕嚕的歌唱之中，那樣子，就是他的女兒立刻跟人跑掉了，他也決不過問。

就在那爹爹的腳邊，展開着另一抹半新舊的藍底白花的被蓋，一張年輕人的臉露在毯端。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一會兒又跑到那兒去叫一聲：

「哥哥！哥哥！起來吃飯啦！」

於是，那爹爹，聲援着他的小女兒，伸出一隻一脚在那被蓋堆上輕輕踢一下。那睡着的年青人就呻吟一聲：

「噯！」

鄒戈向那燒火的姑娘投去一個告別的眼色，他走出正殿去了。

他又穿過那些五顏六色的破爛的被蓋堆，選擇着出路。剛一跨出那正殿前的石階，他給一幕活劇楞住了。

一個披頭散髮的中年婦人，出現在廟門口。她在那兒約略抖擻了一下，彷彿一個在鑼鼓聲中鑾儀而出的武角，然後一聲叫吼，便發狂地向殿上奔來，同時尖着喉嚨連哭帶嚷：

「婆婆呀！你死了呀！婆婆呀！」

她跨進正殿里，唏呼地喘吁着，用一雙迷亂的恐怖的眼睛四處尋找，歌唱似的哼叫着：「咳！」

「三舅娘！三舅娘！……我婆婆死了呀！……她呀！……我叫她不去，她硬要回去呀！……她要回家去搶點東西呀！……我說，婆婆呀，回去不得呀，砲火兇得很呀！她硬不聽哩！……還沒走到家，就着槍子打死了呀！……三舅娘，你叫我如今想啥法子呀！……」

全殿里的人，都互相看看臉，想看出哪一個是三舅娘。



那婦人却哭得更加兇橫了。她的頭搖幌着，那散亂的頭髮就像一把掃帚似的在空中揮掃。她的胸前掛滿了鼻涕。她半閉着眼睛，彷彿陶醉在她自己的歌吟里。

突然，她掉轉身——這兒所有的人，似乎都着她把身體旋了一下！她把聲音越更提得尖銳些，叫那停在屋簷邊的幾匹麻雀也給嚇得蓬一聲飛掉：

「好！跟你拚！跟你拚！東洋赤佬！跟你拚！」

像一股風，她滾下了石階，滾過了土場，在廟門口一旋就不見了。

這下子，那正殿里的難民羣，好像甦醒過來似的，開始嘈雜了起來，議論着剛才發生的事。什麼地方響起了女人的哭泣聲。

那戈迷亂着，眩昏着，走出了廟宇，那瘋女人的掃帚似的頭髮不時在他眼前幻現着，在空中揮掃（這幻象在他眼前一直繼續到許多日子以後）。

趙團長在另一條路上的出現，叫着，才使他完全清醒過來。

「沒有的事，開玩笑的。」他高聲對趙團長說，然後快步走過去和他一道，向他報告了調查那案件的全盤經過。

趙團長眉目間完全開朗了。

「我以為師長叫我也是為那事呢。」他笑着說。

「當他們經過一所低矮的房子的時候，一羣兵士走出來包圍住了鄭戈，這羣兵士在圍的第三邊。」

「鄭先生，請你請你！」一個癩痢頭向他懇求着，伸起手在頭上搔下來一些灰白的粉屑。」

「我曉得你，鄭先生今天會來。」一個瘦子，他的嘴唇上有一條白色的傷痕，語媚似的笑着說。

「你先回去一步吧。」鄭戈用着開詢的眼光向趙團長……」

「我先走一步。」

「都讓給弟兄們擁進了一間凹凸不平的窄小的屋子。他一到那屋當中的桌子邊

邊。一個缺了半邊的石硯，一枝掃帚般的毛筆，幾張水漬過的信箋，便陳列在他面前

來。一些真由發散着酸臭味兒的傢伙也就在前後左右把他團團圍困。

「本寫給我的哥的，」一個聲音在鄒戈的腦袋後面說，他覺得他的右邊耳朵上吹着熱氣。

「什麼名字嗎？」

「我的哥？李大興，我叫李占雲……問他九月間寄給他的雙掛號收到沒有。問他母親的病怎麼樣……說我在這里很好，沒有帶傷，我的母親總害怕我帶傷……」

「鄒戈照樣寫了。」

「還有，我們那條老牛，問他怎麼樣，還犂不犂得，叫他賣它媽的，另外買一條……」

「還有麼？」鄒戈抬起頭問。

「李占雲撈了楞，提高着話聲：

「爲什麼葉財神租谷一顆也不讓！今年我們那里不是天乾麼，連他的田，另外……」可是，他立刻做了一種聲音，彷彿用這來糾正他剛才的言語。然後他放低聲調，「叫他的哥，將就一些吧，好好跟葉財神說點好話……搬家也麻煩，花

錢……好，就是這樣。」

平 鄒戈又展開第二個人給他的一張寬大的白紙。

十 鄒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那癩痢頭站在左手的桌角邊，哨書一樣的唸着。

鄒戈抬起頭望着他……

「你大概自己也會寫的，怎麼不自己寫？」

出 國「有得不行，」瘋子發急地聲辯着，「我字認識，寫不來，你以為我……我不過

曉得該這樣起頭……」

到「噫……」鄒戈笑了笑，又低下腦袋。

錢「寫在紙很好……寫字這道工夫不是容易的，不是怎麼作揖碰頭的來求你……」

嘆 嘆「男在外很好，身體平安，諸事順遂……寫字比打槍還難，打槍，好，子彈裝上

去，肥小寫字……」嘆嘆嘆「就罷，日本鬼子打退了我就回家事奉甘旨……就這

樣，算……」

68  
錢 忽然從人叢中擠進一個高大漢子來，他熱情地用着江湖上的口吻向鄒戈自我介

「做姓萬，草字鵬程……」

去，叫你自己會寫的，自己會寫的，怎麼也不……」旁邊有幾個人嚷着。甘言……

「對，對，我甘言會寫的。」他惡狠狠地掃了夫家一眼，被惡沈着氣說：「別懷疑，還請看着你們寫過信的勳。幹嗎今天你們又不找我，要請鄒先生來，沒有鄒先生的時候，你們將將就就找我幫忙？香地罵我鬼畫桃符；鄒先生來了，你們也曉得甩了我。對不住。」他向着鄒戈，彎下腰來，「麻煩鄒先生一下，我寫是會寫，實在寫不出個名堂來，我這是一封頂緊要的信，非請鄒先生……」

「好的。」鄒戈依允了他。

「我要寫封信給我一個仇人。他是我們那地方的土豪劣紳。我的父親向他借過五十塊錢，還債的時候，差三塊利息拿不出，他當衆凌辱了我的父親，我在旁邊說了不平的話，他就打了我的耳瓜子。我就是那樣氣忿地跑出來當兵的。後來，聽說他的兒子，那忘八蛋，還欺侮了我的老婆——我不怕笑。如今，我的父親，母親都死了，老婆

也死了，我更不怕他了，我非報他的仇不可。不過，英雄做事，光明磊落，說明了幹。我要寫封信跟他，告訴他，等把日本人趕走了，我要回去要他的命……這封信，我寫不濟，請你，鄒先生……」他緊繃着一張瘦長的臉，站在那兒，威逼着鄒提筆，人。

「你這封信……不忙寫吧。」鄒戈勉強笑着，試着勸解他。

「不行，非這樣……」

鄒戈照着他的意思寫了。

跟着，又繼續寫了十多封，他才脫了身，帶着一隻酸溜溜的筆腕，回到團部的營房，在團部的門口，他碰着了秦團附……

「假的，沒有那回事，什麼王排長殺傷人……」鄒戈笑着說，企圖用這無稽的案件使他白跑一趟這回事來緩和秦團附對他的醋意……

果然那個也回報了他一笑，他高興地走進屋裏去了。……

下午，他又草擬了本團士兵識字教育的計劃。

簿上，他在日記上寫道：

「怎麼會捏造出情殺的事來？這大概是軍民間應有的謠言吧。」

「我怎樣也忘不了那瘋女人的掃帚似的頭髮在空間揮掃。她把她心里的仇恨，強烈地傳給了我。」

「秦團附……沒有什麼的……善自處之……」

「今天第二次給弟兄們代寫了十多封信，又草擬了本團士兵識字教育計劃，手還在酸痛着。」

他上了床，照常帶着愉快的心情睡去。

八。 七

非寫我這人，說一句就是一句的。鍾處長盤起腿坐在床上，背拱着，腦袋快要鑽進被窩裏，一壁用隻手擦着他那脫光了的腳趾，一壁警告着站在他床面前的梁仲宜。他今天的性情不知怎的特別好，不怕梁仲宜早已臉紅筋脹地向他「囉嗦」了一陣。

天，他還沒有發出應該發的脾氣，「什麼都好商量，錢，沒有！就是這樣。我該沒有尅扣你們的薪餉呀！工作，」他把手送到鼻子跟前去聞一下，「說得好聽。買點顏料來寫標語啦，怎樣怎樣獎勵他們宣傳員啦，吳祕書那一套，你又來了！王福生！洗的襪子還沒有乾麼？豬！當然可以說是你對工作很熱心。可是，這樣熱心，我一定不贊成。因為，都離不開錢！你們的眼睛不要專門盯住那什麼宣傳費呀，事業費呀，公費呀的身上，那些我有全權支配的，用不着你們管。你們各人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好了。拿到這里來，完全乾了麼？不要像前次那樣，半乾不濕就……」

梁仲宜聽着他長官的訓示，望着他在床上蜷着一團的身體，那三角臉，那架着近視眼鏡的鼻頭，心里想：不像豬，像一條狗，一條守財的狗！

「算囉，老梁。」好久就坐在一旁的周天，這時開口了。他解勸着，爲的怕有一場多餘的吵嘴。他同時站起身來，打一個長長的呵欠，有愜愜和這屋子里的空氣似的人。

兩個人到底離開了鍾處長的房間，帶着羅靜和羅端兩姊妹出發宣傳去了。

兩姊妹引頸瞻着，板起一張愁苦的臉；遠處的破雲縫里，現出一片藍的天，好像半着



的狗的確瞎了。

「一條狗！」梁仲宜走在前面，咕嚕着。

「啊，實在是一條狗，那麼坐着，躺在床上——請你稍微走慢一點。」周天

「又想睡了麼？他媽的畜畜狗，宣傳費，特別費，專業費，公費，那麼多錢不拿來用，塞在自己的袋子里！」

「他還要干涉我睡覺！今天，我知道他是故意和我爲難，睡得好好的，把我叫起來，要我跟你們出來宣傳，這條狗！」

「那許多費又不是給他個人用的，是上面拿來展開工作的呀！」

「他自己，從不出來宣傳一回，專門派別人！」

「一共有二千多，全給他一個人脹腰包！」

「我睡覺，他不甘心，這條狗！」

「這樣××做工作，滾他的蛋！」

「不要我睡覺，他一天幹些啥！」

「哈哈哈哈哈，你們各說各的：一個說工作，一個說睡覺，哈哈哈哈哈……」突然，走在後面的羅靜，撕破綢子似的大笑起來，夾着幾乎聽不清楚的話。

「那有什麼奇怪，」周天教訓，「各人都是替自己說話的。梁仲宜喜歡工作，他就一天到晚：工作，工作；我喜歡睡覺，就說睡覺；鍾處長喜歡錢，所以他做夢也是錢啊，錢啊！」

「哈哈哈哈哈……」

「不要笑我了，周天回過頭去恐嚇着。

「姐姐！」羅端在後面不過意似的輕輕叫了一聲。

世顯同志：「梁仲宜在前頭，提高嗓子發話，好像在叫着山那邊的人：『你們到這裏來，一個多學了點感概怎麼樣？』」

「很好。」她飛快地答着，彷彿早就準備好了這兩個字，「不過，我不大滿意：我們的伙食，至少要有兩三塊錢，也不發給我們，我們需用錢款沒

「……一個年頭年頭離離的時候也……我們原來還不知道有什麼債子呢……告訴我們，我們才知道的……而且工作上……」

「……工作……又是工作。我是睡覺。」周天插嘴。「飛機來了。」

他們躲進路旁邊一個小竹林里。三架飛機低低地輾過竹林的上空，震耳地乾吼着，竹林也在打抖。

梁仲宜從竹林縫里向那邊瞧了一陣：

「那裏滿有座像樣的莊子呢，我們拜訪去。」

他低着頭鑽出了那竹林，穿過一畦棉花田，到了。

院牆邊，有幾隻狗迎着他們吠叫，立刻現出幾個人影在大門口：一個老頭兒，臉像風柑皮一樣，下巴上稀疎的幾根灰白鬍子。兩個壯年男人，機警地伸出頭來嗅嗅空氣，用一隻眼睛爬在門邊上窺探。一個二十四五的年輕女人却很大方地走出來了，呵斥着狗，招呼他們進去坐。

把客人們安置在一間廂房里，於是老頭兒，壯年人，還有別的各色各樣的男男女女

女，老老少少，都集合到這裏來了，擠滿了一屋子，好奇地，用一雙雙閃爍的眼睛睜着這些冒闖的來客。

「怕不是一家人。」梁仲宣心裏推測，然後小聲地自己對自己說，「這院子很大。」

「不要說空話，你宣傳吧。」周天命令，他自己開始把腦袋枕在面前的桌沿上，閉起了眼睛。

「羅靜同志對他們說一點。」梁仲宣舉荐。

那女的笑了，謙虛地搖搖頭。全屋子里的人，却正把眼睛盯在她的身上。

梁仲宣開腔了，坐在一張方桌邊，其餘那三方也圍坐着人，彷彿，那是才吃過飯，大家還沒有下席，在談着閑天。那位宣傳家，把他曾經說過不知多少遍的話，向他們開出去。他心里想：又來一次留聲機。可是，他的眉頭不住地在打皺着，猴子似的黃色的圓眼睛漸漸射出憤怒的光芒，光頭上泌着微汗。他發現他的聽衆一個個只注視着坐在門口邊的羅靜。他拚命提高嗓子，比着手勢，企圖把這局面挽救過來。很有效驗，坐在他右手那方，跟他掛着角的那位年輕女人，就是起先給他們呵斥狗咬的那

一個，開始偏過頭來，專心地望着他，聽他講演了。

「可以，」他在心里對自己說，「只要對一個人能發生效力就行。」

於是，他率性把聲音放低下來，從演說變成了個別談話。他專門對那女人一個人談着，特別巴結地盡量把話說得通俗，打着比方。可是他的聽客，却不時現出那麼一種神情：「我懂了，對不住，請不要把別人估計得太低吧。」而且常常，他才提起上句，她就把下句給他搶了去。

「我們要生存，」他說。

「一定要抗戰到底。」她接應。

「是的。還有比日本人更可惡的……」

「漢奸。」

「我們要鏟除漢奸。你以前讀過書麼？」

「讀得很少，認識幾個字。」她笑。

他誇獎地點着頭。從自己的膝頭看到桌子下面去。她的一雙穿着血青色襪子的腿

美的脚，堅實地踏在地上。

「我只要把脚輕輕一伸，就會碰着她的。」他想。

但他忽然提高了聲音：

「希望你們有知識的男女同胞，把村子里的民衆領導起來，組織起來。將萊萬軍隊退走，日本人來了，老百姓也能夠自動地同他們幹！」

「當然囉，非不這樣……」她同意，笑着，露出一排不怎麼整齊的牙齒。她的額上發着油光。

「她說得好像比回娘家還容易，這女人！」梁仲宣心裏說，一面問她，「挖戰壕，你們家里出人沒有？」

「我爹家人不肯去，還是我勸他去的呢。」

「拿不起！」梁仲宣稱贊，「每天二角五分錢，得到的麼？得到的？那就好了。」

他側過身去，「羅靜同志，你向他們說點什麼吧。」

「屋子的門，這一下都騷動起來了。他們已經知道「羅靜同志」就是那位文化

生，而且恐怕她要說點什麼了。

果然，羅靜已不再推却，就坐在她原來的位子上，開始鏗鏘鏘鏘起來。

「聽這架留聲機，大概更好聽一點。」梁仲宣想。

他想的並沒有錯，所是這屋子的人，全都聚精會神地望着她，便是好證據。而且大家都歡笑了，都紅臉了，都憤怒了。突然，和梁仲宣掛角坐着那個女的，一下站起身來，趕到羅靜身旁去，截住她的話：

「這這位小姐，你說的話是真的麼？東洋赤佬那麼姦淫婦女？」

旁邊一個老太婆攔住她，她正極力噙着：

「大嫂，你不要打她的岔，等她說下去……」

「怎麼不是真的？」羅靜一把拉住那女人，悲苦地分辯，彷彿她在災難中忽然遇見親人似的，「我告訴你：我的一個叔伯姐姐都着強姦了呀！她，可憐啊，就那麼去跳井死了呀！」

「這小妮子真裝得像。」梁仲宣在心里批評，可是他自己也給她那副扮演的悲傷

的臉相感動了，眼睛也似乎熱辣辣起來，不是他趕緊向自己警告着：「這是假的，這是假的，」眼淚恐怕已經流出了眼眶。他偷偷望望羅端。那一個坐在離他姐姐不遠的地方，發着呆，兩隻眼睛死死地盯住她的臉。她的臉上有磁石吸住了他似的。

「這小妮子，」梁仲宣對自己說，「怎麼，我忌妒她麼？笑話！」

羅靜休嘴了。全屋子的人，同時呼出了一口長氣，好像他們一向是給壓迫着，這時才得解放了。

當這位女演說家從凳子上站起來，說要走了的時候，那個老太婆和那年輕女人都擠到她前面，又想挨近她又怕挨近她似的，齊聲說：

「什麼時候你又來，嗯？你真好……」

他們這才記起了周天。那傢伙，一個人爬在靠牆角那張方桌上，正睡的甜得很。

梁仲宣提着他的領子，把他捉起來，像捉一隻鴨樣。

「不要胡鬧。」周天訓斥，立起身來，打了一個呵欠，「你們就工作完了麼？怎樣，還沒有講演吧？好，我等你們。」他又坐下去，準備再把腦袋伏在桌子上。



「走啦，左派，回去還有事。」梁仲宜要求。

他們走出那莊子，上了路，周天還在埋怨他的瞌睡沒有睡足。

「你們這些人，」他抱怨說，「總愛故意跟人爲難，剛剛才睡下去就叫。」

「哈哈，剛剛才睡下去！」羅靜說。

「羅靜同志真了不起，哭也容易，笑也容易。」梁仲宜讚歎着。

「她哭過了？」周天詫異地問。

「羅端同志，你相信你姐姐說的話麼？丟那媽，我以爲是一條烏花呢！」梁仲宜

跳了一下。

「她吹牛。」羅端諷刺。

「哈哈……」

十一月的天空，悶沉沉的，懸滿了襤褸的雲塊，好像一羣叫化子，太陽，一位紳士，惱怒這羣叫化子擋住他的去路，時不時用一隻光亮的腿跌開他們，現出一下他那愁苦的臉，可立刻又給那些乞丐們包圍着了。微弱的冷風，打掃着竹尖上和樹梢上的

埃塵，叫它們斯斯文文地搖擺。一隻龐大的鷹平着翅膀在低空划過，儼如一架意大利式的飛機。

他們幾個人，走在一處坦平的，空曠的田野里了。低矮的，枯萎的棉花桿子，若有若無地點綴在那封滿了淺草的土地上。

「啊喲！」周天打了個呵欠，「這棉花地，倒是很好睡覺的地方。」

「我說，左派，」梁仲宣儘着忠告，「你的瞌睡怎麼老睡不完呢？我是你，就拚命睡它一年半載，把所有的瞌睡都睡光，也免得像現在……」

「你這蠢東西，」周天教訓，「瞌睡，怎麼睡得完？跟蟲子一樣，你陸續捉，陸續又生的。睡一年半載，我倒巴不得……」

「你就簡直革掉它，努力白天完全不睡覺，像我們一樣，晚上來睡？行麼，」羅靜對他審訊着，順手從腳邊拔起一根枯老的棉花桿子，好像要把這個來作她審訊的利杖似的。

「我做不到。」周天反抗。「你不要我活命都可以！」他也順手在地上拔起一根

棉花桿子，好像說：我怕你，來吧！我問你，你們簡直草草掉它，努力白天完全不說話，行麼？」

隔了半分鐘，彷彿才懂得了這句話，羅靜又大聲地笑起來。

可是，突然，羅端在後面大叫了一聲：

「飛機！——」

幾個人旋轉腦袋，果然，在他們的背後，沒有預防，已經這麼近了，三架意大利飛機，低低地向他們斜衝過來。

「臥倒！」

梁仲宣兇狠地命令，四個人便一齊躺倒在那幾乎是光裸着的土地上了。

隨着一聲奇怪的叫響，一隻飛機栽到了他們身上來，幾個人的耳門子彷彿已經給炸裂開，聾了。嗒嗒嗒嗒……一串機關槍聲，急雨似的打進他們的腦里，飛揚起的塵土撒在他們的身上。那飛機又怪叫一聲，擦着地衝開去。於是第二隻，第三隻，照樣表演。

三分鐘以後，大地死去了，一種恐怖的寂滅突然充滿在空闊。幾個人好像從一場惡夢里醒轉來，試着慢慢爬起身，探視着自己的肢體。

「媽呀！」羅端忽然夢囈似的叫喊一聲，哼起來了。

他的姐姐羅靜，趕忙走過去：

「這孩子，十七八歲還小了！」

一個穿得十分單薄的，瘦伶仃的徒手兵，從另一邊黑着臉跑了過來，一面呢喃着，

「嗚……啊嗚……嗚……」他一直跑到他們的中間，「官長，飛機，還來麼？」

周天想：

「這傢伙嚇昏了。」

「不要緊。」梁仲宣安慰他，「你是哪部份的。各人走吧。」

「雜種，」周天不動聲色地說，半閉着他的眼睛，「那龜子的臉，都看得清清楚楚。」

楚。」

「你看見的麼？」羅靜問。

「像你們那樣，把腦壳鑽進土里？那龜子，樣子像要吃人！」

他們又上路了，話題還是熱烈地集中在飛機身上，一邊嘲笑著羅端的孩子氣。

## 八

兩張方桌鑲嵌的辦公桌的兩邊，坐着鍾處長和吳祕書。

鍾處長聚精會神地在批閱着公事，用「傳閱」，「察覆」，「存查」一類的字樣，連同他那精緻的篆文圖章對付着每一件文書。

吳濤，坐在他的對面，沉默着，陷落在灰黯的思想里。兩個月來，他看見，事實和他的理想相差得太遠。在工作上，他的意見，很少被採納：他的計劃，一個一個給打銷。從開始到現在，工作永遠停滯在原來的據點上。宣傳——而且只是那千篇一律的方式的宣傳，就是他們全部的工作內容。

「宣傳的本身不過是手段，最要緊的，還得跨進一步，把民衆組織起來……」他

官總不知多少次這麼忠告過鍾處長。可是始終沒有用。

「一切的癥結都是錢！」正如梁仲宣所說的。只要不談到錢的時候，鍾處長是一位賢明的長官，他絕不拒絕任何部屬的忠諫。可是，一涉及錢的問題，他使用各種各樣的理由來削平別人的任何企圖。

譬如說到組織民衆鋤奸團，成立一個機構，那是非花錢不行的，鍾處長就說：

「那有什麼用？民衆的程度不夠，他們連什麼是漢奸都弄不清楚。」

有人提議應該多寫點標語到處張貼，演點簡單的愛國劇給民衆看看。鍾處長想到寫標語要用不少顏色紙，演劇消耗更大，他便教訓別個：

「現在是行動的時代，不是乾嘔的時代了。貼標語，喊口號，真幼稚！至於演劇，結果只是一場糊塗，男男女女攪在一起。我反對！」

吳濤常常和鍾處長爭執着，牴牾着，而最後，什麼也沒有改變。

吳濤沉默地坐在那兒，思想在黯澹的雲霧裏徘徊着，找不着出路。

鍾處長忽然在對面歎息了一聲，把他身前的「卷宗」闔攏來，伸一個懶腰，喉管

里哼響着，現出從繁重的工作中間解放出來了的鬆散模樣。他「公式」地把那「卷宗」向吳濤面前一堆，讓他「過目」。

兩個宣傳員走上來了，走到鍾處長的面前。一個是羅靜，另一個是個男孩子。

鍾處長轉過臉去，奇怪着他們的現身。

「處長，我們有一點兒事，想問問……」羅靜開口。

「唔？」

「我們是不是有伙食津貼尾子，如果有，我們想請處長把上個月的發給我們，因為我們……」

鍾處長吃了一個小小的驚，誰告訴她們有伙食津貼尾子的？他的近視眼睛在眼鏡後面轉一個圈兒，他立刻明白了，瞟了對面的吳濤一眼。

「唔，」他說，「伙食津貼尾子，有的，上面規定你們每人每月八塊錢，大概可以餘下一兩塊。」

「那麼……」

「不過還沒有領到，伙食都是我墊着的。領到的時候自然發給你們。」他重把腦袋扳正，望着對面吳祕書正翻閱着的那「卷宗」，臉上現出期待的表情，好像說：「事情明白地就是這樣子，你們知趣罷，我們還有重要的公事。」

幾分鐘以後，那兩個還站在那兒，沒有動。鍾處長惱怒了，他把頭又旋向他們。「怎麼樣，你們還有什麼事？」他說，一對小小的近視眼睛輪流地在兩個青年人的臉走轉動。那眼睛，叫羅靜他們感覺到，是那樣的冷酷，尖刻和狠毒。「你們也要來向我囉囉嗦嗦，哼，好得很，我要你們什麼時候滾蛋，就什麼時候滾蛋！」那眼睛分明在這警告着他們。

似乎要不住那眼光的威逼，也到底沒有什麼話好繼續說下去，他們也就匆匆地，向鍾處長行個禮告別禮別走開了。

「哼！半鍾處長鼻孔裏響了一聲。這聲音，包含的意義並不單純。」

吳濤却裝做沒有聽見那哼聲，他一件一件地瀏覽着那些文件。最後，他的眼睛停滯在了一份公文上。那是由師部祕書處送來的一封公函，用着客氣的語調，請鍾處長



動員他的工作同人，號召當地的百姓，踴躍應徵，挖做工事。在嘉太綫上，軍隊將有一場消耗敵人的防守戰。鍾處長毫不思索地，照例也在那公函上畫上了「存查」。

「這一件……」吳濤把它掀到鍾處長的面前去，彎進腰身，眼睛盯在它上。

鍾處長向它瞥了一眼，心裏立刻有些毛起來。他知道這回又沒有逃過吳濤的眼睛，怕又要引起一場「囉嗦」來。每一次，在工作上，吳濤或者別的人對他有所要求，建議的時候，他一概把它們叫做「囉嗦」。但是這是「工作」，他又無法禁止別人這「囉嗦」。他反感地向椅子的靠背上一倒：

「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目前一件最緊要的工作，要『辦』起來，不能『存查』了事。」吳濤說，臉上浮起他那習慣的微笑。

鍾處長却頂不高興這微笑，他在那微笑裏看出一種謙恭的威脅。

「辦？怎樣辦？說着容易做着難！動員，號召，日本人已經打過來了。」

「只要肯幹，總有一些用處的。日本人究竟還沒有打過來，是不是？現在，每况

不是已經有成百成千的民工在挖麼？只是還不夠，還需要更多的民工，而且也應該監督着他們，不讓懶鬼……」

「是呀，偷懶，這些王八蛋，中國人，全是懶鬼，還有什麼辦法……亡國的現象……」

鍾處長忽然忿忿地從椅子上跳起來，一邊嚷着就往他的寢室跑。

吳濤坐在原位上等了好一陣，以為他要出來的，可是他一直就不再出來。

吳濤把「卷宗」收檢好，他悶悶地踏出辦公室，跨下石階，跨過土場，向竹籬外面走去。

他爬上那小山頭，便給那個行動的偉大場面攔住了。沿着這小山頭的傾斜面一直繞到村落和樹林的那邊，人們聯成一條彎彎曲曲的長線，在亂紛紛地做着工，挑着筐，或鏟土的，走上走下；鋤頭，耙梳，彎鏟，鶴嘴鋤，錯落地在地平線上升起來，錯落地落下去。成百的人，成千的人，一致地呼吸着，一致地流着汗，一致地把全部的精力和熱烈的心胸獻給土地，獻給挖掘在這土地上來保衛家鄉的戰壕，獻給祖國的

偷看。燒埋時人，成千的人，都澆壓着不發出一點聲音；不呻吟，不歎氣，不噴響，也不歌唱。他們只是挖啊，挑啊！挖得更深些，更寬些，讓敵人永遠也爬不過來。到過來也得先把更多的屍身，填滿這又深又寬的坑；挑得更遠些，弄平，不要讓敵人發現一點兒痕迹。

一個老頭子，至少也該是六十歲了，挑着兩隻盛滿泥土的竹畚，吃力地從工事裏爬出來，一步掙一步。他臉上每一條皺紋都刻劃出他的幾乎無法負荷的辛苦。一個約莫十六七歲的年輕小伙子，在起勁地挖着，那鶴嘴鋤的長嘴巴一啄下去，吳濤總有一個錯覺：它一定啄在他的右腳上。

雖然有這麼許多人，可是手脚還是不夠。兵士們藏在裏面忙碌着，和老百姓工作在一起，軍官們指揮着，這邊跑到那邊。

那是王參謀長，他腰牌上插一隻圖囊，像隻皮球一樣在人羣裏滾來滾去。那是××四團的趙團長，他手裏握一根竹鞭在空中揮動着，大聲地跳着話。

那是鄒戈，他的衣領解開着，頸上泌着微汗。他也在帶着指揮，呼喚這樣，指點

那樣。他看見吳濤，便急忙走過來，帶着一張興奮的、發紅的臉：

「你來看看，這工事做得怎麼樣，」他高興地領着吳濤沿着工事走着，指指劃劃。  
「這是機關槍陣地……這是……你看你看……這個，安迫擊砲的……」  
他眉飛色舞地，誇耀地說，好像這些都是他自己手創的業績。又彷彿害怕別人不懂，他非盡盡說明的義務不可似的。

「就是，」他感慨地告訴吳濤，「民工還嫌不夠，本師担任的防線太長，工事鉤得傲……有一部分的人晚上還趕夜工呢……坐坐麼？」

「怎麼樣，近來精神痛快麼？」當他們坐在一個竹叢邊上的時候，吳濤問。

鄒戈臉上的光彩似乎逐漸在消散了，他的眉毛打皺着，一雙憂鬱的眼睛望着那一個：

「趙團長非常好，可是秦團附……還有許副官……我真想不明白，吳祿書，他們爲什麼要那樣敵視我！好像害怕我會侵害了他們什麼似的。」

「因爲你太努力了。有些人是害怕別人努力的，他寧肯自己不幹，別人也不幹。」

「可是，我努力，我幹，一點沒有侵害他們什麼呀！」

「不，侵害的。你只要努力，就侵害了他們，不是物質上或權利上。是精神上，心靈上，人格的對比……」

「唉！」鄒戈歎了一口氣。

停一停，他說：

「大概不會久了。」

「不要管他們吧，只要趙團長沒話說，盧師長也很恭維你的。」吳濤勸慰着。

「不能夠，趙團長也不能完全不顧秦團附他們的存任，他們的面子。我，一個外來人，鬥不過他們的。」

「到了實在不能繼續下去的時候，可以到我們『處』裏來……」

「收容我麼？」鄒戈笑了笑。

「沒問題。」吳濤也笑了。

那邊，有兩個民伕在爭執什麼。

鄭戈立起身：

「對不住，我去看看就來。」

他便向那兒跑了去。

「你不必轉來了，」吳濤也站起來，在後面叫着，「我也要回去了，到我們  
「處」裏來，如果實在幹不下去了的時候！」他重複着。

「謝謝你！」鄭戈回過頭笑了笑。

吳濤一個人又到處視察了一會，才回到他們的駐屋來，他看見鍾處長站在辦公室  
外面的石階上。

「處長，」他迎面叫着，稍微喘着氣，「做工事的民工不夠……」

「不夠，有什麼辦法。」鍾處長懶洋洋地說，把他的近視眼睛摘下來又戴上去。

「我們可以馬上來個擴大宣傳，使當地的老百姓明白這就是保衛他們的家鄉，自  
動地來參加做工……我們可以舉行一次擴大的軍民聯合大會，在這大會上……」

「很好，聯合大會……」

「一百塊錢，或者還不要，一定夠開銷……」

鍾處長的三角臉忽然嚴肅起來，兩隻近視眼睛在玻璃後面凝視着他自己的小小的

鼻尖。

「一百塊錢，或者要不到，就夠了……」

「哪裏還有錢？這一個月……宣傳員還問我要伙食尾子呢！」

吳濤知道他的話裏有刺，他裝做不懂。他說：

「在別處簡省點，這一次的確是……」

「要有呀，簡省！」

「事業費裏撥點出來吧，這正是一樁我們的事業呢！」

「事業費，哪還有什麼事業費？辦公費也拉它，宣傳費也拉它！」

「那麼，辦公費和宣傳費呢？」

鍾處長拚命叫眼睛在玻璃片後面雲了幾雲：

「我沒有必要同你算賬呀！」

於是，他把身子一旋，就跨進屋裏去了。

吳濤望着那個的背影在門裏消失，他把兩隻手捏成兩個緊緊的拳頭，又鬆了開，留下手心裏一些冷汗。

吳濤站在那裏攪了三分鐘，最後他掉過身，踏下石階去。

他漫無目的地又走到籬笆的門口邊。

雷華忽然從竹叢裏鑽出來，倒把吳濤嚇了一跳，雷華手裏捏一本書。這是他近來才養成的習慣；沒有事的時候，他就拿一本書躲到沒有人的地方去。

近來，自從羅靜來了以後，自從他看了一些從羅靜那兒借來的書，雷華自己覺得他懂得許多了，他也就漸漸地和書本結下了不解之緣。他覺得，以前他不過是生活在一個狹隘的籠子裏，無知的單純裏，蒙昧的愚蠢裏。現在，書本給他把世界開出一扇大門來，他欣喜着跨進那廣闊的天地。

可是，別人却看出他是比以前變得安穩，虔靜，甚至於有些沈鬱了。有人懷疑他是對羅靜發生了某種可疑的感情，另外的人又說他是給那些莫名其妙的神迷了竅。



「看什麼書？」吳濤望着他問，臉上掛起一絲笑意。

那一個把封面照示給他：「帝國主義侵略中翻史」。

「羅靜借給你的？」

「是……」不知怎的，他臉上泛起了微紅，「她借給了我很多書……」他住了口，好像這是一句害羞的話。

「很好，多看點書，你會更明白的。」

「啊，秘書，」雷華忽然興奮起來，走上前一步，緊瞧着吳濤的臉，「秘書，我覺得，我越明白得多一點，我就越更難過……」

「噢？」吳濤驚奇地看他。

「從前，我糊裏糊塗過日子，好像無愛無慮。現在，我似乎知道得多了些，我心

裏……

「對現狀有些不滿起來了，是不是？」

「就是，秘書，你看我們這個『處』——」他把話吞了回去，現出尷尬的樣子，

彷彿感到了失言的過咎。

「難過，用不着，」吳濤看進他的眼，「灰心更要不得。我們明白得更多，我們就要努力得更多。環境，現狀，我們應該改好它。我們要鬥爭，韌性的——有彈們鬥爭，好有像彈簧的沙發一樣；你壓下來，我可以讓一點，你放鬆，我又鼓起來……」

「啊，鬥爭！鬥爭！羅靜也常常這樣告訴我呢……」

「羅靜，哈哈哈哈哈……」

雷華的臉越更紅了，他拿着書本跑了開去。

此  
页  
空  
白

此页无页码

第

三

部

此  
页  
空  
白

「天場失守了！」

「天場……」

這里那里在談着這同一個事件，這同一個攪緊人心子的事件。大家議論着，氣息着，緊張着，覺得一向來生活的秩序都忽然起了變動。大家都預感到，如果戰況沒有轉機，恐怕就要來個釜底抽薪。

午後兩點鐘，來了通報：向嵐山移動，證實了大家的預感。

雷華一個人坐在那「客廳」里。他沒有寫字，也沒有看書。他沉溺在某種深慮。

中羅靜，那永遠顯得快活的羅靜，忽然出現在天井那邊，等雷華看見她的時候，他便向他笑着，用眼睛召喚他，然後掉轉身，就向門外走。

雷華，於是彷彿從夢中驚醒，他跳起身來，跟着她跑去。

他走出院子的大門，看見那女的身影在屋角的竹林邊幌動。他跟着跑到竹林，她又已經越過它，向對面那團樹林走去了。那是老柏樹的一大叢，孤身另地站在稻田的中央，用幾所龐大的古墳作爲它的侍衛。

他跟着她走進那柏樹林里，走進那柏樹林的中心。他們好像來到了另一個世界。四圍是森蒼蒼的，完全和外界隔絕，只有頭頂上的破破的藍天，標記着和外界的聯繫。那隱約的機關槍聲，在這標記上塗着多餘的色彩。

「你跟着我到這兒來幹什麼？」羅靜笑着，瞅着那一個的臉。  
雷華的一顆心狂跳着，他擔心它會蹦出口腔。他咬緊牙根。

「你叫我來的……」

「我沒有叫你。」她還是望着他笑。

「你拿眼睛叫的！」他有些惱怒了。

「是的，是的，別生氣，我要對你說幾句話。」

「你說嘛。」

「怎麼——要這樣惱恨？」她走近前一步，把身子靠着她的左邊肩膀，拉住他的左手，「二十三歲了，還小孩子似的，你看我，還比你小兩歲，像姐姐誑騙弟弟一樣呢。」

雷華已經發慌得快叫出來了。他全身打戰，心里像突然給箍上一道鐵箍，緊得喘不過氣。他想立刻旋過身去，和她面對面的站着，把他那緊箍得難受極了的心子壓在她的胸口上。可是，他一點也不能動彈自己，他好像和那些參天的古柏似的生了根。羅靜可毫不費力就把他的身子扭了過來。他們，這時候，的確是面對面的站着了，雖然他那給緊箍得難受極了的心子還懸空空地掛着，和她的胸口還隔着五寸遠。她一直拉着他的左手。

「我告訴你，大場失守了。」她說，逼視着他的眼睛。

「我知道！你叫我到這里來，就是說這個麼！」雷華又憤怒得快要爆炸。

「怎麼，大場失守了，你不關心麼？」

雷華沉默着。



「好，我還要告訴你：我要去了……」

「哪里去？」雷華譚，非常吃驚，望着她的臉。

「有的是去處，中國這麼大呀！」

「爲什麼你要去？」完全受了一個意外的打擊，他叫着。

「這不是很明白的麼？這里……我不願再幹下去了……」

「爲什麼？」

「一方面也因爲……算了罷，我還是不跟你談這些，總之，我要去了。」她安靜地說。

雷華的心完全亂了，而且痛苦着。他不知道羅靜玩的什麼把戲，爲什麼忽然想起要去！他哀傷地低了頭。

「你要去，你要去……」他喃喃着，「我真不曉得該怎樣說的好……我感激你。

以前，我什麼都不懂。我碰見了你，你……你使我和以前變成了兩個人。你救了我，我一輩子忘不了你的恩……我希望你不要去，我希望……」

「不，」她也格外軟弱了，她的身體離他更近了，「華——啊，你怎麼的……流淚了！不要這樣，我們以後會再見的，我們只要大家努力……」

「啊啾！」雷華忽然受傷似的慘叫一聲，全個身體倒在了她的胸口上。

週圍是靜寂的，神祕的；隱約的機關槍聲夢般地在空中飄盪……

不知什麼時候，他們的手膀鬆開了。兩個人現在坐在一株合抱的古柏下面，他們的身體一半靠在樹幹上，一半互相倚着。

「你真的要走麼？」雷華用着輕微的，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眼睛望着前面柏樹的行列：它們整齊地排列着，被檢閱的軍隊一樣。

「真要走，」她安閑地回答，「而且在今天晚上。」

「爲什麼？今天晚上？」彷彿向他投來一個炸彈，他身子一傾，跌羅靜靠個半空，險些兒摔到地上。

「華，」她把他的左手拉來按在她的膝頭上，「我是公開走不脫的，我家是絕不許我遠走。羅瑞也跟着我。今晚上我準備開小差。今晚上，我們不是要向崑山移動

「趁這機會，在半路上我可以離開隊伍。我請求你幫個忙，今晚上走在路上，請你把羅端叫住，不讓他跟着我。明天你告訴他，就說我到上海去了好了。那孩子沒有用的，到了蘇州，讓他把我們的行李帶着回家去吧。」

「晚上你到哪里去呢？又沒有行李？」

「我有個同學住在崑山附近；行李也可以設法的，你不要擔心。」她另一隻手擱在他的肩頭上，「華，我們以後會再見的，我希望我們以後……」

「以後……」雷華搖着頭。忽然，他眼里放出兇狠的光，好像他一下拔出來了一件鋒利的武器，「我問你，你到底爲什麼要走？」

「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我受不下這環境。在這里我們不能痛快地做一點事。」

「你以前告訴了我什麼：鬥爭啊！鬥爭啊！爲什麼你不鬥爭，要逃避呢？」他的眼睛更加光彩了。他有着一種克制敵人的快意。

「不是這麼說。鬥爭要有鬥爭的條件。」羅靜平靜地，溫婉地說，彷彿一個講台上的教師。「請問：武器全握在別人的手里，你怎麼樣鬥爭？而且，很快，我是這樣

看，他——我說的鍾處長——會叫我們這些宣傳員，他看來是一批無足輕重的年輕娃兒，而且還是一些找他「囉嗦」的傢伙——那天我們問他要伙食尾子，那眼睛……他會叫我們「齊滾蛋的。不早些打主意另謀去路，你在這里鬥爭什麼？我們的地位，在這里，還比不上你，一個准尉司書，因為你究竟還是他們「處」里的人；我們，在他們看來，算什麼！鬥爭是有條件的，華……」

這些話，把雷華說得迷惑了，昏亂了。他的眼睛驟然失掉了原有的光輝，彷彿他一下給繳了械。

「好，你走了，我也要走的。」他賭氣似的說。

「你到哪兒去？」羅靜睜着一雙大眼，懷疑地盯住他。

「隨便哪里去——當兵，說不定。」

羅靜沉默了，好像在思索着這句話的意義。

一會兒，她轉過頭來對着他的臉，堅決地說：

「我們會再見的……整個的中國都是我們的，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都可以會

「……」

她從地上立起身來：

「好，現在我們該回去了，他們看不見我們會見怪的，你瞧，天色已經不早了。」  
想必是該黑的時候了吧，樹林里逐漸在加深着陰霾的色調；晚來的寒風顫動着當北的樹枝。

「我先走，不要一道，免得他們又瞎說。」她提議，飛快地跑出樹林去了。  
她走到屋角那兒，迎面便碰見她的弟弟，羅端。

「到了崑山，我要回家去了，」他通知。「你呢？」

「我也要回家去。」

「在外面沒有意思，還犯危險，飛機……」

「唔。」

她走進她們的寢室，張惠霖正在打紮她自己的鋪蓋捲。她聽見雷華回來了，舒心地走進去，說他越來越不像樣，馬上快動身了，他還不招呼收拾行李。

晚上。張開嘴看不見牙齒。天，是暗黑的；地，是暗黑的；全部風景是暗黑的。千萬人的洪流，滾動在這暗黑里，潛行着一種暗黑的緊張……

突然，一顆照明彈在那人的洪流的左後方那邊照亮了。原野，森林，村莊，便驚恐地，戰慄地在淡黃的光里出現；那滾動着的人的洪流，讓自身在原野上劃出一彎一曲的，抖動的，模糊的影子。等到那照明彈一熄滅，它們和他們才一齊完整地沒入那暗黑中去。飛機聲永遠嗡嗡嗡嗡地哼叫着，像許多隻惡毒的大馬蜂。機關槍繁密地噠噠着，無數條爬一步就全身發響的什麼怪獸，瘋狂地在四處鑽奔，用它們的身體，在那暗黑的夜的牆壁上，打下一道道更暗黑的深坑……

人的洪流漸漸脫離了照明彈的勢力圈，機關槍聲也漸漸隱微到幾乎聽不見了。行列里，有着謹慎的，小聲的對話。

「雷華。」一個怯怯的，秀氣的聲音。

「什麼事，羅端？」另一個答應。

「我姐姐不曉得走到哪去了……」

「大概……到前面去了吧。」

「前面？……」

「唔……下雨啦！」

下雨了，吊在後梢上的羅靜的鼻尖上，也打上了兩點。

「啊啾！」她小聲地叫了出來，好像給驚覺了似的。她奇怪爲什麼還老跟着他們走。她開始在心里發慌。她擔心她會走不脫；她又害怕她會走脫。

在黑暗中，她忽然緊握着兩隻拳頭，叫耳朵豎起來，專注着後面的脚步的聲響。這時候，好像行列斷了線，暫時沒有跟上來的了。她偏過頭，眯着眼睛，通過那硬塊般的昏黑，察看着有沒有一條岔道。她似乎看見了一條朦朧的，窄窄的斜線，就在她的旁邊。她向它點一點頭，好像說：我來了，請等等！便堅決地向它跨過去。她想找一個隱蔽的地方——雖然這濃密的黑幕就是最好的隱蔽——坐一陣子，讓隊伍完全走過，才繼續她的路。她再跨過去幾步，潮濕的稻草打掃着她的臉，而且她腳一滑，就滾下一個約莫三尺高的土坎下面去了。承接着她的身體的，却是一堆軟軟的肉體。那

東西悶着氣呻喚了一聲，一隻給割破了喉管的豬樣。於是，她和那肉體都動彈不得，就那麼壓在一起。

雨密密地在下着，她和那肉體都沒有意識着這一層。

好一會又好一會，羅靜才從那堆肉體上掙扎起身來，一面小聲地恐嚇着：

「你是哪一個？」

「我！」那肉體幾乎和她同時叫出來。

「你是什麼人？」

「普通人。」他說，心里奇怪着是個女人的聲音。

「我是隊伍上的。」她用這句話來壯自己的胆。

她在他旁邊不遠的地方坐下來，期待着什麼似的。

雨下着，密密地，田野上響騷着衆多的私語般的低音。

「你是哪部份的？」他停了一刻問。

「我——不要響，飛機來了！」



「噹噹噹……就在他們的頭頂上，一路歌吟過去。半分鐘，一顆照明彈亮開來了。這一帶的田野，就彷彿躺在了垂死的，洒着淚的黃昏里。田那邊，樹林黑越越地椽一連山；一個個的稻草人，在收割了的田壩上，軍隊似的站成行列，加緊着雨天的操練。這兒的兩個奇遇的人，都不放鬆這剎那的光明的機會，趕緊觀察着對方。羅靜看見那人的嘴唇上有着一撮卓別林式的短髭。她的驚疑便跟着那照明彈的熄滅逐漸加重。

「你——羅靜小姐？」她聽見他的聲音。

「怎麼，你認識我？」她更加惶惑了。

「你不是在××師××處擔任宣傳員麼？怎麼……？」

「我不幹了。你先生是……？」

「我姓高——高尚涵，和你同在一個師里。我們見過面的，你大概忘記了。」

「啊，高先生！」她忽然記了起來。「偉大時代的追求者」這個概念，在她腦子里閃了過。她常常聽見吳祕書他們談起他的。「你怎麼……在這里……？」她加添。

「開小差。不瞞你。」

「啊？」她微微吃了一驚，一面覺得發生了興趣，「爲什麼？」

「爲了理想和事實的矛盾，」他說。「你怎麼的呢？」

「我也是開小差。」

「爲什麼呢？」

「想換一個環境。」

「你用得着開小差麼？」

「當然有這必要。你呢？」

「我更有這必要——那些小人物死命也不讓我走的。」

「小人物？誰？」

「楊團長他們。苦苦留着我。我說：你們不讓我走，我會開小差的，他們以爲我

在開玩笑呢。我就真開給他們看。」

「沒有抓住這偉大時代麼？」羅靜說，在暗中好笑。

「你知道就行了。」那一個坦白地招認說。過了半分鐘，他熱情地繼續下去，「偉大時代，它似乎在玩弄着我，把我騙到這里，又騙到那裏，遠遠地向我伸出手來，等我走近它去，它又飛也似的跑掉了。」

「高先生，不是偉大時代騙了你，是你不忠實於偉大時代，我以為。」

「沒有的事，」高尚涵被這話激怒了，「沒有的事，我不忠實於偉大時代麼？這是侮辱！我自信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有正義感的人——羅小姐，我知道你是個前進分子，我願和你談談這些——我沒有一個時候不準備着為這偉大時代貢獻出我整個的自己……」

「那麼……」

「唔，就是……它彷彿在玩弄着我，不讓我把它抓住。」

「踏空里，嗡嗡的飛機聲又在響着。他們住了口，但它又消失掉了。」

「雨下得小了些。」

「你以為，高先生，」羅靜接起剛才斷了的話綫，「你總會抓住它麼？」那偉大

時代？」

「很難說，」他嘆了一口氣，「但是，我要繼續努力——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

羅靜聽見他的聲音有些發顫，她心裡彷彿生起了一點對於他的同情的哀傷。

「高先生……」她說，在黑暗中，覺得自己的臉紅了，因為她原想說出這樣一些

話來：「我們在一道吧，我可憐你，我願意幫助你追求這偉大時代。你只要把你那錯

誤的觀念改一改，你可以追求着它的……」她把這些話咽了回去，改口說，「想不到

我們都鬧了小差，而且在這裡碰見。」她的臉可仍然爲了剛才那些沒有成形的話的意

思，繼續在發着熱。「和你同來的那兩位呢？」她把話題引開去。

「你說鄭戈和荷而已麼？鄭戈，是個能幹的了不起的人。他腳踏實地，不爲虛

名。不過，恐怕他在鄉里不能久呆下去，聽說有人和他處得不好。荷而已的愛人在上

海生了病，他大概已經回上海去了。唉，楊團長他們對我好，」他仍舊回到他自

己的本題來，「要走，走不脫，在那里又太使人苦悶，只好逼着我私逃，被蓋掩都丟

了。你爲什麼呢，羅小姐？」

「我，」羅靜回答，「也是太苦悶。不過不是爲了抓不住這偉大時代，」她笑了笑。高尚涵沒有聽見那笑聲，但他感覺到了那笑聲，「我倒以爲我是和這偉大時代一同呼吸着的——」她閉了嘴，覺得有些害羞。

「好得很，一同呼吸着的，」高尚涵重複着，心里想，「這女孩子太天真。」他說，「你想到哪里去呢？」

「到環境稍微比較好，比較可以做一點事的地方去。你呢，高先生？」

「還是回上海去。」

「還是回上海去，可以抓住這偉大時代麼？」

沒有答話。過了一分鐘，她才聽見他的帶着幾分淒涼的語調：

「不知道……它叫我苦悶得很。」

羅靜險些又不由自主地說出了動感情的話，不是一隻什麼蟲子突然在暗中撲她的臉，把它微微弄得有些發疼。她彷彿從夢幻中驚覺過來。

「好像多久沒有脚步聲了，我們走吧。」她提議說。

她站起身來，他也站起來。

「真黑呀，」他說，「你要我幫你麼，羅小姐？」

羅靜沒有說話，默默地讓自己的手給他拉着，走上了原來那條大路。隊伍顯然都已經趕到前面，大路上，份外地冷靜。天空似乎在慢慢地發亮。雨已經完全停止，却越加寒冷。

兩個人在路上，一前一後地走着。

黎明液臨了。天和地的交步綫，泛起了一道淡青色的光，薄霧在田野間蕩漾。

他們走到了一個岔路口。

「蕭先生，」羅靜停住脚，回過頭來，「你走哪一條？我往這邊走了。」

「再見，」高尚頷說，他又加添一句，「偉大的時代終竟是我們的，我們大家努力！」

羅靜向他笑着，點了點頭，然後她掉轉身，舉起豪邁的步子，走向她自己的路……

黎明之前，四鐘左右，牛毛樣的細雨，興興頭頭地飄洒着，把一座疲敝的崑山城，潤濕的通體油光滑亮。街房的屋瓦，在暗夜里泛着微光；街路上也好像到處遺失有黑色的，發閃的縐子。這里那里，從一些關閉着的門縫處，漏出一綫綫的燈光來，製造着這蕭蕭地飄飄着的，碎亂的雨絲的奇景。有的店門却是完全打開着的，洒一大塊黃光在潮濕的街道上，彷彿一片舔過油的大舌頭。

街道上，永遠沒有盡頭地，斷斷續續在通過着暗灰色的人羣，攪亂着那些悄悄地下的雨，無聲的細雨和失神的零碎的燈光。他們大都是沒遮沒蓋，好像並沒有下雨那回事；間或也有撐起一把破紙傘的，看起來反轉成了多餘。

在一條小街上，在一個間歇的冷靜里，從地下冒起來似的，忽然出現了一支在暗夜里特別顯得龐大的隊伍。那條街便驟然活潑起來，熱鬧起來。脚步的蹄躑聲，挑担的軋軋聲，硬性傢伙的撞碰聲，組成了一曲煩囂的合奏。

走在前頭的幾個人，機警地左右察看着，跑到亮着燈光的店門縫處去窺探，等知道那里面全都是隊伍上的人，他們便改處去打那些並沒有光亮的，緊閉着的店門了。可是沒有效。後來他們彎進了一條更黑的巷里去。幾盞馬燈立即點燃起來。

他們抱着同樣的宗旨，對付每一個門戶。那里面往往擲出來一陣憤怒的罵聲，說明那些是先已經佔領在那兒的雜色隊伍——伙伙，馬伙，勤務老爺，以及諸如此類的部隊。

最後，他們打着了一扇蹲在高坎上的，永沒有回應的黑漆大門，斷定那里面決沒有駐兵。他們於是一秒鐘比一秒鐘更加狂暴地描着它，至於撞出了斜對面那房裏的一羣火頭軍，毫無顧惜地大聲咒罵。

那黑漆大門，在一個猝不及防的情景中忽然打開來了，出現了一個臉背老頭兒。他的臉像塗上一層黃蠟，一雙疲乏的細眼瞞蓋在長長的花白眉毛下面。門一打開，他便毫無表情地反身就走。彷彿這在他已經成爲慣例，彷彿他原是熟習了像這樣的半夜等門，譬如大少爺在外面打牌，就常常要這樣等他的門一樣。



那老頭兒早已不見了，不知他已躲到了什麼地方，此外也再沒有一個主人。這一羣不速之客却也不必等候招待，各闖屋子，照着它們自己的地位和身價，立刻依着等級招進去了。官士兵仗——那是絕不會弄錯的；一個挑伕，絕不會走進該是官長住的屋子，而一個中尉處員，也絕不會在那該是少校以上的官階下榻的地方停駐。

吳濤跨進一間屋子，舒心寒早已佔據了在那兒。

「祕書，找到地方沒有？」那位臨時的屋主忙着打招呼，「我讓你。」

這一位叫他不要客氣，眼睛同時在這屋子裡視察着。

床，寧波式的，嶄新的，床簷和架柱上都雕鏤着精細的花紋。朱紅色的帳子還好地張掛在床上。床對面，窗子的下邊，是一張又寬又大的台子，花瓶，帽筒，停了擺的自鳴鐘，畫報，以及諸如此類的小擺設。靠上壁的兩架衣櫥是半開着的，里面是一個空洞。一張鮮豔的滿尺照片掛在另一邊，一男一女並肩地站着：男的西裝革履，衣襟上繫着一朵鮮花，是一位翩翩的美少年，眉宇間過份張揚着幸福的神彩。女的更扮得十分美麗，烟一般的輕紗從頭頂披下來，撒滿一地。那穿着入時的服裝的窄窄

的腰身。彷彿只要一捏就會斷掉。臉是着了色的，紅得像朝霞一樣；一雙嬌羞的，含情的媚眼，曖昧地注視着前面。他們的身前，站着一對捧着小花籃的，約莫七八歲大的男女孩子，噙開了小嘴巴，你似乎聽得出他們在笑。照片下面，對稱地擺着兩張淺灰色的沙發，聯絡它們的是一隻矮矮的茶几。

「秘書，」舒心寒十分感慨地說，「可惜新郎和新娘都跑掉了，讓我今天晚上來一身兼二職，哈哈哈……」

吳濤可忽然發現頭頂上，就在那窗子的上邊，牆壁崩開了一個大口。有一根木樑已經離開原位，斜伸一半截下來威嚇人，瓦片也張牙擦舌地有羣起而掉之的樣子。顯然是給炸彈震毀了的。

「你要當心，老舒，謹防……」吳濤警告着，離開了那屋子。

他走進了另一間，或者算是正房間之一。如果舒心寒那一間是屬於年輕一輩的，這一間該是老人一輩的了。

這是一間長方形的房屋，一張古舊的，笨重的，一萬年也不會改樣的龐大的床，

塞滿了屋子的一半。床上也好好地罩着藍地白花的帳子。其餘的一半，給三間打開來的空虛的衣櫥，三張春凳，一張搬歪了的方桌，一張梳裝台，亂堆着的皮箱和木箱，跟別的一些看不清的什麼傢俱，佈置了一個團團的障地，亮出來中間一塊六尺見方的空場子。

吳濤給那小勤務兵楊樹林伴送着向那塊空場子走去。他覺得他的腳底下是軟軟的一片，好像走在沙發上。

「把燈提過來。」他命令那小勤務兵。

他發現徧地都是綢和布的什麼東西，給鋪成了一面地毯。可惜那鋪設的人工十分馬虎，有些地方像一座高山，叫你不得不爬上去；有些地方又是一道深谷，你要提防着跌倒。這是一些男人和女人的罩衣，夾衫，棉衣，短衫，旗袍，褲子，圍巾，襪子，以及諸如此類的物件的雜湊，彷彿這是一家當舖的堆貨間，伙計們正打散了剛才運到的包裹，着手清理，編號的時候，忽然說河對面在燒房子，大家便丟下工作，一窩蜂跑出去觀賞火景去了。

首先，是王福生跟張貴生在門外窺探了一下，不見了；其次是別的幾個他們的同僚。然後，舒心寒和梁仲宜先後跑了進來。連剛才倒下床的周天，也從床上爬起身，來參加這個盛會。本來站在房門外的幾個勤務兵，這時也仗着胆，偷偷的梭進門來。一種屋子裏於是立刻顯得熱鬧，許多人都把腰牌彎到地下，兩隻手忙着翻檢起來；抓起一件，放掉；又去抓第二件，又放掉；第三件。當鋪的伙計們看夠火景回來了，重新進行着他們的清理工作。滿屋子飛揚着霉臭和塵埃。

不成話，出去出去！吳蕪帶着煩怒的口吻叫着。

兩出去出去，媽的，勤務兵也鑽進來了！舒心寒幫忙。因為他的喉嚨更大，更兇，王福生的一伙趕緊退出去了。

這下子，舒心寒便份外勤勉地，躬着背在衣服堆里鑽去鑽來。

這一個好。他塞一條花手巾在大衣袋里。

這一個不壞。他又塞一雙絲襪子在另一隻大衣袋里。

這一個？這一個！他又塞一件不知什麼東西在他的褲袋里。

他紅路笑着出去呀。

梁仲遠和朔一隻腳在衣服堆裏踢來踢去，似乎也發現一件適合心意的什麼東西，但他臨走的時候，畢竟空着一隻手。

那天最後離開這兒，他躺在地土找尋了不知好多久，一和嘴里唸着：

「『高擇』怎麼沒有一頂睡帽呢？奇怪……我就是想一頂睡帽……」

可是，的確沒有一頂睡帽，他也只好走了，仍舊照以前一樣，戴着軍帽睡覺去。頭書記忽然帶着一隻空碗走進來。他向屋子的四處窺探着，希望發現一個酒缸。可是，這屋裏也的確沒有一個酒缸，他也只好叫他的空碗裝滿失望退出去了。

這時候，那小勤務兵，楊樹林，他立在床頭邊，那攔着馬燈的台子跟前，尖呼着

一聲：「……」

……

吳濤正在吃驚，盯着床上，那床的壁，那個什麼真的又動了一下。

「是什麼東西？」吳濤大聲地喊叫着。

一張人臉，於是出現在一團爛布的中間。

「什麼人，還不起來！」楊樹林也大着胆下命令。

那個什麼人，又動了兩動，慢慢地帶着那堆爛布從床上爬起來了；梭下床，就打一個規，險些到跌地下去。他瘦得只有一架骨頭，抖化子似的襠襖。他摸着了那床角落的一根竹棍子，一聲不響地慢慢向房門外走去。

「又一個病兵。」楊樹林在背後說明。

吳濤心裏難受了。怎麼——把一個病兵趕出去，讓自己來睡！他想把他叫轉來，但不知為什麼沒有叫。他只對楊樹林說，聲音有些異樣，彷彿很對不住這小勤務兵似的。

「把被蓋搭給我拿來鋪起吧。」

吳濤剛一坐上床，他便聞到一股奇臭。是爛蘋果？是死老鼠？是女人的血崩？大概天流着尿水的屍首？他跳下床來，幾乎要翻腸倒肚。他捏着鼻子，提起馬燈到處搜尋着：床上，床下，地面的衣服堆里，打開來的空虛的衣櫥，犄角落的各到各處。却

又什麼東西都沒有。他只好又回到床上，讓被蓋緊緊地蒙着自己的頭，差一點閉氣。但他一伸出下巴，那出色的臭氣便立刻鑽進他的鼻子來，逼着它又趕緊縮進被窩去。

「媽的，」他在被窩里罵，「一定是那病兵在床上留下了什麼東西！」

天亮了，雨早已停住。稀薄的，破碎的，白色的雲塊中間，到處在閃着光亮，好像任何地方都會隨時鑽出來一個太陽。天空里，敵機習慣地在嗡嗡着，一會兒遠，一會兒近；一會兒用着強烈的重音光擊你的耳朵，一會兒又冷不防突然消逝着，叫你的耳孔空虛得難受。炸彈習慣地在爆炸着，或者隱約地，在天邊響着似的，或者兇猛地，恰似在你身旁咆哮；腳底下的地皮輕輕抖動一下，或者屋架和門窗給搖撼的快要飛掉。

在這里，在這這一分鐘還沒給炸掉的房屋里，他們似乎全都不在意。吳濤不跑出院外去了，那對面就有一片立着幾株樹木的空場子；好奇心寒也不必在梁仲宜的面前表示害怕，簡省一場嘲罵了。

那位少校秘書暗地在心里想：

「胆子的確是練得大的。」

那位少校處員暗地在心里想：

「你炸吧，反正炸不到我。」

另一件事情，顯然比轟炸更牽掛了大家的心腸：宣傳員羅靜不見了。

她是什麼時候「不見」的呢？昨天在陳家角出發，大家還看見她。路上她和羅志在一起的呢？她的弟弟羅端，一時變成了「衆矢之的」，許多人向他審問。他，羅端，却早已被燒得滿臉發青，又急又氣，他眼裏流着淚水，用着比大家對他的更大的責備望着那些審問他的人，彷彿是他們誘拐了他的姐姐。

舒心寒尤其比誰都更慌亂，現出氣急敗壞的樣子；羅靜的失蹤，好像該由他來負全盤的責任。他努力地回憶着他最後和她見面的時間，他確實記起昨夜晚在路上沒有發現她過。他忽然兩隻眼睛睜大起來，在屋子裏四處掃射。他的四方臉，那右邊太陽穴上，肉皮和頭髮交界地方，那銅錢般大的，瘡肝色的疤痕，都一齊通紅起來；還就了他那本來通紅的鼻子。他大聲宣布：



「是雷華把他拐走了！」

許多人都吃了一大驚，覺得雷華似乎沒有吃早飯。但梁仲宜立刻斥他說謊，雷華，才不多時他都看見的。

「那就是剛才拐走的。」舒心寒修正他自己的意見。

他跑掉了，到處去搜尋着。幾間屋子都沒有。他又跑到對面那空場子上，在一株橘子樹下面，他發現雷華一個人坐在那兒。

這反躬舒心寒格外吃驚而且憤懣。他的錯誤的估計，更使他感到這事件的懸宕起加渺茫！

「雷華，」他用着七分長官的口氣和三分熟人的關切問着，「你在這裏幹什麼？」那一個坐在地上，不動。

「躲飛機。」他懶懶地說。

「躲飛機？族底！你躲飛機？你什麼時候躲過飛機！羅靜呢？」舒心寒發怒了。

「我怎麼曉得。」

「哼，不曉得——你都不曉得麼？」

雷華不開口了，好像那位少校處員選的這談話題目，很不合他的脾胃。

奇心寒含恨地仍舊跑回廳里去。鍾處長趁他不在的時候，已經在從事大聲地訓誡他的下屬們。那可敬的訓詞已快臨到收梢：

「……中國，有什麼辦法？就是那般混賬東西，挑戰，挑戰！婦啦，就是這樣抗的！我說這回比一二八，塘沽協定，還要悲慘！什麼羅靜羅靜，她走得快，倒還算她聰明，我們大家，看吧，不要多久，都會一齊散場的……」

「可是，雷華這傢伙也太不行，」奇心寒站在門口邊，等鍾處長的話聲一煞尾，他就接上去。

鍾處長可不聽他的話，他哼着：

「譚書記！譚書記！王福生，去叫譚書記來！」

譚書記出現了，彷彿立刻運來了一隻燒酒罈，全屋子充滿了燒酒味。

「你叫我去表？」

「……」

「湯蛋，又是老表，醉鬼！」

「處——處長，你叫我？」

「起封信稿，給總處洪祕書的，問他一下今後的工作情形；還領得到錢不，是不是要解款。慢一點，鬼摸你的腦壳，話要說含混些，字句間——是一封私信。」

很快，譚書記的信稿就繳卷了，措辭遣字，沒有一點不稱鍾處長的意。譚書記，喝酒是喝酒，提起筆來，確無可疵議的。鍾處長心里倒是十分滿意他這位老表。

「叫雷華馬上把它騰正。」鍾處長吩咐，但又自己呼喚起來：

「雷華！雷華！」

由於舒心寒的熱心的幫助，雷華被叫進來了，接受着他長官交給他的這件臨時工作。

信稿膽好了，送到鍾處長的面前去審定。

「這是怎麼寫的？……」聽，這里也錯了！發昏了麼？——鍾處長訓斥着這位准附司

書。

「挖了來補……」雷華建議。

「另外寫過；挖！」

「會兒又送來了。可是鍾處長一看便氣憤：

「鬼摸你的腦壳？這是怎麼的？」他指着一個地方問。

雷華望了官一眼，他又把那信紙拿走了。

鍾處長發現第三次膠正的信箋依然又錯又脫，他簡直氣得要死：

「混蛋，今天見你的鬼！飯桶，滾你的！」

「好，我走就是。你不要罵！」雷華說，猶起了他的眼睛。

這一驚，叫鍾處長吃得不小。混蛋，他，雷華，怎麼今天也敢回過嘴來，而且他

的眼睛！鍾處長從坐位上跳起：

「滾！滾！立刻就！」

等雷華不聲不響地把他簡單的行裝——一床薄薄的軍毯擡上他的肩頭，全處的

人，連鍾處長，都覺得事情有些荒唐了，而且更奇怪於雷華的舉動。哼，怎麼的，這

人傷，真撞鬼了麼？一點兒細故他就耍走路！

鐘處長，被他自己想挽留雷華而又擱不下腰的憤憤的感情所燃燒，他份外狂暴地咆哮起來：

「讓他滾！這東西在跟我賭氣，這混蛋……」

雷華連頭也不回，硬像撞了鬼一樣，就那麼離開了海墘房子，走掉了。

梁仲宣在大門口截住他：

「雷華，你怎麼弄的？」

「沒有什麼，我願意走。」雷華說，樣子又像撞了鬼，又像很清醒。

「哪裏去呢？」

「隨便。也許是……」

「羅靜……」梁仲宣試探着說。

「唉，我難過極了，再見吧，梁處長……」

他突地拔着腿就開跑，彷彿害怕誰抓住他似的，很快就跑出巷口，不見了。

「梁仲宜站在那兒，自己發呆了好一陣。」

「鄒戈在他面前的忽然出現，才叫他醒悟過來。」

「梁處員，吳秘書在麼？」來人打着招呼。

「吳秘書在，在里面。你怎麼來的？」

「梁仲宜陪着他一道走進屋里去。」

「我離開了團部。」鄒戈說，當他看見吳濤的時候。

「真的離開了？」

「我離開他們公開挑斥我，立不住腳。」

「一等一等，我去和鎮處長談談。」

「他不肯，」吳濤憤激地說，臉漲得青。

「他認現有的宣傳員馬上就要解散，哪

里還敢新添人……這傢伙是這樣想法的；中國恐怕馬上就會完蛋……真沒有想到，怎

麼難？」他皺緊着眉毛，替那位新客的着落發急。

鏢戈，顯然也遭受了點意外的打擊，他站在那兒沉默着。

「……我在這裏的力量太小……想想看……想個法子……」吳濤沉吟着。

「不要緊，」過了兩分鐘，鏢戈慢慢地宣言，「看定吳濤的臉，「我們是爲了國家，我們沒有一點私心存在。國家不會需要我們的，國家不會遺棄我們……」

「是的，你說得一點不錯。我們而努力，替國家奮鬥，也替自己奮鬥！可是，你現在到哪去好呢？想想看……」

「到哪去好呢？」鏢戈低下頭重複着。忽然，他猛的抬起腦袋，眼里射出果決的光，「我回家去！」

「哦？回家去？」

「我的家在太湖邊上，地形複雜，一定是個很好的游擊根據地。我回去把當地的民衆組織起來……」

「這樣？」吳濤沒有料到，他受了一個突然的驚嚇，「這樣，打游擊？」

「這有不必要，你覺得？」

「必要的，不過……」吳濤的眼睛楞楞地在鄒戈身上打轉。

「你以為我幹不了麼？你瞧瞧！」他伸出一隻拳頭來，在空中揮了揮，彷彿這就

可以作為他的力量的證據。

「好得很，那就……」

「我去了！」鄒戈現出匆忙的神氣，好像那打游擊的事業正迫不及特地在那兒等

著他。

「我祝你勝利！」吳濤晚，臉上開出一朵鮮明的，信託的花。

「我們大家勝利！」鄒戈勝利地笑着。

吳濤送走了他的客人，他也真正興奮得很。他在那空櫃子上來回地踱着，激動在

一幅壯麗的畫圖里。

「他何！」他對自己說，獎勵着鄒戈。

他的眼前繼續浮現着鄒戈的身影，他領導着一支神奇的游擊隊，在那浩沓的水國

里馳騁……



黃昏。半邊天給殘照染得血一樣紅。

大地在血紅的黃昏里開始復活了。城鎮，田野，河流，開始從整天的轟炸里，從死亡和毀滅的襲擊里，慢慢喘着氣，睜開了眼睛，胆怯地窺視這還在戰慄着的世界。

武裝的行列，開始從房屋里，樹林里，泥巴洞里爬了出來；馬匹，砲車，輜重和行李的大隊，開始向公路匯合去。

公路上，開始了奇怪的擁擠和騷亂，沸騰的，却又淤塞不通的江河似的，開始艱難地往西逆流。

公路的左近，蘇州河里，更展開了一幅驚人的畫面。河水全給滿載着人的大大小小的木船遮沒了。彷彿這並不是一條河。這是一條狹長的陷落地帶，它忽然發怒了，瘋狂了，便自己無端地撒野起來，動亂起來。它們——那些木船，互相在推擠着，頂

撞着，碰碰着，起里孔隆地發出響聲。它們各自企圖前進一步——只要前進一步呀！前進一步了，但又給夥伴們擠壓着向後打退。有的給撞橫了，便永遠受着前後左右的夾攻，沒有法子重新覈正方向。整個河面，糞蛆一般的鑽動着，春雷一般的轟吼着，狂野的生命的吶喊，同樣要奪路尋生的軍人和老百姓的共同的呼叫。

洪——洪——

像在夢中似的，砲聲隱隱地在背後的黃昏里呻吟着。

河中間，陡的拔起了一聲激情的驚呼！那是一隻中等的木船，一下給別的一隻把它撞橫在江里。後面，另一隻的尖頭又對準了它的肚子一衝，險些兒把它翻在河裏。

那下聲叫喊過去，便是站在那隻船頭上的一個人，拼命用着他手里一根斷手臂似的竹竿撐住鄰近一隻船的船舷上，企圖把船頭擡正。可是毫無有用，白白地招引來別人下頓罵，怨恨他不該連累他們的船身歪斜。

站在那隻船頭上的人，滿臉通紅着，連同他右邊太陽穴上，頭髮和肉皮交界處的疤子。他大聲地吼着，警告着別的船隻不要亂碰。可是他好不容易才把船頭擡正，又

那艘一連打幾個旋兒。這船，只有一條破漿，船上的乘客們，輪流去試着它，誰也沒有駕馭它的本領。後來，大家只好都絕望了，昏亂了，看着它老半天還在原地打轉。

暮色已經把那黃昏的燦爛完全塗去，蘇州河在迷茫的晚霧中喘息着。舒心寒站在船頭上，他看見一隻和他們同樣大小的船靠着他們擠過來了。像是屬於老百姓的逃難船。一個老頭子和兩名壯丁在搖着雙槳。船艙里坐着女人和孩子，畜生和傢俱。舒心寒一伸手便抓住那隻船的船蓬，跳了過去，跟着他的是梁仲宣。

那船上，於是陡然發出了齊聲的號响，悲慘地吐着求饒的字句。

「吵什麼，你媽的！」舒心寒大聲地申斥着，「叫你把一個人到我們那隻船去，幫忙划一划，我們一同到蘇州！」

梁仲宣也同時插入一些斷句給他添補。

那船上的人，可沒有一個聽他們的。他們要聽也聽不懂話。他們，尤其是艙里的女眷們，只是固執地嘶號着，哭叫着，在這薄暮的，混亂的江上，添繪一幕淒厲的晚

前面，大約五十公尺遠的地方，火光一亮，槍聲響了，鉛子嗎一聲從頭上飛過去。跟着又是一槍。

「不要開槍，同志，」舒心寒叫着，「我們不是拉伕的，我們……」

「吧！」再一槍打過來，舒心寒一個倒栽葱便跌下水去。

梁仲宜驚呆了。一隻人頭可突地在靠船邊的水面出現，梁仲宜用着神一般快速的手法，一彎腰便把他抓上了船。

這個時候，彷彿舒心寒的落水是一個啓示似的，那隻難民船上的人，忽然懂得他們的用意了。一個年輕漢子立即跳過他們這隻船來，抓起了那隻破槳。

梁仲宜扶着那全身淋漓盡致的舒心寒鑽進艙里去，一面問：

「槍打著沒有？」

舒心寒只管發着抖，他爭天才答出話：

「不曉得。」

所有的濕衣褲全部給脫了下來，舒心寒騎到那早已打開來的被窩裏面去了。

「怎麼樣，受傷沒有？」梁仲宣再把身子彎進艙里。

「沒有——我以為打着了，就跌下水……」

梁仲宣伸直腰身：

「莫明其妙的傢伙？」

船慢慢地往前划動，河面上似乎鬆動了一些。天色是完全黑盡了。四週好像墨一般的濃，只有附近的河水微微泛起一點兒白光。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飛機開始在暗空里什麼地方哼響着。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別一個什麼地方又在應和般地吟哦。

同時，是第三處，第四處……

遠遠的正前方，一團白亮的東西掛起了，待會兒又變成燒紅了的煤球似的熄滅掉。後邊，左面和右面，它們在陸續出現，陸續消失。閉閉閉的機槍聲和轟隆隆的炸彈聲時起時沒。

最後，在黑暗中彷彿摸索着了路徑，那嗡嗡的聲音，漸漸集中在這蘇州河北岸一帶的公路上來了。在公路的上空，這裡那里，照明彈一顆跟着一顆地亮起來。公路上，便一段一段地裸露着密集的人羣，八路或十路縱隊，拉長着好多公里的幾十萬大軍行進着的截斷的人羣。在那雪亮的照明彈底下，他們昏眩了，發慌了，呆墮了。他們唯一可能辦到的，只是一律木頭似的立着，肚皮貼着背，肩膀靠着肩膀地立着；不動彈，不呼吸，不思想地立着。天上的機關槍，却依然有條不紊地噠噠射下來了，爆炸彈依然從容不迫地孔隆孔隆扔下來了。公路上，於是有些人倒下，流血，死掉，等到那照明彈一熄滅，便讓他們的屍身給後面的人羣踩着前進。

公路的左近，蘇州河里，只聽見一片匆劇的，繁密的打槳聲，像夜神在黑暗中拍着千萬條翅膀。

「到什麼地方了？」是鍾處長的聲音，那時河身又轉了一個彎，一團熊熊的大火正從對面駭人地亮過來，照明着這暗紫色的河水，這河面上絡繹地前進着的船隻。

沒有回答。船上的人全都緊張起來了，這一段火亮的路程，彷彿豫伏着一種危

機，一種不可逃避的災難。

可是，路只有一條，他們到底拉緊着心弦划近了那一團大火。那是一處猛烈的火燒房子。緊爬在這河岸邊一條小小的街市，正淹沒在一片洶湧的火海里。木料劈里啪拉地炸響着，火星飛蛾似的四處亂竄；紅的和白的火帶子，交錯着在互相撕打，又合成一團憤激的擁抱。船上的人給烤得發燒了；同時鼻孔里鑽進來一陣濃烈的焦辣味兒，叫人噁心的想吐。

一座拱形的石橋，在前面，高高地跨在河身上，橋壁上閃爍着耀眼的亮光。隊伍在橋上混亂着。暗黑的天空作爲背景，彷彿黑色的銀幕上映現着電影一樣。橋下是淡紅的流水，橋身和人影倒映在水里，彎摺着，聳動着。

他們的船划到了橋脚下。忽然，從橋上掉下來一件什麼東西，端端地打在船頭上。

「呀，人腿子！」小勤務兵楊樹林驚叫着，一脚便把它踢下水里。

半點鐘後，這隻船才完全脫離了火燒的光圈，重新進入黑暗中。大家於是驟然

感到一種安全和幸福，慶幸沒有在那段光明的路上碰見敵機。

「他媽的，這小地方也要投燒夷彈！」梁仲宜在黑暗中咕嚕着。

船身靠着河岸划動。

突地，嗚——好像從一個莫測的窟窿里冒出來似的，頭頂上，一隻飛機的聲音劃了過去，一顆照明彈便在船頭上亮開！一顆全宇宙最亮的星，比太陽，月亮，以及還未發現的無論什麼星都亮的星，它就這麼低低地懸掛在船頭上，舉起一條竹竿準就可以敲落。它貼起眼睛亮着，企圖把地面上一切最微細的物體都照明，放大。

「停下來！」鍾處長怒聲地發出命令。

嗚嗚嗚。飛機在頭頂上繞了一個小圈子，打船尾後向船頭飛。它飛得和那照明彈一樣的低，它肚皮下面那顆紅星子緩緩地移動。當它正端端地重在這隻船上的時候，所有這船上的每一隻腦頂便一齊發着奇癢來，彷彿有千萬隻虫子在那兒爬鑽，叮咬一樣。於是，所有這船上的人，一齊停止呼吸了，而且好像誰發了一聲號令，一齊用着自己靈魂的最奧妙處，最精微處去關切天上那東西這一剎那的動作。



轟下炸彈響了，洩在右邊河岸上，離船身大約有五丈來遠，開了一朵立刻就消失的火花。

大家蘇生轉來似的吐了一口氣。

船又開動了。

可是，第二次，照明彈又不偏不倚地墜落在這隻船的頭頂上。

「這回完了！」船上的人，約好似的，各自在心里同時叫出這一句話。

那枚炸彈却仍舊爆發在右邊的河岸上，離船身大約五丈來遠。

而且第三次……

這時候，趁着那第三次照明彈剛剛熄掉的當兒，船上忽然有人吐出了一聲戰慄的聲音。

「我們划到對岸去……」

那好像一個在死亡里的生命的啓示，所有船上的人，都忽然同聲叫起來：

「划到對岸去！」

船頭立刻擡轉了，它後面緊跟着那隻難民船。

汪對岸，早已停泊着一長列船隻，新到的便攔腰加入進去。

低空裏，那隻飛機，這一次發現它進攻的熟識的路上變成了一個空虛，它正在奇怪是不轟炸目標已經消滅，却看準了河對岸陳列起長長的一排犧牲。它快樂了，翅膀一側，機關槍便一連串的響出去。達姆彈在黑暗中穿着一線線斜行的紅線子，流星似的，從右邊掃到左邊。

那隻船上的水手一律將身體躺平在船板上，腦袋縮進肚子里，讓那有毒的，中傷一隻指頭便轟裂去一條臂膀的達姆彈在船蓬上翻過去。

然後，那黑暗中的飛機，才勝利地高唱着飛去了。

河邊邊，現在又重新響起了打槳聲。那隻船上的人，這時才完全清醒了，開始担着心他們會再遭厄難，都願上岸去用兩隻腳走。

「我還是在船上，」周天宣言，「船上睡穩睡，真是舒服極了。」

大家都上了岸，只有幾個勤務兵伴同周天留在船里。

公路上，已經不成行列，人們散亂地，蹒跚地，在開始泛起微明的曙色之下行進。冷峭的冬晨的北風，吹乾了身上的汗珠，吹起了疲乏的寒癢。

同伴們早已盆不見了，吳濤獨個人混在一路咒罵着的散兵羣里走着。

「操蛋，幾十萬大軍往後退呀！」

「怎麼不退，他媽，金山衝敵軍登了陸，不退着包抄麼？」

「一包他龜卵？老子幾十萬大軍給他一陣亂衝，他怎樣！」

「接他娘，那麼多的大砲，汽車，成千成萬的丟掉，真可惜呀！」

「真可惜！人的性命才可惜！公路上擁擠不通的隊伍，隨便給鬼子飛機掃射，轟炸呀！」

「他媽的，中國爲什麼沒有一架飛機，飛到前線來稍微擋一擋，掩護掩護，咱們退却的時候，也減少許多犧牲呀！」

「老百姓早就出了航空捐的，中國的飛機處吃啦！」

「操他的蛋！」

「操他的蛋！」

這些罵聲，是那麼地憤激，淒楚和悲哀，竟至於叫吳濤憑空落下幾滴眼淚，而且俯拾一個人哭泣了起來。他不敢大聲地哭，一邊聽着同路人的悲憤的咒罵，一邊用手相捏着鼻子。不哭了，終於一聲不響地站住了。

「我們的隊長，他媽的，竟跟以前那樣把我們的餉……」

「還有老百姓送來的慰勞品……」

「我們那連長，操他奶奶，還是那套，動不動就是拳頭或腿呢！」

吳濤聽着這些話，他厭惡極了，爲了要逃避那些可恨的咒詛，他放開腳步，開始跑起來。他在人羣里跌跌撞撞，叫別人疑心他是發了瘋。

等他煞住腳步的時候，他張着嘴巴直喘氣。

天色越加發白了，冷風惡意地刷着他渾身的汗毛。

當他望見蘇州，已經是烟霧籠罩着的黎明。有幾個男女宣傳員，走在他的前面。

鍾遠長到達蘇州的時候，是早晨七點鐘。他拄着一根竹棍子，蹣跚一雙走痛了的脚。嘴裏一個勁扭歪着嘶嘶地訴苦。

蘇州完全毀了樣子。它褪色了，歪曲了，破爛和殘敗的好似曾經過一場洗劫一樣。舖板一律關閉着，間或也打賭一個小洞的，讓兵士們出出進進。那些關閉着的門板上和兩旁的牆壁上，蟻房似的滿佈着從飛機上射下來的機關槍的彈痕，牛鼻孔一樣露出里面顏色的米糞和赭黃的泥土。街上，來往着灰色的人物，拖着破舊的，骯髒的軍大衣。四處飛揚着爛稻草跟馬糞的混合的臭味。

鐘遠長走進一條小街，經過一家旅館的門口，他吃了一大驚。這家旅館只剩下一個門架子，里面却是一片露天的瓦礫場。這家旅館，他兩月前住過一夜的，就是復興

旅館。他忽然想起了那位桂玉，她該沒有正睡在床上娛樂她的雇客的時候，一顆炸彈掉下來，連同這旅館之一起完蛋吧。

「讓她到陰間也當妓女去。」鍾處長心里埋怨着，斜過一條巷子，他走向他們××處去。

「啊，鍾處長！」一個女音叫住他，是彭波揚，××婦女戰地服務團團長。她的副團長程雲鳳跟在她的後面，「好久不見了，你好麼？」

「雙軍褲出來了，鍾處長碰了碰它。」

「褲位哪里去？」他問，一面繼續走他的路。

「對，褲位，褲位，你們呀！」彭波揚說，領着她的友伴跟着他，「好久不見了，你看，同在一輪軍里，見面這樣困難，我們到蘇州三天了，坐船來的，軍部派了一隻大木船來拖我們一團人裝運來的。」

他們走到了××處。

「啊，啊，好整齊，都在！」彭波揚提高嗓子叫着，「吳祕書，舒處員，梁處員，

譯書記，葉處員，廖處員……」她在點名似的，「噢，雷華呢？雷司書？」

剛坐下去，她就趕忙把她左邊腰牌上的皮囊拉到胸前來，打開它，取出一冊厚厚

的厚本子。

「回至一鍾處長，你看看，」她彎進身子，把那厚本子塞在她對面的鍾處長的手里，「我的抗戰日記，馬上就要拿去出版了。」

「很好，出廠了送一本。」鍾處長有心無腸地把它翻了翻，又還給她，然後用隻手輪流地摸撫着他那覺走痛了的腳。

「當無礙，豈有不送給你的。」

「什麼內容？」梁仲宜忽然考問似的說。

「什麼內容？哈哈，抗戰日記，你說什麼內容？抗戰啦，文藝作品當然也離不了抗戰！我們當作家的，就是到前方來專門搜集抗戰材料的，所以寫出來的作品，也就是抗戰文藝啦……」

「唔，你到前方來，既然專門搜集抗戰材料，何必又要幹服務團呢？」

「這——這也是一種方便，否則你怎麼好去搜集？是不是？」

「你怎麼搜集法呢？」那一個玩弄似的歪着他的光頭。

「怎麼搜集法？你也想當作家麼？好，告訴你——叫一個兵來：你叫什麼名字呀？打過多少回仗呀？衝鋒的情形怎樣呀？還詳細一點：你的家在哪里呀？想不想呀？家里有不有老婆呀？好，你就把這些記下來，整理一下，成功了。」

「這樣容易！」

「容易？你試試看。怕盡都是作家了！小程，你怎麼坐着不說一句話呀？」她用手肘拐着她身旁的那位副團長。

「我說什麼，我又不是作家！」

「揍你，光愛說俏皮話！」她用拳頭在那個的臂膀上搥了一下。

「我沒有說的。」副團長直執地笑着。

「沒有說的？說點你的戀愛哲學嘛！」告訴你們，「彭波揚轉過臉來向着大家，「這位程小姐的戀愛哲學出色得很，我說，好不好？」她又轉過身去徵求程小姐的詞



意，於是她繼續說下去，「這位程小姐呀，她是不講究什麼禮貌，露我戰期間，沒有工夫戀愛，男人她倒要，一打兩打都收容。」說到這里，她怕挨打，趕忙從板凳上跳起來，跑開，但堅決地聲明，她的話是千真萬確的。

梁仲宜忽然快樂地叫起來：

「我擁護我們副團長的戀愛哲學！」

那位副團長笑着，猝一聲立起身。她責備似的叫着彭波揚：

「走吧，老彭，你看鍾處長在打呵欠了。」

等這兩位女賓告了辭，鍾處長便拄着竹棍躡進另一間屋子，嘴巴嘶嘶地哼着，讓那快要散架的身體猛的倒在他內床上去。

吃過午飯，鍾處長仍舊回到床上，命令本處全體官佐和宣傳員們，都前來聽講。

這位主管，用一條黃色的毛線圍巾包着他的腦袋，擁着被蓋坐着。在他床面前的，是一二十個默默無聲的坐成半環形的人衆，彷彿一個老人到了臨終的時候，他的兒孫們都一齊聚在病榻跟前，聽取遺囑似的。

鍾處長發言了。他告訴他們這一次的戰事非常糟糕，說不定就會亡國。但他又自己糾正：

「國倒不會亡」——但是總之，結局一定很不好。蘇州一失，當然跟着就是無錫，常州，鎮江，最後便臨到南京。那，完啦！但不要緊，南京一失陷，中國當然要求停戰，訂一個屈辱條約。所以這個仗也沒有什麼打頭了，最多還有半月，十天。他停了一停，眼睛閉了半分鐘，老牟人快要落氣的尋常樣子，再繼續下去；

「你們，宣傳員們，跟着我們也沒用了，今天一齊解散，大都是蘇州本地的人，回去好好住在家里，戰爭結束以後，還是去讀書……」

七八個男女青年，這就互相望了望，吃了一個不小的驚。梁仲宣跟吳濤的眼光接觸了一下，它們彼此通知：

「你聽，他說些什麼？」

周天心里想：

「媽的，要說就趕快說嘛，你倒安安逸逸，攤在床上，我也想睡呀！」

「明明覺得是打中我身上的，怎麼竟沒有打中？」奇心裏這樣心不下昨晚在船上的遭遇。

可是，梁仲宣說話了……

「南京雖然失了守，我認爲，這一次還是專打下去！」

「幼稚，」鍾處長批評，「首都都失了，怎麼打？譬如你的腦袋也捱打破了，你還能動麼？」

「但是，一個國家總不是一個人呀！人的腦袋，自然只有一個，打破了就沒有辦法，國家的首都腦袋，這一個破了還可以換上另一個。」

「另一個，遷都，到重慶去！胡說八道！」

「我們，」一個宣傳員插進來，吞吐着說，「我們不解散好嗎，處長？」

「不解散？你想幹什麼？」鍾處長見怪地望了他一眼。

「我們願意跟……隨便到哪裡去……」

「真幼稚，到了這步田地，你們還跟着我們有什麼用？」

「我說，」忽然吳濤開了口，鍾處長警戒着聽下去，「不忙解散也可以，反正上面還沒有叫解散他們的命令。是上面要我們組織的，要解散，上面也該給我們一個命令……。」

「命令，」鍾處長重複，「現在這情形，哪里還寄得到什麼命令！凡事有經常，有權變，什麼都要命令，那……而且，留他們在這裡還有什麼用呢？至多不過十天半月，這戰事……。」

「我不這樣看法，十天半月，還不會完結吧……。」

「怎樣看由你，」鍾處長打斷他，「總之，我有我的辦法，我負責，廖恆通，」他忽然叫着那個禿頭，「你的病怎麼樣？」

「我的病，好得多了。」那禿頭回答，雲了他那瞇睡似的眼睛。

「聽說你在嘉定還到鄉下去玩女人。」

「哪有的事，處長，我天天都登在留守處，你問葉同志。」

「葉全德，還是派你們兩個打前站，先到無錫去。」

「是，處長，我們明天一早動身好嗎？」

「明天晚上，我們就會來了。」

這句話還沒說完，鍾處長便讓身子一梭，躺平了，鑽進被窩去。

晚間，蘇州被敵機狂炸着。鍾處長睡在床上，常常給炸彈震跳起來三寸高。他却淺乏的要死，朦朧龐朧地，什麼都不願去管它。他那酸澀的眼睛，只常常給一聲轟響弄睜開來，望一望窗外一片嚇人的照明彈的亮光。

忽然，在轟炸聲的間隙的死寂里，屋外邊，拔起了一聲怪叫，跟着是一片不尋常的激情的喧騰。鍾處長抬起半個身子，大聲喊着王福生。

王福生立刻跑進來了，先跌一交，然後氣急敗壞地報告：

「處長，燒房子了，就在隔壁，燒夷彈！」

這恰似一條彈簧，把處長一下從床上彈起來，又彈去房門外去，一秒鐘的時間，他在腦袋里搜索着：這房子有幾道出口。

果然，隔一堵短牆，一大股黑騰騰的濃烟，正用着一種憤激的姿態在往上洶湧。

鍾處長下命令，趕快把東西往街上搬。屋子的各處，開始了一陣狂亂的喧擾。勤務兵的名字給忿怒地喊叫着。

「王福生，你死了麼？皮箱！」

「楊樹林，還有油印機！」

「張貴生，你媽的！」

「雷華，雷華呀！」舒心寒叫着，才記起他已經不在了。

「打熄啦，打熄啦！」有人高聲宣布。

彷彿受了騙似的，鍾處長咒罵着，又叫把東西搬回原處。

這一夜，從此大家都沒法安穩，只好把睡眠留到次日白天來進行，同時也是預支那一天晚上的瞌睡，因為天一黑他們又要開始夜行軍。

黃昏的殘照給火光接替了過來，荒涼而亂離的街道上，到處閃爍着淡紅的色彩。

這蘇州城的建築，給敵機的燒夷彈加了工，這里那里正猖獗着火勢。軍隊和民衆潮湧似的從街上向火車站湧去。火車沒有了，他們從那里用腳腿沿着鐵道線向西潰退。

火車站一帶地方，人羣在泛濫着，沸騰着，映照着從街後面亮過來的火的紅光。他們正像給孩子們的竹棍驚亂了的螞蟻羣，在發昏地爬鑽着，跌碰着，這一隻爬上那一隻的背，那一隻又擠進另一隻的肚皮。兵士們的惡狠的咒罵，老百姓的失魂的呼號，馬的嘶喚，孩子的哭啼……謝謝天，這時候敵機沒有飛在頭上。

鍾處長嗷嗷地吼着，命令他的部下們不要失掉聯絡，在人海中擠開一條路。可是，一個小小的浪子捲了過來，鍾處長便失掉了他所有的同伴。一個人把他撞了一下。

「藍師長！」他叫着。

藍師長回過頭來：

「走吧，無錫會！」身影隨着聲音在人浪中消逝了。

鍾處長好容易爬出車站的範圍，沿着那擁擠不通的鐵道線走。誰踩脫了他膠底鞋的後跟，他提起那隻腳來拔鞋，一躡就按在一個女人的背上。

那女人不作聲，却乘勢跳過了左邊那根鐵軌。鐵道旁邊，一所草房正在起勁地燃

燒着。在火光里，鍾處長瞥見了這個女人的臉，覺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

「桂玉！」他在心裏大叫起來。

那桂玉，只管埋着頭，各自急急忙忙地走着路，她手上挽一着隻小包袱，她的前面，蹣跚着另一個女人。

他也跨過鐵軌去，擠開兩個兵，忽然想起桂玉說過的那句話：「我們死也得死在蘇州。」

「桂玉！」他追上前兩步，小聲地叫。

桂玉稍稍把頭歪過來，望了他一眼，又各自走。

「你不認識我了？」鍾處長解釋，「兩個月以前，我們在復興旅館……」他趕忙住了嘴，他的身邊正繼續在洶湧過人羣。

雖然提起復興旅館，桂玉可還是不在意。她記不起哪一次的復興旅館，復興旅館對於她是太多回了。

「你不是說過死也得死在蘇州麼？怎麼也要逃？」鍾處長追問。



她倒記起了以前確曾有過這樣的意思。她一邊急忙拔動脚步，生氣似的說：

「哪個不要性命？以前以爲……可是卻逃呢……可恨的東洋佬……」

鍾處長還想跟她說點什麼話，一股人的洪流却一下把他捲了去。他立不住脚，只好順着那洪流趕快拔着腿脰。

突然，前面堵塞住了，鍾處長的汗涔涔的冷濕的背部，給猛的衝了一記，然後就那麼緊緊地給壓迫着定在那兒。

前面，是一座窄窄的，殘破的木橋，橋頭邊也正熊熊地燃起一堆火。一道黑沉沉的河水在橋底下躺着，漾着難測的，惡意的微笑。

人流就在那兒淤塞住了。那座橋只剩下兩三塊活動的木板和漏空的樑棟。人走在上面，好似在踩着浪橋，也不讓你選擇道路，因為後邊是一直在往前衝，兩旁也同樣在推擠。手推着自行車的，在橋上自動撤下了河去；挑着擔子的挑夫，只得拋掉他的重壓，爲的在窄窄的木板上站穩脚。不時會有人一聲不響地走下河去，好像一聲不響地走進他的菜園。

鍾處長明白了處境的危險，他全副緊張着擠在橋頭。桂玉又忽然在他身邊出現。一個力量，把他們一齊壓上前，並排地走在了一條窄板上。鍾處長灌注着全身的精神，準備着抵抗那突然襲來的，要他下水的攻勢。一個兵攔腰就給他們一衝，鍾處長行動得快，向前跳一步，卸空了他的身子，就在那同時，他看見桂玉的身影一幌，便落下了那黑沉的河沉里去。這彷彿只是一個短促的幻景，一秒鐘就完結了。此外便什麼也不附帶發生——沒有一聲呼號，沒有一句驚歎。人們照常在洶湧着，擁擠着，爭着渡過那座危險的橋。

鍾處長的腳跟在橋那頭的平地上找到立足點，他的神志才完全清醒了。他心里不由地連叫着那同樣的兩個字，而且最後一次他竟毫不自覺地叫到他的嘴邊上來，出了聲：

「桂玉！」

「老表——哦，是你，什麼桂玉？」譚書記忽然叫住他。

「混蛋，老表！趕快走！」

## 五

在無錫。下午三點鐘左右。

西門外，一間靠近河邊的，陰淒淒的，瀰漫着酒香的店舖，把他們招引了進去。

「嗚，有酒。」譚書記一跨進店堂，便縮兒似的皺着鼻子嗅着。

一個五十來歲的，健康的，紅色的小老頭兒，快活地招呼着：

「請坐呀，先生們，辛苦啦，要吃酒麼？有的是，有的是。」

他立刻消失在櫃房里去了，瓦缸子鏗鏘地響了一陣之後，他便端他一大碗走到譚書記的面前來。

譚書記高興透頂了，獨自坐在一張桌子邊默默地喝着。一個發着綠色的鹽蛋，很快又在他的眼前出現。

「特地跟你老留的，嚐嚐。」老頭兒奉承地說。

「噯呀，你真賢惠呀，老板！」

「我不是老板，先生，老板早就跑啦。」

「老板爲什麼要跑？」舒心寒一邊洗着臉，把鼻子擦得通紅，消遣似的擡進來問。

「報告祕書，」吳濤一踏進店堂，楊樹林就迎着通知，「你的鋪打在那間屋里，」他用手指着靠近天井的一個小門。

「日本人來啦，不跑？」那老頭兒說，他又回頭向吳濤招呼，「哦，先生，請坐。」

吳濤却一徑走向他「自己的」房間去。

門一推開，他立刻給怔住了。一個年輕輕的姑娘，坐在屋子裏。他疑心走錯了路，走進了一個閨闈，但那空曠的屋中間，用木板搭成的床上，分明鋪着自己的被單，此外又再沒有別的傢俱。這個壯了他的胆，他一直走了進去。

舒心寒一洗完臉，他就開始去巡閱各間房屋，打開箱箱櫃櫃，想發現一點那遠走了的酒店老板遺棄下來的，而又很合他需要的什麼東西。

他首先走進「處長室」，他知道，處長的住屋是最可能藏著珍貴的物品。他一邊跟鍾處長打着招呼，搭搭訕訕，一邊打開一個衣櫃。

「啊，處長處長，你看，這麼多香水瓶子！」他小聲地叫起來，拿了一隻紫色的瓶子跑到鍾處長的床邊，「這一瓶，你看。」

鍾處長斜在床上，不高興地笑着，責備他的部下：

「土匪行爲，噯！」帶着不接收別人的貢獻又對不起人似的神氣，伸出手來，把它藏在他的枕頭邊上。

梁仲宣的光頭在門外發閃。

「老梁，這一瓶給你！」舒心寒遞一瓶出去，「左派，這還有一瓶。」

周天跨了進來：

「我不要這鳥東西。有沒有睡帽？」

「有！」舒心寒回答，把一隻最大的香水瓶揣進他自己的大衣袋里，出去了。

周天動手打開另一隻衣櫃，伸手只一抓，果然就抓出來一頂灰色的羊毛睡帽。

「到底找到你了。」他對它說，揉在衣袋里。

現在，幾個人蹣跚到了「祕書室」，却都忽然一齊發了呆：吳祕書在哪里弄來這麼一個年輕姑娘？她坐在窗口下面一張書桌旁邊，他坐在床上，都沉默着，彷彿是一對才鬥了嘴的夫婦。

「上床來睡呀！」男的叫着。

女的却狠心坐在那兒不做聲。

這一幕，把突然來到這裏的幾個人弄得莫明其妙了，互相交換了一次驚問的眼色，又趕緊把視線集中在那位年輕姑娘的身上。

這真是一位標緻的小姐，臉兒是豐腴的，鵝蛋形的，白淨的不容許飛上一點兒塵，透露出一種姣好的，純潔的，安詳的光輝。她的前額，玉石一般的發亮。眼睛是大的，長睫毛；濃黑的秀髮，漂亮地，幸福地披在她的頭上。兩隻肩膀，又圓又嫩，碰一下，她全身便會一陣顫慄。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們再望望吳祕書。他却詭祕地笑着。

可是，忽然，她，那位標緻的小姐，上身動了動，頭一低，就嚶呼嚶呼地笑起來了。這舉動，叫大家都見了怪，而且立刻臉孔發燒，各人疑心自己身上的什麼地方有着可笑的缺點，恨不得有面鏡子來給照一照。

她却還在繼續地笑着，而且，漸漸地，好像越來越不可收拾，越來越與會淋漓，彷彿誰的臉上，給惡作劇趁睡着的時候塗了一些墨，大家都笑了，他自己却還不知道爲了什麼事，也跟着笑。於是大家更笑得兇。她，這位年輕小姐，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附和着笑，但又不好意思放肆，只勉強抑制地，偷偷地笑着，以至於到後來眼淚也流出來了，而且幾乎要閉氣。

「先生們，」那位紅色小老頭兒，忽然出現在房門邊。他向着他們宣布，「她是瘋子，失了性的，請不要理她……」

「什麼——瘋子？」幾個人同時在心裏驚訝起來，全身好像給澆了一瓢冷水，「這麼漂亮一個姑娘會是瘋子！」

「瘋子，」那老頭兒繼續說，「唉，先生們，真是造孽啊，才這麼高點兒的時候，」

他用隻手覆在腰脰邊，向地下按了按，「我就看見她，抱她玩兒，看見她長到十八九歲，喔，瘋了！」他惋惜地不住搖着頭。

大家非常掃興地離開那屋子。吳濤也跟着他們走出外面來。

吃晚飯的時候，那老頭兒又在他們的餐桌邊走動着。

「她究竟是怎樣瘋的？」梁仲宜問。

「你說哪一個？她呀？」那老頭兒指指那小門洞，「怎樣瘋的？說起來丟臉啊！還要酒麼？好，有的是——開酒店的人家，沒有酒？」他對譚書記說，那一個正向他伸上來一隻小碗。

他又鑽進櫃台里去，一會兒便給譚書記捧回來一碗酒。

「說起來丟臉啊，」他繼續，「噯呀，你們是官長，講情講理的，那些弟兄伙，可不成呀！他在學校讀書，夥着去參加什麼慰勞隊，到傷兵醫院去獻花呀，唱歌呀，這樣那樣呀，喔，就給他們調戲啦！她的父親氣極了，把她鎖在家里，就是那間屋子，」他又指指那小門洞，「只有十天——唔，剛剛十天，她就瘋了，就像那樣子。」



「噯，造孽啊，先生們……」

「她的父親呢？」吳濤問。

「逃到鄉下去了，今天早上才走的。一家人都逃到鄉下去了。她死命不去，他們就把她丟在城裏，丟給我們看守她，噯，造孽啊！還要酒麼，先生？不要了？噯！」

晚飯後，大家又擁到吳祕書的房里。那位漂亮小姐仍還在書桌邊坐着。她的面前點起了一盞明亮的美孚燈。

「真美，」幾個人的心裏同樣想，「可惜瘋了……」

她却似乎並沒有瘋，只是坐在那兒一個人發笑，彷彿她真是高興得透了頂，彷彿她想起了一件非笑不可的事，彷彿有人在暗中哈着她的膈肢窩。除此以外，她確沒有什麼瘋的形迹。

可是，這一次，她突然從座位上立起身來了，讓她的美麗的臉子朝着大家，用一雙燃燒的恐懼的眼睛看着。然後，她微微彎着腰，開始全身發抖，帶着顫戰的，胆怯

的聲音清清楚楚說了話：

「不要這樣，先生們，請出去吧，不要靠近我……我敬佩你們，你們是光榮的抗日英雄，你們受了傷，來吧，我替你們裹傷口——不，不，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呀……」她越來越大聲地啼叫着，做着拒絕的，乞求的手勢，「不要靠近我呀，我爸爸要禁閉我呀……我敬佩你們的，你們是抗日英雄呀……」她突然向後退着，碰到書桌上，她尖叫了一聲。於是她重新坐在書桌面前，回復了先前的樣子：又嗚呼嗚呼地笑起來。

那紅色老頭兒進來了。

「走！」他向她命令着，「走，到樓上去，去睡覺！」

她各自坐在那兒嗚呼嗚呼地笑着，瞧也不瞧他。

他搖了搖頭，再走上前一步，伸出手擒住她的臂膀，懇求着：

「好小姐，上樓去吧。」

應着這一聲，她又突地從椅子上跳起來：

「哦哦哦，不要，讓我在這兒吧；他們，他們都是光榮的抗日英雄，受了光榮的傷的，讓我慰勞他們吧，我唱個歌吧，她們並沒有欺侮我的，不過稍微開開玩笑，不要緊，哦哦哦……」

「鬼話！」那老頭兒斥責她，用武力把她推出了房門去，她還在一直哀求着。最後是可怕地尖叫一聲，他們便再聽不見她的聲響了。

「嘻嘻，有趣。」舒心寒批評。

「有趣？這有什麼趣！」梁仲宣反駁他。

各歸各的處所睡覺去了。

梁仲宣沒有去睡。他沒有睡的意思。他心里煩亂得很。他打開通到河邊的鄰屋後門，走到河邊去。

河里是一片昏黑，沸騰着混亂的恐怖的人聲——兵士們爭奪船隻的道路的叫罵，逃難的老百姓的呼兒喚娘的悲啼；那中間還偶然拔起一兩聲示威的步槍聲。透過黑夜，機關槍在繁密地聒噪着。

梁仲宣脚不從心地，摸着黑，順着河邊的小道走去。他走進了一條小巷子。腳底下是潮濕的，空氣中飛揚着腥羶味兒。一個嬰兒的啼哭在悲慘地廣播着。

他懊惱地正想回轉身，一個亮着幽幽的燈火的窗口里，傳出來一種時時唧唧的怪聲音，下意識地叫他跨過兩步，蹣着脚尖，把眼睛貼上去。

一間破敗的屋子，一張破敗的木床——它正對着窗口安着。那床上，在一層污穢的被蓋底下，重疊着兩個活動的人體。他們的嘴巴和那鬆損的床架正同時發出一種糊亂的嚙語聲。菜油燈火在床頭邊一張破桌上抖閃着，彷彿很想熄滅下去，彷彿很不願賞鑒這一幕活劇。

最後，床上的動作停止了，那男的爬下了床。梁仲宣看得清楚：是廖恒通！他的臉醜惡地歪着；禿頭上佈着細粒的汗珠。女的却還斜在枕頭上，側着一張塗滿廉價的脂粉的瘦臉向外看着。

梁仲宣大大地打了一個寒慄，心里作惡得想嘔吐。他巴一聲吐了口痰，趕緊抽轉身，向原路跑，好像背後有個鬼在追他似的。

他急急地跑回來，跑進吳濤的房里。吳濤剛剛躺到床上去。

「祕書，」梁仲宜走近他的床邊，慌張地，喘息地說，「我看見廖恒通……」

「怎麼樣，廖恒通？」

「廖恒通……噯，沒有什麼，我去睡了。」

他回頭快步跨出房門，腳絆着門限，險些兒跌了一交。

「奇怪，這傢伙。」吳濤想。

## 六

這些日子，彷彿是生活在一個險駭的夢里，一到南京，吳濤覺得自己逐漸清醒過來了。於是，他忽然想起了他的家。他覺得他許多年來（其實還不到三個月）不曾有過家，他也許多年來連家的影子也不會到腦膜上來闡現過了。現在，他到了南京，他曾生活得那麼熟悉的南京，好像有着強有力的暗示似的，他想起了他的家，那麼迫切地想起了他的家。

他的家，就是他的妻和一個還不到兩歲的兒子，以前就住在這南京城里，八一三以後才搬到離開南京六十里遠的虎渡的鄉間，那個小小的窩兒。他一想到它，便覺得全發身顫。

他好幾次都想立即站起身來，不顧一切地向他的家奔去。可是他不能這樣做？在這裏，在他們這個雖然已經殘破了的團體裏，却似乎總有個什麼東西牽掛住了他，叫它不能夠離開它去。

他躺在床上呻吟着，讓苦痛啃咬着他的心。

他記起他初到前方去的時候，曾經在信上告訴過他的妻子，說過些日，他可以回到南京，到鄉下去看望她和他們的兒子。現在，他回到南京來了，他却不能夠實踐他的約言。在這個時候，在他是和他們整個的團體從前線退過南京，不是他單獨回來的時候，他不能一刻兒離開他的團體，正如他不能一刻兒離開他的生命。

他躺在床上呻吟着，苦痛着……

小勤務兵楊樹林進來了。

「報告祕書，」他叫，「處長請開會。」

「曉得啦。」他怨煩地在床上翻了一個身。

楊樹林退出去了。

吳濤不想去開什麼會，他一直在床上躺着，讓他的妻和兒子的面影輪流地在他腦袋里旋轉。

隔個小小的天井，鍾處長的聲音開始從那面傳了過來。吳濤努力拒絕了它，只一心一意在他心房里給他的妻和兒子留出地位。

可是，他的妻和兒子，漸漸從他心里在退出去，鍾處長的一些話語漸漸牽住了他的耳朵：

「有辦法……大家還是努力幹下去……長期抗戰……經費不成調  
題……」

吳濤梭下床來，走出房門，走到對面「會議室」去。

鍾處長和顏悅色地向他點點頭。他傍着鍾處長坐下。

「經費不成問題，」鍾處長托托他鼻梁上的近視眼鏡，快活地繼續說下去，從玻璃後面用一隻眼睛顧盼着吳秘書，「我剛才到總處回來，總處的負責人說，經費以後照常按月發給……這一次中國的確是長期抗戰，縱然南京失守也不要緊，中央政府遷到重慶……中國一直要打到最後勝利……各位同志，大家繼續努力……」

這同樣的話，在鍾處長的嘴里反覆了許多次，每一次却都那麼新鮮地興奮着在座的人，連周天也一直沒有打呵欠。

最後，鍾處長結論：

「我們要趕快去趕隊伍，聽說在蕪湖，我們決定明天出發……」

到這裏，鍾處長便聲言：他忙得很。宣布散會之後，他又出街去了。

鍾處長的確是非常忙的，他一直還沒有工夫到××樓去看看他那開設雜貨店的舅子，準備把這幾個月在前方的「積蓄」交給他，請他幫忙給他放在可以生利的地方去。



現在，他去了，留下他的部屬們，在激動里，對象里生活着，守候着，直到那個「明天」。

吳濤坐到他床對過的桌子邊去，他的面前展開着一張白紙，他伏在上面開始寫起來：

我最親愛的妻子：

我回到南京來了，回到我相別三個月的南京來了。可是，請你饒恕我，我不能到虎渡來看望你和我們的孩子，因為時間不容許我，情勢也不容許我！

我失悔沒有早些時安排你們，讓你們困在虎渡的鄉間——雖然也是出於不得已——現在，情勢急迫了，我請求你帶着孩子即刻回到你父母孀兒去。我想，他們會原諒你——原諒我們的。你的家離虎渡不過百來里，公路或者已經不通，你們可以設法從小路去。

親愛的妻子，我們會再見的，請你等着我！

唉，我是多麼的難過啊，要不是爲了這民族解放的事業，我今天會不顧一切，跑到你身邊來的！我愛我的國家和愛我的妻子一樣；但也只有爲了我的國家，才叫我暫時擱置了對於我的妻子的愛情！

親愛的，請你原諒我，我們再見，在抗戰勝利的時候。我們再見！我吻！你，吻我們的孩子……

吳濤寫好了那張紙，投進一個信封裏。他坐在那兒一直發呆了半點鐘。那晚上，他沒有吃晚飯，在床上，也只闔了片刻的眼睛。

第二天，一個晴朗的，十二月初的好天氣。太陽用着他慈愛的，溫暖的手撫摸着已經荒蕪了的南京城，好像慈母撫摸她的行將遠別的孩子。幾塊白雲在天空里徘徊着。西北風逗弄着馬路旁的枯樹枝。

鍾處長率領着的一隊人馬，從他騎駐地的下關附近出發，走過穿城，向中華門外火車站開去。

吳濤走在行列的最後。他拖着—隻乏力的腿。

馬路上，出奇的荒涼，又長又寬，空盪盪地，彷彿一條平蕩的大河。除了他們這一小隊遊街的羣衆，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在遠處，偶爾可以發現一輛黃包車，移動過那空曠的街，好像一葉孤舟在江心橫渡。兩旁的店舖全是關閉着的，寂寞的連亘的大河的岩岸。整個的南京。被人們遺忘了，彷彿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城。

他們經過了鐵道部，外交部……那些花花綠綠的壯麗的建築，死人的靈房似的立在那兒，正在等候着那做道場的法師的一把火。鼓樓醫院，古廟一樣冷冷地蹲在半坡上。吳濤記起了他和他的太太常常抱着孩子到這裏來請教醫生。新街口，十字形的街道，那交通的要衝，却亂又着一些障礙物——一些網着鉄絲的木馬，喚起人們一場市街戰的注意。大華大戲院，那才落成不久的，南京城第一家富麗堂皇的高等娛樂場，吳濤立刻又想起它裏面舒適的沙發座位，它的冷熱氣管，它的慢慢變色，轉暗的悅目的燈光。現在，它只寂寞地站在中正路的旁邊，咀嚼着它往黃的繁華。

他們來到健康路口，吳濤一聲不響地離了隊，向××巷奔去。

小巷里却比大街道有些生氣，三三兩兩的人們在各自的門前徘徊着，眺望着，議論着。有些小店還半開着門，非正式地做着生意。在一家門口，兩個差不多肥胖的中年人在高聲地談笑着，現出快樂無比的神氣，彷彿一切的災禍都在大街，像這一類的小巷子，原就平安無事，不必大驚小怪了。

十七號，十九號，二十一號，二十三號。吳濤停住了脚步。巷門是開着的。他走了進去。天井里，那個六十三歲的老太婆，房東二姨媽，正燃着香燭，跪在天神面前，磕頭禱告。一看見吳濤走進去，她趕忙補足她的最後一個頭，顛巍巍地立起身來：

「阿彌陀佛，吳先生，你來了！」

她招呼吳濤坐，用着悲歎的聲音，問他什麼時候回到南京的；問他這戰事怎麼了；問他日本人會不會着到南京來……

吳濤看着她那臃腫的身體，臃腫的臉巴，臃腫的眼泡，他感覺她比以前更加和氣，更加親熱了。

「二姨媽」，他叫着她，好像是他自己的二姨媽一樣，「我忙得很，馬上就要趕到車站去；我上樓去看看，你不要管我。」

二姨媽歎息地搖着頭，不贊成他就要走似的。

「你到虎渡去看你的太太孩子沒有？這樣快又要走麼？這是你的鑰匙。」她在衣袋里掏出一串銅鑰匙來，解掉一把遞給他。

吳濤跑上樓，打開了一間屋子。那是他自己的屋子，向房東，二姨媽的姐姐租佃的。這是他和他的太太跟孩子住了一年以上的屋子，八一三後才離開這兒。但他仍然保有着它，他的許多重要東西都還放在這里。

當他打開了這間屋子，他自己突然楞住了，因為他不明白他來到這兒是爲了什麼的。

屋子里，毫沒改變它的樣子：他和他太太睡的床，孩子的小床，屋中間的圓桌子，窗口面前的寫字檯，書架。牆壁上，那張滿尺照片還那麼好好地掛着，他和他太太雙人合照。他們都瞧着他笑着，好像在招呼他似的。藉了一張凳子的幫助，他長得

更高，然後仰着頸項去親吻那已經蒙着分把厚灰塵的他的妻子的面影。他跳下凳子來，再去摸摸他們曾經睡過的床，摸摸孩子的床。他再打開了他的寫字檯的一隻抽屜，取出他的一捲詩稿。他也同樣吻了吻它，仍舊放回原處，關上抽屜。

最後，他在寫字檯的面前站着，呆了分把鐘，終於走出了他的故居，鎖好門，跑下樓去。

「吳先生，」二姨媽在樓下迎着他，「你放心，你的屋子，回來的時候一樣的——唉，什麼時候回來呀？阿彌陀佛……」

「很快就回來的，二姨媽，」他答着，從身邊摸出一封信和兩張五元的法幣，「二姨媽，我想麻煩你，請你找個人把這封信送到虎渡去，這是草鞋錢。」

「好好好，給你太太的信？我叫巫二送去就是，要什麼錢，吳先生？」

「我走了，二姨媽，恐怕趕不上。」

他仍然把他的鑰匙寄存在那老太婆的手里，向她告了別。

走出巷口，吳濤就拔着腿飛跑着。他一口氣跑出中華門，跑到了京蕪車站。

車站上，滾沸着人的潮。潮的中心是軍隊，正拚着命向那堆壘着熱氣騰騰的麵包似的敞蓬車廂上爬擠；潮的邊沿是逃難的市民，永遠焦急無救地四處亂竄。

吳濤在人潮里，找到了他們的團體。他們正在向一節缺口的車廂進攻。鍾處長懸掛在車皮上，王福生兩隻手托着他的屁股。舒心塞通紅着鼻子在車上大叫着，彎下身子來援救他的長官。

整整費了兩個鐘頭的時間，吳濤到底也跟着擠上車去了。他全身流着汗。

人潮還繼續在那兒洶湧着，鼓浪者，繼續在向那無法再放進一隻腳趾頭的車廂上拚，都螞蟻似的爬上了便又跌落下去。

太陽早已消失在灰色的雲層裏，黃昏也快來臨了。

風瑟瑟地吹着。

「啥東西？」吳濤忽然在他屁股下面扯出來一卷破紙，一篇文章的題目，赫赫地在他眼前出現：

「我在前線！」下面署名「彭波揚」的大名。

他順手遞給了梁仲宜。

可是梁仲宜忽然大聲地叫著：

「雷華！」

吳濤吃驚了，以為雷華也有篇什麼文章在那上面，梁仲宜却指着他們前面那節車廂的尾巴上。

那是雷華！他穩穩地坐在那兒，抱着一枝步槍。鋼盔脫下來擺在膝頭上。

「雷華！雷華！」梁仲宜繼續大聲地叫。

雷華，他向這面望過來了。

「呀，梁處員！祕書！」他快樂地高聲嚷着，「你們也來了！」

鍾處長故意把頭偏到一邊去。

舒心寒似笑非笑地向他扁了扁嘴巴。

「你現在在哪里？」梁仲宜提高嗓子問，企圖壓過那陣突然升起喧鬧的人聲。

「在××師，當上等兵！」雷華把胸部挺了挺，似乎想叫他們能夠看見他的胸



章。他笑着，臉上放出鮮豔的光彩。

「你真去當兵了！」

「真的，開到蕪湖方面作戰！」雷華始終遏止不住他的笑容，那麼幸福地，自滿

地。

「羅靜呢？」

「什麼？聽不見！」

「羅靜！」

「她呀？不曉得！但是我相信她的話，將來我們碰得見的！」

梁仲宜和吳濤這一次也同時笑了。

「你碰得見鬼！」舒心寒把他的話聲拋過去，可是雷華沒有聽見。

「——火車開始拉長聲音尖厲地叫着，歇斯迭里地向着這被遺棄的南京城傾吐地  
離情。

「我們是一路的！」雷華開心地再對他們高叫了一聲，舉起他的鋼盔。它在黃昏  
的薄光里閃亮。

(完)

★ 刊 新 學 文 ★

# 凍 解

印 翻 准 不 ★ 權 者 著 有

著 者 蕭 蔓 若

發 行 人 陸 夢 生

發 行 所 文 光 書 店

總店：上海狄思威路天同里十八號  
分店：重慶中山一路二一八號

分 發 行 所 聯 營 書 店

重慶林森路特十八號  
成都祠堂街二十一號  
漢口交通路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渝初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8646B

